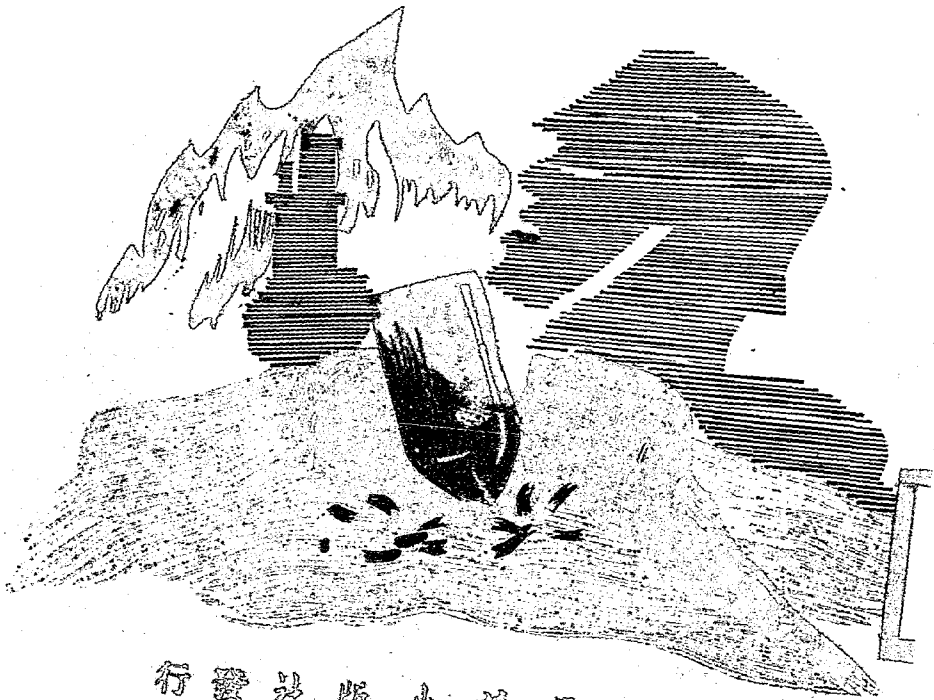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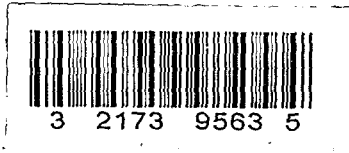
作創篇長
果戰

山陽歐



行發社版出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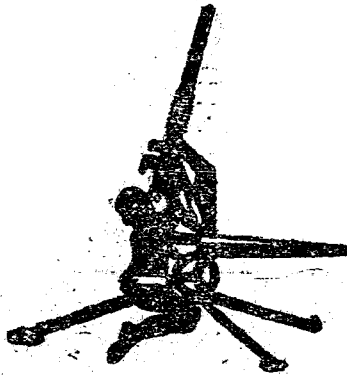
MG
I246.57
62
4



長篇創作小說

戰果

歐陽山著



目次

第一章	小賊丁泰	一
第二章	闖入者	二五
第三章	四月的黃昏	五三
第四章	盟誓	八五
第五章	王嘉和范沙	一〇九
第六章	泥螺村的一日	一三九
第七章	到中國去	一六五
第八章	可愛的與迷惑的	一九一
第九章	瘋狂的城	二一八

第一章 小賊丁泰

廣東省北部，清遠縣和英德縣交界，屬於清遠大茅鄉的地方，在那四百年以前還沒有人煙的大羅山脈的連綿峯巒忽然中斷，形成一個其大無比的窪谷一般的崖壁之下，展開了一片高低起伏的低原地帶。白天那裏瀰漫着青灰色的濃霧，晚上成羣的野狼躲在野生的灌木叢中，哭泣着，對着自己的模糊的影子嗥叫。寂寞統治着這一重山，第二重山，以及無數重山外的無數重山；被那許多荒山野嶺擁抱着的低原地帶甚至在驍勇強悍的廣東農民看來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不可探究和不可征服的，那裏是大地底祕密的心臟。每天，太陽在崎嶇的山頭上異常困難地滾過，好像牠底車輪陷在那低原地帶裏拔不出來。不知道從幾多年前，這由北到南的狹長的低原地帶就淤積了紅色的肥沃的黏土，一直到被人開闢爲止，豐盛地生長着榛樹林，野桑枝和紫荊樹；野半夏帶酸味的小紅果自己成熟，自己落在地上，任憑野鳥騷擾結隊地自由啄食。而在這大窪谷底東邊，替這肥沃的大地擋住初升的太陽，那又尖又高、寶塔似的，鏗鏘似的山巖底峯頂上，也長滿了針葉的處女林。公曆一千五百五十年以後，一個姓丁的家族，——同時是大羅山荒原底最初的新開墾者和征服者，走到這塊紅色的黏土之上，以羣平高低凸陷的土塊，砍伐榛樹、野桑。

柴和野牛夏、獵取野兔、山雞和黃鶯做他們底日常工作，挖平眼、器具、和全體婦人和孩子安置在這片低原北端的崖壁底下，就在那裏住下了。

一條綠色的小河直貫這低原底全境，從北邊的大羅山蜿蜒流下，一直向南流去，快活地流着，——在別的地段上有時又寂寞地流着，和廣東三大河流之一的北江會合。人們得了牠才能夠稍爲排解生活底憂愁。牠娛樂着他們，使他們發生一種渴望；什麼時候也許突然有別的人類坐着木船從河那一頭上來訪問他們。——倘若沒有這一類的渴望，人是不能夠生活下去的。……那些沃土被灌溉着，牠並在那些土地上養了一條巨大的弓形的弧灣。牠供給了族底飲料，洗濯他們底身體和衣服，——而在夏天和秋天，丁族底男子就把孩子們牽到那三丈多寬，流水比較平靜的河灣裏練習游泳，以便他們變得捕魚和摸取河旁的蜆螺之類的食品的本領。

這樣，最初的泥螺村便建立起來了。這一族人開頭只有一個老人，四個壯年男子，六個女人和十四個男女孩子。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他們這一夥人是一些犯罪的亡命者，潛伏着，真像河灘下面的泥螺一樣，住在這無從和別的人類通音問的山坳裏，忍受着被廣漠的荒野所引起的重疊的恐怖和寂寞。後來，——他們不能忍耐了，他們底財富——那些野獸的肉脯、醃魚、乾菜和吃剩下來的穀米也越積越多，族中的四個壯年男子渴望能夠看見同族以外的人類底臉孔和聽見他們底聲音，於是有一天總早，他們分頭到週圍二三

十里外的村莊——像大洞墟、壩仔墟、高田鄉所屬的那些地方做起種種的活動來。……

一個月以後，出外的四個壯年男子只有三個回到了家，他們等待着，一年又一年過去，有一個不幸失了蹤了。他們帶着穀米，肉脯、醃魚、乾菜出去，把挑在肩上的兩個竹籮裝得滿滿地，再把腰間和背上也掛得滿滿地，——往後，帶了錢幣、女人、豬牛、和別的家裏缺少的貨物回來。女人——被他們買來的和被他們搶來的，替他們繁殖，勞動，還教會那些孩子們唱東江、西江、和北部山地流行的歌曲。歌曲和女人是從來不能分離的。在採伐林木的時候，在溪水旁邊，在竹排上，在篝火旁邊，她們老是輕輕地唱，柔婉地唱，唱着不同的歌句。男子們也摹倣起來了，他們唱着：

太陽晒得猛呵，

你在林中我那個呵！

來路條條通呵，

上得山來落得河呵！

族中那個老人——那被尊崇和敬愛的祖父，常常在篝火旁邊給後輩們講國家底歷史和家族底事蹟，也講一點神話和巨人朱元璋的傳說。全族底生活知識和敬神禮節都是那個老人傳授的。在他死去的前一年——

「他恰好滿九十歲的時候，有五個強壯的男人——他們之中最年輕的只有二十歲上下，帶着七個女人和四個小孩子從英德那方面徒步走來了。他們自己承認是三十年前失蹤沒有回家的那姓丁的男子底後裔，要求在泥螺村住下。那九十歲的衰弱的老人立刻跳起來，恰像一隻瘋瘋癲癲的小貓。他抱過每一個男子，用長指甲抓他們底寬厚的背脊，哭泣而且發抖，彷彿他到底在無窮憶念的歲月以後重逢了他那失蹤的孩子。一大塊接連不斷的、平坦而且靠着泥螺河邊的熟田立刻割給他們，他自己居住的茅屋也給他們騰讓出來。姓丁的這一族更加熱鬧和旺盛起來了。他臨死的時候曾經給後輩們留下這樣的遺囑：

——祖宗和神明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怠慢。刀和槍不能讓空閒着上了鏽，弓箭也是不能丟荒的。……好吧，你們記着。要和外面通婚，可是千萬莫讓女家佔了你們底上風。那是危險的……時時要提防別人來攻打村子。生田趕快耕種，河堤也要修起來……趕快……好吧，你們記着就是了。這裏還有許多事要動手做，可是人手——唉，我們人了單薄得很呵……你們曉得，我一輩子最愛的是人。以後不論什麼人，——不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到了這裏……只要肯拜我們丁家祠堂……你們要一律收留下來，像款待兄弟妻女一般款待他們。我再說一遍，要知道什麼都不貴重，最貴重的是人啊！……好吧，我底話已經說完了，真的，最貴重的是人啊！……

現在，——過了四百年之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末尾：那低原上面的紅土已經變成一望無際的綠色的禾田。稻葉在這幅闊大的耕作地上生長得肥壯而茂盛，把那條和四百年前一樣日夜不停地流着的小河遮蓋起來，使人難以辨認那巨大的堅韌的弧線了。

那征服者把他底茅屋底第一根木樁敲打下去的地方，現在人們已經把他建築成一個離清遠縣城不遠的居住着兩千多人口的村落。連外面的人都知道泥螺村，和流過這狹長的村莊西邊的泥螺河了。瓦屋頂和草屋頂的建築物不斷增加，一直從中心街市把村莊底邊界擴展到村北泥螺河水源所切成的崖壁之下。

無論如何，人類底勞動力底創造，——遲緩或是迅速，總是十分可驚的。他們伏匿在大羅山中，在山外——東邊有高田鄉，西北邊有大洞墟，西南邊有場仔墟。現在，他們開闢了一條大路，從大洞墟起，一直通到泥螺村南邊盡頭。這條大路雖是草創的、簡陋的，然而穿過了家山底山腹，高踞在泥螺村和屬於泥螺村所有的高頂終田之上，拍竿而做慢，恰像是泥螺河那巨大的弧弓底弦索。牠更在村外南端和另外一條更大的、路心橫鑲着白石的道路——那是從場仔墟通到高田鄉的舊官道——相銜接，這樣，人們可以很不用力地在這幾個鄉鎮中步行，而且可以一直走到清遠縣城。

現在，泥螺村有了自己的祠堂、寶塔和廟宇，有了自己的茶山和林山，有了自己的鋸木廠和燒磚窯，——他們把闊大大的木排，載着柴薪或者青磚的沉重的木船放在泥螺河裏，牠背負着那些貨物順流而下，

經過清遠縣城底近郊，沿着北江底急流一直逕送到廣州。人們望着那些肥胖的木船緩緩地在河面上飛行，便引起某種奇妙的幸福的幻想，向牠們歡呼起來。

黑暗、太陽、月亮這三位主宰長年長月統治着山坳裏的窮鄉僻壤所造成的愚蠢、頑固、和懶惰，被木船所引起的歡呼攻破了。這是人類勝利底吶喊。這時候，一羣一羣的山岡笑着，綠色的翡翠鳥飛翔着，森林跳舞，泥螺河在迴圍繞着圈子跳躍奔跑……

全體看來，泥螺村像是一把橫放着的闊大的劍刀。牠主要地是由一條長的直道和一條平行的短的直道，加上二三十條短小的、斜行的或彎曲的橫巷子組成的。簡陋而寒酸，貨物和陳設都異常缺乏的商店、茶樓、酒館；只有一個坐位的理髮店和只有兩籮米的糧食店，以及其他不像商號的農村用品的小店子排列在又長又直的大街兩旁，那兒是「熱鬧」市場，一間藥店門口掛着一個大概從前是綠色的扁嘴信箱，信箱之上掛着「郵政代辦所」的小木牌。不論街市上和僻靜的小巷子裏，草料、垃圾、淤泥、家畜的糞便，丘陵一般到處堆積，母猪、小豬、皮肉潰爛的狗，乖巧伶俐的公雞和母雞，大搖大擺地在那些丘陵之間穿行着，互相追逐和互相激怒。小巷子非常狹窄，——但是比較大街上無論如何乾淨得多，因為各自的門口是有人打掃的，而那些垃圾就澆在沒人打掃的大街上；屋簷和屋簷接連在一起，這邊的門口和對面的門口幾乎緊貼地相對着，好像全村的擠得魚鱗一般的房屋正在交頭接耳地私語。……然而這些房屋有許多是空

放着沒有人去住的，荒廢的院落往往是出格地寬大，從已經倒塌了的圍牆缺口外面望進去，滿院子都是自然生長，從來不曾修剪過的果樹。

在雨天，粗急的雨點從山外投擲過來，滿村的瘦長而醜陋的果樹就和牠們搏擊着，把牠們擊落地上，匯合成縱橫的河流，浸沒了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和院落。那蘇沙蘇沙的搏鬥聲常常把耳朵震聾，並且是那樣的恐怖，一天兩天地繼續不停。

全村的屋頂大半蓋着稀薄的灰瓦，牆壁——雖然那種驟亮砌成的古老大牆偶然還可以看見，大概全是沉重而變木的肥厚的土牆。牆壁上永遠沒有窗洞。有許多土牆皮肉已經剝落完了，露出石塊、瓦片、和螺殼，好像牠底可怕的筋骨。——因為興造磚窰還不過是近五十年來的事，而那些燒過的青磚是專為縣城而準備的。每一條衍巷底溝渠總是自由而傲慢地流着，忽然在左邊，忽然在右邊，做成之字形一次又一次地橫過街道中心。順着大街一直朝北走，人煙就逐漸稀疏，村子兩旁的青蔥的山和油綠的禾田也顯現出來了，那些茅屋終於聚集成狹長的單排，形成鋸刀底木柄。鋸刀柄部上的這一排房屋是寬闊舒展的青磚大屋（間或有改裝的或重造的新式樓房），那裏有全村聞名的盤螺詩社，有許多聲威赫赫的人家，其中之一便是湖鄉長丁雲然。他有一個不敬的綽號叫做九斤村長——底居住地。

一切都和百年前他們底開山祖所料，——簡直出乎他底想像之外地繁榮起來了。只有一樣，在他以

爲非常寶貴的人底價值如今却那麼不能制止地一年一年貶落，不是他意料所及。現在，聚居在泥螺村的大村氏是一個大族了，在萬山這道的大茅鄉中泥螺也算一個出名的大村，——然而他們也失去了那優美的德性，他們再不能夠互相尊敬，互相愛護，却代之以互相蔑視，互相憎恨。他們之中，狡猾的和殘酷的，屬於並不作詩的螺螺詩社那一輩，如像副鄉長丁惠然，公款管理人丁仙侶，磚窯主人丁裕華，訟棍薛聖八爺，買賣中人丁起陵，退休監丁菊如，茶莊莊創辦人丁老卓，鄉紳丁心植，和一大批紳縉父老，聚積了許多金錢，建築了許多房屋，收買了許多妾婢，佔領了林山、茶山和大塊大塊公家和私家的耕作地；那些笨拙的，沒有知識的，和別人告訴他們那是因爲祖墳底風水不好，本身底「運氣不夠」的，——他們即是那些燒磚工人，採茶工人，伐木工人，造船、泥水、木料等工匠和更夫，船夫，另外還有佔人數最多，而佔土地最少的「耕仔」，在貧窮、犯罪、和絕望的嘆嘆之中循環顯仆着……

同一村界，同一族譜，——自然，這有什麼關係呢，人們變成互不相識而且整天互相侮辱。他們之中，有一部份被迫離開泥螺村到不知方向的地方去了，有一部份被殺死被囚禁了，有一部份却被擠斥在村外，——不能不離開人煙稠密的市集到大路旁邊的丁家山——就是四百年前替這塊肥沃的低原擋住初升的太陽的那些山頭，向廟宇、墳場、或私人的林園借一點廢置不用的空地來建築草頂的茅屋或樹皮屋以便遮避寒冬夜的風雨。

以五十二歲的退伍兵丁二做主人的一個家庭便是這種被詛咒的、被攆斥的、居住在村外大路旁邊的丁家山腹部上那一排破落灰敗的茅屋裏的卑賤門戶之一。他有一個老婆，一個在二十、三十年代的內戰當中殘廢了的弟弟，和丁福，丁泰兩個兒子。丁泰是一個人物：他以他野狼藉的聲名使這半山小茅屋爲村裏的人們所認識、注意、和永遠記憶。那大兒子自動應了祖國底徵召去和日本強盜打仗了，一九三八年，丁泰才十三歲，上一年暑假以前還在鄉村小學裏念書。他是泥螺村有數的著名人物之一，當他在什麼地方偶然出現的時候，人們就使用看見一個縣長或至少一個區長那樣的神氣，驚訝、疑慮、冷嘲充滿着，用下巴向他那方面互相指點，說：「看呵，他來了。」……他們在他底名字之上加着各種不同的冠詞，如像「沒價值的」、「要提防的」、「不四正的」、「無希望的」等等……有時他們直截了當地把他叫做「小賊丁泰」……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廣州沙基慘案發生的八天以前，六月十五日的正午，丁泰在那半山小茅屋裏誕生了。從父親丁二看來，這正是另外一個不幸底開始。他已經從出色的長工底身份降落到無足輕重的短幫底身份，人家爲了可憐他，每一個月才給他一個禮拜的工作。事實上他還不過剛剛四十歲左右，沒有出過門，嘴巴上的灰白鬍鬚長得和刺蝟一般。體力衰弱底迅速與過早，使他本人、他底老婆、和其餘所有的人

都替他驚訝和惋惜。

鄉裏的重要人物，副鄉長丁蕙然底第三個兒子丁幼錦和丁泰同時誕生，那一家青磚大屋從早上就潮濕起來，直到夜深三點鐘，吵鬧還沒有停止。歡笑、喝酒、猜拳、吟詩，……因為小孩子是他最寵愛的姨太太生的（他本人那時只有二十七歲），還從高田鎮上僱了八音班子回來。燃點在屋頂平台上的一盞天燈油盤，離村三里就看得見牠底躍眼的奇異的白光。和由那火光所放射的巨輪般的芒彩。全村的人都在靜聽那八音班子底複雜的吹奏。

黑夜以一個遠地歸來的旅客底笑臉吹開黃昏底嘈音和飛揚的塵土，好像滿天烏黑的羽毛似地紛紛降落在泥螺河底窪谷裏，洞穴、森林、和卑濕的地方最先隱去，以後禾田、村莊、墳場、動脈一般的山徑也被遮蔽起來了。高山底尖頂仍然用全力伸出黑夜底羅網之外，牠們是一些最後的反抗者。到處瀰漫着焦臭的氣息，泥螺河底響聲逐漸沉重而且逐漸微弱，好像一步一步走遠了的鼓聲一樣。丁二底茅屋和牠從來一樣寂靜。大兒子丁禧到外面檢拾柴枝去了，卓二嫂睜着眼睛躺在牀上，沒有哼叫也沒有發言，連什麼最輕微的動彈都沒有，嬰孩躺在牀前用兩張「條橈」架起的一個脫了漆的木盆裏，穿着丁禧十年前以前穿過的寬大的破棉襖，幸福地睡熟了。他在外面的神廳裏背着兩手來回踱着，從正午踱到傍晚，使神廳泥地上有幾處地方陷落下去成爲很大的窪穴。他忽然跳到房間裏，全身伏在牀上，他底頭齒莽地枕在產婦底鼻子上，用

啾啾的聲音絮絮地說起話來：

——罪過，罪過！剛才我說了些什麼，那全是放屁！你只當做沒有聽見好了……唉，我想了些什麼事情？——毛骨悚然！毛骨悚然！如果有人肯出錢買了個倒也是好的，唉，——不會呀，不會有那樣的。人。那麼怎麼辦呢？我們養不活他，……今天晚上，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過。唉，我想了些什麼事呵？嚇人得很！我還是一個人麼？那樣的事……萬一也做了出來……我還算得一個男人麼？我簡直要變成一個殺人兇手！千鈞一髮——我是有良心的人呀！……卓二，笑一笑吧，如今什麼都算有了定奪，什麼都好起來了。……我已經決心留下他！……你還記得阿福出世的時候？你年輕，我也年輕，——我還能做活，那時候我們多麼歡喜呀！——現在，我還能對你說什麼，還是歡喜起來吧！錢呢，——可以馬上出去弄的，我們替祖宗再養一個孩子！卓二，滿天雲霧都過去了，笑一笑吧，……笑一笑吧，……

卓二纔知道了二底心。她想和他說許多話，但是餓得心悶，而且要說出那些話，她一生一世也沒有過那樣的經驗……於是她沉默着，笑着。她把頭竭力擡向內面，牙齒咬着蒼白的嘴唇，這樣的表情，正確地說來倒是在忍受一種很大的痛苦，不是在笑。丁二抱起孩子吻了又吻，隨後走出去了。丁福，那十二歲的孩子，回家的時候就知道晚飯是決無希望的，自己爬上牀去睡去。母親疲倦地，恍恍惚惚地在黑暗中焦愁等候着……

一直到夜深，丁二空着手垂頭喪氣地走了回來，什麼話都沒有說。他摸索着火柴點起油燈，用一個作
作底手勢漠然地抱起了初生的活嬰孩。卓二嫂大聲叫嚷着：

——不，不要動他！……做不得，做不得，你瘋了，他是我底兒子！

——兒子又會怎樣？兒子就能嚇怕我麼？

——好，好。——你這殺人兇手，隨便你吧！

丁福也被驚醒了，跳下地問丁二：

——爸爸，要不要我起來？

——放屁，不關你底事！

說着邁開大步毫不躊躇地走了出去。嬰孩安靜地睡在他底懷裏，暗淡而微弱的星星佈滿天空，路上發出悽慘的白光，什麼聲音都沒有。他望望副鄉長屋頂晒台上高高懸起的大煤油燈，正驕傲地放射着歡樂的光芒，輕輕嘆了一口氣。……出了門向左走去，那裏，——不久就走到大路南端的水蓮渡，過了橋，沿着泥螺河，是一帶低矮的野桑林，林末的岸邊長着水怪一般，半身浸在水裏半身浮在河面的水翁樹。什麼人家都沒有，即在附近週圍半公里以內，也沒有燈光和狗吠聲。平常夭折了的孩子，有棺材或沒有棺材，都是拋棄在這野桑林裏的。

典型的廣東的清靜的夏夜，烏雲一層比一層更加濃厚地張開，涼風在荒野裏寂寞地游蕩着，每一縷氣勢傲慢的山都被純黑的毛氈覆蓋着在夜霧中無聲地傾塌、溶化、服貼而疲軟……丁二抱着兒子走進野桑林，走得非常小心，不讓野桑樹底任意橫生的枝杈刺着他懷裏的柔軟的東西，他底身體佝僂着，全部力量集中在兩腳底十個腳趾上。在天上好像有幾點星星，但是一看真卻沒有了；同樣，在地上的雄偉崇高的山嶺一看真也沒有了。大羅山脈被漆黑的海淹沒掉，海面上一個小小的灰點在半浮半沉，那就是丁二。過於遼闊的曠野增加了夜底寂寞，他吸去了一切的聲音。現在，只有那洪亮而單調的蟲聲叫得越過越利害，好像是大海底浪濤。這種聲音是令人更加覺得寂寞的。有一些溫暖的、黏性的、帶腥氣的水點偶然滴落他臉頰上、手上和胸前。他哭了。

離開家中以後，什麼也沒有想過就一直朝水運渡下面的野桑林走，腦子裏老是充塞着一些石頭一般的堅硬的廢物。這時候忽然一個不可抵抗的欲望抬起頭來了，他渴望看一看那軟弱的牛吻底臉孔。今天正午他脫離娘胎以後，他沒有好好地看清楚他。他不知道自己新生的兒子是否肥胖、大眼睛、又紅又圓，——同別的孩子一樣，還是又醜陋、又蒼白、又瘦弱、瞎了一隻眼睛或缺少了鼻子，以致該忍受拋棄底命運？然而他底欲望是不能達到的，沒有火柴，燭圍又沒有一點亮光。

他使了套舒適地睡在一具小棺材旁邊，在他身上加上兩塊石頭——茶杯一般大小的兩塊石頭，又折下

一段野桑枝壓在他身上，使那些闊大的葉叢掩蓋住他底臉孔。一切都熟練地做好之後，丁二迅速退出了野桑林。——自然，臨走之前他曾經用粗糙的手去摸嬰孩底柔嫩的臉，用粗糙的手代替了自己的眼睛……而令他覺得奇怪的，是那嬰孩自始至終一聲也沒有哭過。

——算了，這裏比家裏還要舒服，——父親吞嚥着口水低聲告別，——反正……家裏也只能把你餓死……反正是一樣的……

丁二沒有朝家裏走，那茅屋在他看來簡直就是地獄一般可怕。在水蓮渡橋上坐了好些時候，站起來，走上了和自己家裏相反的方向……隨便什麼地方就坐下，坐得疲倦了又重新站起來，再走着，有時繞着那野桑林徘徊，希望聽見一點什麼聲音，其他任何目的都沒有……和來時的矯捷相反，他底兩腿越過越沉重，簡直快要拾不動了。深夜裏除了黑暗和寂寞之外，什麼都沒有。可是在這樣的黑暗和寂寞裏，他却屢屢聽見遠處的雷鳴，市街的喧鬧，馬羣底蹄聲，山頂上樵夫底呼叫……幻想着人類的種種聲音……無目的的漫游渡過了痛苦的一夜，天將發亮的時候丁二回到了家。臉是蒼的，唇是灰白的，頭髮和睫毛是潮濕的，嘴巴上那一球刺蝟一般的鬍鬚變成一團灰敗的塵土，然而眼睛是燃燒着快樂的火焰。那差不多凍僵了的嬰孩仍然安睡在他底懷裏，他終於把丁泰帶回來了！

這樣，丁泰慢慢長大起來。丁二去當兵去了。在廣州，當楊希因底滇軍和劉震寰底桂軍被驅逐之後，

找軍是容易的事。卓二嫂憑了自己一個人底力量養活兩個兒子。她把丁泰放在一個木盆裏，然後鎖上門，早上出去，——到晚上才回來。從一歲到兩歲，就是這樣的搖搖他養大的；三歲，——丁三以一個退伍兵底資格回到了鄉下，——軍隊裏丁泰憑得和擲埃一般，夏天長了滿頭瘡癩，冬天從朝到晚坐在爐灶旁邊，……不說話也不動。他很早就開始勞動。幫助燒火，替全家水洗布鞋，掃地，抹桌椅——那時不過四歲，而一滿五歲就下田去了。他替——那被稱為「不中用的」散工底有力的助手，其他一個助手就是天兒子丁福。捉蟲，拔草，澆肥，——赤身穿着年餘底增加而變更，七歲以後，丁福到後園裏去做工，於是他底勞役更加煩重，築堰，車水，砍柴，放牛，摸鴨，捉魚，三年之中他底工作租一個大人沒有任何別

然而他所得到的待遇是極其不公平的。他只有兩個缺口的飯碗，那裏面所裝的碎米飯沒有一次使他吃飽過。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從來所穿的都是母親底破衣堆裏面破爛出來，顏色含混不清的舊東西，而甚至在最寒冷的冬天，他也從來沒有穿過襪子或鞋子。在村裏的大街上，他看見和他同時出世的副鄉長底兒子丁幼錦，——他什麼都不做，但是穿得非常好看，而且有一枝真的烏鎗，別人在後面讚美着：

——看，多麼出色的孩子呀！

不可壓抑的妒忌使他非常痛苦。有一次他甚至把丁幼錦痛打了一頓，將那枝黑黢黢的烏鎗插在牆

的泥巴裏。他長得骨骼粗大，有着牯牛一腰的氣力，那孩子一下子就給他摔倒了，並且怎麼掙扎也爬不起來。這時候正下過雨不久，地上敷滿了滑滑的泥溜，那孩子滿身塗着污泥，好像塗了海鮮醬的肥嫩的烤鴨子。

——呸，什麼出色的傢伙！這裏，……看你自己的醜臉！

丁幼錦那些肥白的脂肪是他所沒有的，他只有一身硬撐的骨頭，他底瘦拳頭打在敵人身上好像小鐵鑿一般。一張出落寬大的臉被一層緊張的膏皮包裹着，顯得額頭、鼻骨、顴骨、嘴巴，都兇惡地渾渾地向外突出。

無論如何，他不能碰見對他讚美和愛撫的人。別人把他叫做「野蠻的」和「沒有教養的」，即使他沒有做任何觸怒別人的事，別人對他也只有一天比一天更加明顯地表示着極大的厭惡。

他變成一個十足愛戀的孩子，——一個愛戀的空想家，他底強固的自尊心使他底愛戀更加沉重，變成一種黑鉛般的病態的痞積。他開始了長時間的孤獨的沉思和沒有惡意的扯謊，空想着美麗的將來和不可能附快樂的事體，並且對週圍發生的事情逐漸注意起來。有一次，他曾經這樣質問卓二嫂：

——媽，爲什麼爸爸老是罵你，打你，——你却老是偏心他，把吃的、穿的都讓了給他，……把錢通通交給他呢？……你打得過他的，……我還可以幫你……

她什麼話都不說，只是輕輕拍着丁泰底頭，寬大地笑了一笑。

閒着沒工做的時候越來越多，後來，丁二索性什麼都不管，只是浪游、打人、和放縱地喝酒。有一個時候年輕的燒磚工人丁福養活了全家人。一九三五年，那殘廢的叔叔丁六回家之後，丁泰就跟着丁福到磚窯去做挑泥小工。

丁六很小的時候就離開泥窯村在外面四處漂流，做過織襪工人和小電船（摩托船）底水手，後來當了兵，參加二十——三十年代的內戰，回家已經是一個獨身的、快樂的、三十歲開外的中年人了。一九三三年在江西南部受了傷，那使他底左腳變成殘廢，什麼事都不能做。他是一個沉溺在夢想之中生活着的人。以為世界有一半是好的而另一半是壞的，好的一半遲早總會生長起來把壞的一半完全代替。他夢想着有一種理想的軍隊，有一天那理想的軍隊開進泥窯村，於是，一切都會得到解放、自由、和幸福。他底肢體異常瘦削，跛着左腿走路，但是心地快樂而平靜，態度溫和而剛強。頭像一個發光的菱形物體，兩邊額骨分向左右突出，嵌在額骨上面的眼睛神采奕奕地轉動着，周圍很多皺褶，好像牠們總是被強烈的光線刺激着因而皺成那種樣子。

沒有幾天工夫丁泰就深深地愛上了那陌生的叔叔，沉醉地在聽着他說的一切聰明的話語。丁六很會說故事，聲音是清脆的，調子是迷人的，多半講到江西的戰場和他流浪過的珠江三角洲地帶……不久，坐

在地上聽丁六講故事成爲了泰底生活中僅有的安慰了。

在磚窰裏，丁泰底工作是和他底年齡和體力都不相稱的。他在山坡脚下的小溪旁邊把泥土掘開，盛滿了兩個竹籬，然後挑到半山腰的磚窰裏。他吃力地舉起比他身體還長的鐵鋤，一下一下緩慢地挖掘着，當鋤頭被泥土緊咬着的時候，他就得走到方向相反的位置裏，使用雙手和全身的重量把鋤頭拔出來。每一次挑起盛滿了黏土的竹籬，他就緊緊地咬着牙齒，扭歪了臉，脹紅了額頭，上坡的時候他氣喘得和一件破爛風箱一樣。他極力撐持着每天的過度的勞動，只能夠得着半個成人的工錢。每天晚上，他貪婪地向丁六要求着故事……只有那些戰鬪的和浪游的故事才能洗滌他那極度疲乏的靈魂。

他做挑泥小工半年之後的一個熱得十分利害的下午，正挑着兩籃黏土一步一步地穩穩地走着，突然倒在半山的草叢裏，昏迷過去了。猛烈的陽光烘乾了他那緊閉的眼睛。老喜江都把他救了起來。處老喜工又高又瘦，背脊彎曲，臉頰灰白，看樣子已經五十過外，鼻樑高聳，有一雙明亮的，受過豐富挫折的眼睛。他會因參加省港大罷工，受了緝拿的處分，因此，——他永遠不能到省城去，並且和任何人說話都使用着教訓的口吻。平常，他喜歡和丁泰底冗長的談話，這使他許多年來的苦悶和悲慘的工人們底故事。那些故事多半是壯麗而悲慘的。

他坐在階級者底一邊，另一邊坐着那憂愁的人，嚇壞了他的心。這強壯的年輕人滿身的肌肉向外突起，

比牡馬還要結實。忠厚，老是不開口，說話非常簡單。丁郁鼓勵着丁泰，說：

——拚下去，拚下去，再過一年你就不會覺得苦了！苦，——試問誰免得了呢？如果你縮回頭去，那你就不是——一個好腳色。你放牛，像丁二一樣做一輩子長工，……什麼好處都不會有。如今，你不但已經是一個小密工了麼？工人是有希望的，我們很快就要得到解放，比省港大罷工的時候還要快活！什麼都沒有價值，只有做工才有價值；勞工神聖，也是民族底急先鋒，——從十年以前起就有人這樣說的了，你曉得麼？

丁泰繼續着不能勝任的勞動，工作越過越慢了，休息的時候越過越多了，裕華塞主底姪兒終於用偷懶的罪名辭歇了他。丁福教他去向那塞主底姪兒求情，他以為那大穢是有希望的，……但是丁泰不那樣做，他倔強得很，坦然承認自己實在是不能不偷懶。他訴說他底兩隻手臂麻木了，兩隻大腿酸痛了，偷懶的確正當而且必要。那誠實的哥哥捏捏他底瘦長的手臂，捏捏那同樣瘦長的大腿，就不再說什麼。

有一次，他這樣向丁六提出他底疑問：

——六叔，這世界實在不是越變越好，却在越變越壞呢！是不是？

——為什麼？你立意要來壓倒我麼？——他晃着那菱形的腦袋。

——你看勸教嫂是一個寡婦，她知把九斤村長藏在家裏！他每天很晚很晚才摸進那個寡婦底屋子，

早，天沒亮就溜出來。我看見多少回了！

鄉下人把副鄉長丁惠然叫做九斤村長，——這是一個難聽的、不敬的、充滿惡意的嘲罵的渾名。這時候，丁泰已經開始了偷東西，許多深夜和黎明才便於作爲的事情，從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如今可以親眼看見了。——因爲他自己也正在利用那樣的犯罪の時辰，深夜和黎明，混進別人底家屋做秘密的活動。

整整的兩個年頭，——疲憊不堪的、困頓而沒有生氣的兩個年頭，在痛苦、犯罪、寂寞、半飢餓的狀態裏過去了；丁泰已經十二歲，他底眼界已經放大，知識底積蓄已經異常豐富，然而更加憂鬱了。村中的人們一致斷定他底前途毫無希望，就是活下去也沒有絲毫的價值。訟棍薛聖八爺甚至把這樣的意見在和他談話的時候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他進了大茅鄉設立的鄉村小學校，薛聖八爺在路上攔住他罵着：

——你這野兒子，祠堂裏正打算要把你出族，你一點也不像姓丁的子孫。如果我是你，我早就去投河自盡了，——只配這樣！你就是活下去也是枉然的，還念什麼屁書！偷東西還要知識麼？那可不得了，有知識你還不造反？……姓丁的全族都要在你底手裏給活活地斃死！有那麼一天的。

沒有人肯給他同情和愛撫，或者一句稱讚的話。——那些他底悠長的無聊的歲月之中天天希望，祈求，渴望得到的。他生活在倔強的自信和可怕的寂寞之中。這些可怕的寂寞加重了他底憂鬱，使他成爲一

種精神的病症。紅眼睛的丁三舍，住在村西一間又厚又矮的土屋裏，在賭館裏做打雜，曾經使用多到出奇的方法企圖損害他，不斷地吆喝他，四處追逐他，把他吊在樹上，懸在空屋裏，或擠落水中。敲他底腦袋、骨節，把樹枝塞進鼻孔和肛門……九斤村長曾經猛力將他推在石板上，撞落了半隻門牙；他底兩條腿是一切好事者底玩具，那些人物是：茶館伙計阿冬、阿祥，風水先生丁長造、樵夫阿海，磚石、木棍，有刺的柴薪，鐵製的環鍊，經常破壞着他底兩腿，——破皮、青腫、劈裂，往後就是重重疊疊的傷疤。……保長到他家裏去了，他對丁二聲明，假如事情更壞些，——假如丁泰會遭逢意外的慘死或別的什麼，他已經不能負任何的責任了。

當他臉部、頸部、背脊，尤其常常的是腿部，被打傷了，叔叔丁六一面替他塗上茶油，一面用許多話安慰他的時候，他就驕傲地笑了。他笑得非常粗野，臉上縱橫交錯地掛着因為肌肉痛楚而流出的淚水。

——隨便他們怎麼擺法，他們沒法子把我逼出世界外面。如果要將這些玩意兒當做給我一點教訓，

「那會有什麼意思？」——丁泰自信地說了，——我再讀幾年書，把字樣讀通，等大了就到碼書裏去。那裏，那伯在等着我呢。……他說勞王是神聖的，不久我就會和他一齊得到解放。

這解放的字眼是那樣的適當地從一個小孩子嘴裏說出，使得丁六丟掉了裝着的面製小盒子，吼喊大笑起來。那麼瘦小虛弱的身體能發出這樣洪亮高亢的笑聲，使丁泰暗暗吃驚。

在門口的草坡上，在沒人的山頭，在泥螺河邊，丁泰憂鬱地沉思，嘴裏像一匹水牛似地咀嚼着隨手拔來的青草，或隨手拾起的樹葉和樹枝，默默地走着或坐着，……或者做着無目的的漫游，隨意走，走到沒有想到的地方去。憂鬱病發作的幾天之中，這小孩子不高興說話，睡很少的時間，吃很少的飯。從什麼地方回來，一次也沒有和別人說起過，只是打開水缸沒命地喝着冷水，好像他曾經做過長途的跋涉。這時候，到泥螺河裏去游泳是他底僅有的消遣；此外，他熱心地搜集各種形狀和色澤的小石卵，挖掘獸骨，或捕捉各種飛鳥回來，刮去皮肉，製成許多小骨架。有時他和哥哥丁福同睡的小竹牀上滿滿地散佈着羽毛和碎骨，恰像那是一頭殘忍的黃風狼底窠穴。

一到有月亮的晚上，丁泰就活躍起來。他沒有什麼朋友，——除了那些喜歡在月亮底下玩耍的襤褸的孩子們之外。這襤褸的一羣包括一些工匠、耕仔、更夫、船夫、樵夫們底兒女，和一些不知道父親消息的野孩子，在月亮下面，他們聚集在丁氏大宗祠前面的晒穀場上，在各處的橋頭、榕樹林裏、廟宇門口，放肆地玩耍着。即使在冬天，他們底喧鬧聲也在寒風中飄蕩着，一直到更深夜靜。……

月亮對他們底蹤跡所到的地方傾注着白銀底溶液。她自己也參加了他們底玩耍。倘若沒有這班襤褸的孩子們，她會變成怎樣的孤單和悲感，那是不能想像的。丁泰底好朋友是「笨鬼」丁鴻，他底父親已經九年沒有消息了，他常常在伸手拿別人底東西的時候被人捉住。他們這一羣是十幾個最破爛、名譽最壞的孩

子，他們玩耍的地方就是廐寮公祠堂——大茅鄉鄉立小學前面的空地。他們狂奔着，叫嚷着，大聲唱歌，淌着狂熱的汗液，做着「水鬼竊洞」、「張天師捉妖精」、「八仙過河」種種名目的遊戲，有時狂歡地地打一圈。

幾天們都散掉。剩下給清清的幾個孩子，好像幾個黑色的微點似地坐在空曠的晒穀場上，月亮更加皎潔了，他們就如同一切經過狂熱的歡樂而疲倦下來的人們一樣，談論起各人生活裏面的憂愁，並且彼此互相

安撫……

「……你聽見過別人的稱讚麼？」——丁泰問丁鴻。

「……沒有。」——那孩子回答：「……你不託太腳（拍馬屁）難稱讚你？」

「……這是了！你說得不錯。……可是昨天晚上還有一個仙家跑到我底夢裏面來了。他給我換上了一套全新的銀色衣裳。還送了我一隻木屐，那皮帶也是銀色的。另外，還給我帶來花旗的真鋼小刀，跟我們學堂吳先生那隻一模一樣的紅漆口琴，完全用玻璃做成的木盒子，裏面裝着上等羊毫，「法龍」圓墨，六個B的鉛筆和銀色的鉛筆刨……」——丁泰，你是一個最有希望的、最有價值的好孩子，「那個仙家說，他全身都會發光的。」這就是給你的獎品。我們知道你又公平、又勤力，你從來不扯謊，說過的話就得做到……

一個孩子大聲叫起來——那不過是一個夢呀！

——就是了！一個夢。可是那是一個真的夢！——丁泰痛苦地掩着臉，——如果真地有人這樣說我，承認我最有希望，最有價值，……爲他死也願意！

「笨鬼」丁萬站起來了，他底影子在注滿了月光的灰白色的大晒禾場裏面顫抖地縮做一團，整整沒人關心的孩子好像一碗燒酒裏的一小撮泥沙。

——我來稱讚你！阿泰，你是我們這裏一個最有胆量的人！你會打，會拿，從來沒失過手，從來沒向人求過饒，你不抽香煙，不賭錢，不喝酒，沒有喊過痛，也沒有哭過，是我們泥鰍第一條好漢！……好，了，現在你爲我去死吧！

所有的伙伴都笑了起來，臨分手的時候丁泰鄭重地承認了……

——好的，就是這樣……我底心也比昨天好過一點呵……

他這樣生活着，一直到了那年的秋天……

第二章 闖入者

北平打起來了，上海也打起來了，戰爭燒沸了整個中國海，那泡沫一直湧到廣東底每一個角落。日本飛機在大羅山脈上面盤旋着，大茅鄉開始了徵兵，訓練自衛隊，燈火管制，食井監視……八月，丁福和五個伙計一道自動應徵，出發到上海那方面去和日本入打仗去了。對於這件事，卓二嫂是反對的，丁六是引以自傲的，父親丁二說：

——打仗是好事。一個人沒有打過仗就一輩子也不會聰明！燒磚有什麼出息呢？……總之，燒磚和當兵是一個樣子，誰也不比誰更值錢。

——我看你是越老越糊塗了！你怎麼不拿點聰明出來給大家看看，你不是打過三年仗的麼？

卓二嫂紅着眼睛駁他，順手拉起衣服底下擺擦擦鼻子。丁福向母親解釋着，他底話語仍然是簡短，拙笨，樸素的：

——這回是分明不同的！這回是誰打的仗？是我們玉界打的呀！真正是我們玉界自己的事呀！……

臨走的時候他和丁泰也說了一些話。

——阿泰，好好地幹吧。這是長期苦抗呵，三年，說不定要五年。——他說，使力握着了泰底手背。

——你長大了，還是回到那霧那邊去的好。別忘記我，更別忘記你自己也是個審工。做手藝的人是自由、獨立的，不必向人搖尾巴的，……而且，也高耕仔一等。……沒事的時候要常常到郁伯那邊走走，他什麼都懂得。現在，我們底國家是危險極了。我們泥螺也是危險的。——說不定有一天日本鬼子會忽然打進泥螺來。……

這時候丁泰已經長成一個皮膚棕黑、大臉、短頭髮的大孩子，遠比他底真實年齡蒼老，好像一個快要成熟的青年了。赤着腳，穿着短的上衣和牛頭褲，——一種農民穿的短褲子，遮不過膝蓋的；顏色是黑的或藍的，但因為洗得太多和補釘打得太多，早已混合成爲曖昧的、複雜的色彩，原來的顏色無從辨認了。強壯而不肥胖，粗野而驕傲；時時顯出北部山地居民那種強悍、負氣、無所畏懼的樣子。寬寬的胸膛向前挺出，兩條赤裸的小腿也是堅實而有力，滿是傷痕和大大小小的黑色的斑點。整個臉微向左偏，臉骨越長越大，好像以後還要無限度地大下去，臉上的肌肉薄而緊張，透明的，露出營養不良的青色。——在這臉孔很高的部位上，一對細長的眼睛柔和而憂鬱，永遠那麼熱情，那麼感慨，那麼憐憫地望着一切；在兩顆深黑的瞳仁之間，一個鼻子小而狡猾地懸掛着。他底眼皮蓋經常跳動不停，好像表示他底靈魂在永遠的不寧靜之中奔突徘徊。當他感覺不舒適的時候就使力把眉心鉗得通紅，——這是母親傳授給他的治病法，

他老是那麽弄着，那兩邊眼皮蓋就跳動得更加利害了。……他說話或唱山歌，那聲音空洞而不響亮，代表一種快成熟的、富於空想、倔強、掙扎的性路。

他懂得憂苦，有時認真地悲傷着。但是他沒有發現什麼真實的理由足夠證明自己已經絕望。悲傷好像雨天的烏雲一般消散之後，他又重新反抗着人們給他的無情的打擊和冷淡的待遇。他固執地追逐着一種渺茫的欲望，那就是：有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這件事情能夠證明他不是沒有價值，不是沒有希望的人。他堅決地相信這是可能的。

大概丁二到場村墟去買脫了丁泰偷回來的贖物，順便買煙草和肥皂、糖、鹽等物品回來之後，便動手揪住卓二姨底頭髮，搖那不能抵抗的腦袋，好像要把她拆除下來；她底胸膛，背着，……當那被打的女人躺下的時候踢她底小腹，卓二姨眼睛腫了，嘴巴歪了，牙齒有時也會脫落下來；赤裸的永遠縫裂的腳板使力踏在她底耳朵上，聲音好像踏破一個香瓜。——她閉着，沒有眼淚，血絲從腮巴角掛下三四尺來，好像像被不斷的簍絲一般。然而她永遠沒有何手打過丁二。爲了發狂地衝球解脫這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她曾經在一個冬天的清晨把自己的頸子往預先掛好在屋後欄杆上的索子套進去，——她寧願這樣做。十年以來——自從丁二退叻回家以後，吵鬧，爭執，毆打從陸續消滅，夫壽非過爲非常之下流，污穢，不堪入耳的吵鬧匯聚成一條汹涌翻騰的無限長的河流。……

這使得他仇視着丁二，並且因爲卓二嫂那沒有止境的退讓，不近人情的卑怯而不可遏止地憤怒起來。他害怕丁二，但當他毆打母親的時候，他就從後面或者旁邊徒手或使用木棍去襲擊他。

從前丁二當差的時候是一個喜歡賭博和喝酒的傢伙，愛花錢，愛和女人胡鬧，欠着計算不清的債務。這十年來，他喪失了一切活動的機會，變成一個囉嗦、絮嘴、吝嗇的老人了。他有一張青灰的、不健康的臉，那裏綴着一把花斑斑的稀疏的長鬚鬚，目光強烈得怕人，聲音是嘎啞的，頻頻地咳嗽着。他時時拿自己的鬚鬚尖去戳刺自己的鼻孔，這樣便連連打着看來好像不會休止的噴嚏。短而粗的兩條小腿使他走起路來擺動得很利害，貧窮迫害着他，使他只能和鄉村裏沒有正業的人們來往，無論在村中那裏，都能看見他光着頭，長褲子高高捲起，短的上衣袒露着前胸，什麼事都沒有做，只是充滿幻想地四處走動着。那幻想老是重覆着一些簡單的事體，多量的錢，儘量地揮霍等等……他是越過越明顯地成爲暴戾和貪婪的老人了。煩瑣，愛管閒事，冷嘲和謾罵……沒有任何的信仰，對於將來抱着完全的絕望，但是緊緊握着生命底快槳，——毆打，酗酒，除此之外什麼都不管……

不論遭受怎樣的侮辱和蹂躪，卓二嫂總是困惑地望着地面，極力忍耐和退讓。她總是彎着腰，好像念經一般地喃喃自語。和平、柔弱、善良、舉止遲鈍而且迅速地衰萎下去。她有一個彎曲的背脊，一雙大腳，兩條胳膊很長，走路幾乎拖着地面，但全身的肌肉是鬆弛而無力的；灰色的頭髮，灰敗的臉長而多

鏡，眼睛長年害病，看什麼都覺得朦朧和暗淡，——這使得她底剪花和做針綉的傑出才能歸於無用。平時穿着長過膝蓋的上衣，梳着式樣古老的髮髻，髻上插着銀色的銅耳挖，——五年以前還每天用烏煙畫眉毛和額上的髮脚，滿頭塗上發光的刨花膠（一種木膠），如今什麼都不用了，只塗一點茶油，——或者連茶油也不塗了。

她相信神，——以爲神卽是命運；並且相信太平世界底實現一定是真命天子出世以後的事。她識字不多，十分愛唱木魚書（廣東民間流行的敘事歌），——除此之外，她喜歡收藏各種錢幣，各種吉利物品，治邪物品和神藥神符。捆着的時候她就採摘許多生草藥，把牠們一樣一樣晒乾收藏起來。丁泰有時追逼地問她：

——說吧，說吧，媽，你爲什麼要把自己弄成不象個人底樣子？

她就給他一種這樣的解釋，說話永遠是緩慢而遲滯的調子：

——在古老的時候，女人是生來這樣的。……不過，這不是如今說的話了。……什麼話，你以爲我打他不過，還是怕他，還是怎麼樣？不是的！只因爲我知道，他這樣子是窮苦把他磨成的，……你一點也不曉得，從前我們過得去的時候，他是——早三姨突然違反習慣地抬高了頭，出神地望着天空說下去，——從前是多麼好的日子呵！他簡直是又壯健又精神，能吃又能做，有說有笑的，那裏像如今這母牛頭馬面底

摸樣？……你看，我所以不做聲，我底骨頭是不值錢的，隨便他高興怎樣就怎樣吧！我只希望他發財；你們六叔發財，你和阿福都發財，什麼都會像從前一樣……會好起來……不就是這樣一回事麼？……

——不錯，二哥從前真是那個樣子，能吃能做，有說有笑的！

跛子丁六證明了卓二嫂底話。只有他，在這大丁家山牛山小茅屋裏最快樂的人，永遠跛着腳走路，說着聰明的話；永遠是那麽瘦小，而精神却極其健旺。留着長頭髮，上身穿着灰色的舊軍服。下面穿着中國式的牛頭褲，和瘦魚的阿登變成最要好的朋友，有時一連幾天不回家，不知道停留在什麼地方。許多女人都高興和他來往，但是他仍然過着獨身的生活。關於他，什麼變動都沒有，仍然和兩年前回家的時候一樣，豎起菱形的發光的腦袋；用圓圈多錢的做夢一般的眼睛和藹可親地望着別人；仍然樂觀地夢想地等待有一種理想的軍隊吹起震蕩人心的喇叭開進泥螺村來，那麼世界上好的一半就立刻代替了壞的那一半。……只是比較兩年以前，他多了一個有趣的綽號。因為他喜歡幫助人，替所有的請求者修補破爛的鐘錶、雨傘、樹膠套鞋等等，村裏的人們把他叫做「工程師」。

這四個人一道生在大丁家山腹部那黑暗而狹窄的小茅屋裏。這茅屋只有一丈寬，一丈五尺深，用糊了報紙的竹籬笆隔做兩個房間。前面大的一間是神廳、客廳、兼做廚房，供着祖宗神位和一個關帝神像，後面小的一間是丁六叔叔丁六底鋪板床，一個水缸和一個爐灶，還有一張三年前從墾仔墟舊貨攤買來的三摺

圓桌子；後面小的一間是丁二和卓二嫂底臥室，陳設簡單，瀟瀟搖搖說不出名字的廢物，有一個小門可以通到屋後的山坡，那裏上去不遠有一條又淺又窄的溪水，挾着多量的紅泥沙，發出不能預知自己前途而悲哀的淪泣從茅屋後面流過。那條溪水不能用作飲料，他們在那裏洗衣服，而一過了冬天，丁二全家就在那裏洗澡。他那幽怨的嗚聲和茅屋裏經常不斷地發生着的爭執、咒罵、毆打、哭泣，互相應和着；茅屋四週用木板、竹片、葵葉連綴起來做成牆壁，屋頂純粹用稻桿搭蓋。稻桿是挑選過的上等貨色，但是因為年代太久了，漏出許多破洞和罅隙。

那裏有二三十家茅屋，疏疏落落沿着山腹大路站着，高牆矮矮，參差不齊，好像一些雌輪的岩石。茅屋之後，距着山勢底高聳，那裏懸掛着許多果樹園、墳場、和蜂窩似的古墓。從丁二前門走出來，有一片很小的、沒有青草的平坦地，那是他們底院落，站在平坦地上可以看見泥螺村，隱隱約約的泥螺河，對面，——西邊的山看得很清楚，山上有幾條很長的草徑，緩緩地沒入山坳裏和榕樹林裏，除了一道矮小的白牆之外，沒有其他的建築物，左邊，在水兼渡和橋下的矮樹林後，可以直望到七八里路以外，往後那邊的地平線就被綠色的波浪一般的山峯擋住了。

從外面看來，這些破落的茅屋並不能算做我們底世界底一部份，——更不用說輝煌的一部份，不過是偶然的，好像不久就要脫落下來的一種微小的附着物，——而且使全體人類蒙着羞辱的附着物罷了。

九月，仍然十分炎熱的一天，——丁福出征兩個禮拜以後。丁六和賣魚的阿登，此外還有幾個同族的姐妹，一道趕墟仔墟去了。丁二和卓二嫂在房間裏睡午覺，丁泰在神廳裏玩弄着他底獸骨和鳥骨。

太陽吐着火燄，被太陽燒焦了的雲層底碎片帶着紅色的火苗一塊一塊地落到地面上，沒有一點聲音。地上的森林也燃燒起來了。懶惰的斑鳩被火光威脅着從森林逃到陰暗的山坳裏，常常在那裏打着盹。底原內部到處冒着煙，無聲的蒸鬱的酷熱窒息了所有的生物。山嶽底汗毛似的野草到處滋生，也一齊受了灼傷而捲縮着和倒垂着。丁二底茅屋哼叫着，屋內充滿了燦爛的陽光，——這使得人們更加疲憊。坐在那裏恰像浸在一壺熱燒酒裏面，昏昏沉沉地，不久，丁泰也頻頻打起呵欠來。外面，被烈火灼傷的還有泥螺河，牠全身起着可怕的火泡。

靠着一枝左輪手鎗生活的「撈家」丁東乾忽然像從樹頂上失手下墜的烏猿似地跳進丁二底茅屋裏。牠踉忙忙地站定，從腰間扯起寬闊的絲底縴子擦汗。他底壯健高大的身軀突然把太陽攔斷，屋子裏一下子陰暗起來。第一眼看去，他全身是黑的，——站在房間中央，喘息着，一句話也說不出。

「東乾叔！——泥螺村習慣把年長的同輩族兄喚做叔叔。」

丁泰衝口叫着，站了起來。身體像要傾倒似地歪斜，一隻手支持在自己那擺滿各種雀鳥的床架上。竹床格格吱吱地響着，搖動着。

——別響！

那猝然闖進來的客人用洪亮的喉音禁止他，——仍然痛苦地喘息着，退到旁邊，把背脊抵住茅屋廂板壁。陽光跟住他底動作在地上輕輕移動。他底臉臃腫、痙攣、驚惶而露出無處躲藏的苦惱，眼睛不停地搜索這裏，搜索那裏，特別留神着門口和門外那一小塊空地，裏面充滿了仇恨，憎恨，憤怒，和對於別人的援助的要求……

丁泰會意地替他把門掩上，但是他却不需要他這樣做。

——不。——他搖着頭說，——讓牠醒着，鬧着反而好些……

後來，他接過丁泰給他斟的茶，一口把牠喝乾了；際下白磁鞋（水松木製成的鞋子），露出長長的、梳得很光滑的頭髮。他穿着中國式的黑縐紗短上衣，長褲子，腰間束着湖水色的絲腰帶，長縐子軟軟下垂，手鎗鎗口向下直插在腹部的前面，和腰帶成交叉的十字形。丁泰驚惶地望着他，——這個「掙家」平時受着村中任何人底侮辱和敬畏，長年在外面流浪而絕少回家的，是一個神祕的人嗎……他很懷疑自己對這「掙家」能有什麼幫助。

丁東乾拔出他藏在袖手鎗，同時掏出一個小紙包遞給丁泰，說：

——阿泰，你是一個把義氣看得很重的孩子，我托你做這一件事。……這是錢，很不少的錢，——你代我收藏一兩天，往後，我自己會來拿的……爲了這個小包，他們追了我四天四夜，——可是爲了牠，我拿我底性命去拚過來的，你答應我麼？答應的話你就接住牠。

他底聲音有點顫抖，但是堅決而鎮定。那條向丁泰伸出的臂膊又粗又有力，好像一匹黑馬伸出他底前腿，——自始至終，擦汗，閃躲，喝茶，脫下帽子，一直到拔出手鎗，掏出小紙包，每一個動作都是明朗的、斬釘截鐵的、有力而美麗的，使丁泰喜歡和傾倒。他對丁泰的一點躊躇都沒有的信任，伴隨着那簡單而扼要的讚美，——都是丁泰從前沒有過的第一次的經驗。

他接下了那沉重的小紙包，毫不遲疑。那長久潛伏的被壓抑得過於利害的自尊心帶着反動的彈力騰躍起來，沒有想過地，自負地回答：

——好，你放心吧！我答應你：我替你收藏牠，不論一天，兩天，一個月，一年，牠一定原封不動，——一直等到你回來！

丁東乾滿足了。

——好極了，好極了，——他重覆地說，——我早就聽人說過的，你不像一個年紀小小的孩子，是——

個硬腳色。你答應過我了，我信你，——我完全信你！我把牠托給你，好比我把自己的性命和我至家人底性命托給你一樣。有了牠，我可以買幾畝田，造三兩房子，養活一些人，——不必再到外面去奔波勞碌……是的，你們這裏有後門麼？……你明白了我底心麼？

——知道了。我再說一遍：丁泰答應過的事情沒有做不到的！

他即隨把東乾叔領到後房那個小門口。那「撈家」笑着，臉上浮起感激的情緒，——柔和的微笑，走出茅屋外面，他伸出那空着的左手。

——就談到這裏爲止，改天到壩仔喝茶吧！

——好，改天去喝茶！

丁東乾走了。但是走上幾步又轉回來，——不像剛才那麼平靜，這回，臉是淨淨而橫暴的，手腳和身軀都勾曲做一團，笑着，——分明是勉強的，不自然的、精神失常的笑，連舉動和說話都因爲精神失常而失去了堅決和鎮定。

——阿泰，你千萬記着，那包東西只能夠……你和我，……除了你和我之外，這個世界上沒有第三個人曉得！可是萬一……誰曉得呢？你千萬別存心和我開玩笑，不要以爲你自己夠得上愚弄我！我底脾氣發作起來是什麼道理都講不通的！不過，這自然是句笑話，——這些多餘的話，自然不說也可以的……

我老實說——「點不瞞你，我底心肝躁亂了。他們那些狗緊地釘住我。那些狗緊才……」

於是他的忿怒亂地把帽子脫下，一會兒又戴上，仍然勾曲着身軀，閃閃縮縮地，好像一個戰鬥兵在火網之下向着敵人躍進，跨過氈泥小溪，沿着一條無人的草徑，轉進一個紅色的墳墓後面走掉了。「一切都忙碌地，不留痕迹地過去了，太陽還是在發燒，丁二茅屋底前後，大丁家山底腹部，立刻被寂靜、酷熱、疲倦重新淹沒，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的事情。丁泰站在後門外，一直到望不見東乾缺底影子，對於那來客最後的精神失常，心裏生出沉重的惋惜和憐憫。他繼續地禱望他能夠得到平安。」

但是他底頸子忽然被人捏住，一股猛烈的力量衝擊着他，於是全身仆倒地上，那沉重的小紙包丟開了。他跌在地上的時候，全身赤裸，只穿了一條短牛頭褲，就在那原來的位置上爬着，伸屈着猶如一條痛楚的蚯蚓。那是丁二。他拾起那小紙包，混進屋裏，一面拆去那些包紙，一面全身顫慄着，好像一個猶疾的病人。他發狂地數着那些鈔票，蒼白的臉上充滿了鮮紅的血液，無論數多少遍都不能把那正確的數目計算出來。

——國帝爺爺可憐我，這裏到底有多少錢呀！

丁泰運用了全身的力量從後門衝進來，像一陣旋風似地攫去那些鈔票，以後，這兩父子互相搶奪着，扭打着，在床上滾來滾去，好像兩匹得了癡症的狗。然而丁泰終於失敗了，他像獸似地咆哮着……

——這些錢你動不得，這些錢你動不得！我會砍死你，我會把這間屋子燒掉，……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這些錢我動不得，誰動得？你還醒些，我就要來把你墳坑裏活埋下去！

——我是替別人管着的，你動一塊錢，別人就會拿左輪來戳你！

——左輪？什麼左輪？

他把剛才的事情向捏着鈔票不放的父親和坐在一邊沒有主意的母親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丁二動搖起來了。他知道這些錢不能夠歸他所有。

——什麼左輪，你以為我怕鬼錢麼？——他冷冷地抵賴，把鈔票交給卓二嫂，——你替東乾好好地收藏起來，等他來還他就是了。東乾和我，——我們大家是熟人，他又不是講不通的……

丁二預先留下了一張鈔票，交給卓二嫂的時候又拿起了一張，——那小紙包裏的鈔票全都是十塊錢一張的廣東省銀行所發出的銀毫券，往後，他披起一件藍布短衫上街去了。六個大茅鄉團總隊部遣派出來的團丁正在外面追捕着丁東乾，他們在大丁家山後面的小丁家山和那逃犯開起火來，鎗聲在丁二茅屋裏聽得很清楚。卓二嫂在天神香爐裏上了一柱香，虔誠地禱告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觀音菩薩，保佑他平安無事吧！

有兩個團丁在泥螺村進口的地方搜出了丁二底可疑的鈔票，把他押帶回家裏來了。他面上有了幾處傷痕，青筋露着，衣服也扯破了，——他們兇狠地打了他，到現在憤怒還沒平息。團丁陳全忠對他底同伴說了一些話，用意在使丁二他們聽見。

——這個丁二九成就是那個大口乾底伙計，你看呢？

他是一個牙齒突出唇外、獨眼、性急而兇暴的中年男子，故意把聲音提得很高，讓所有的人，——連卓二嫂和丁泰都聽得很清楚。以後他就用獨眼輪流注視每個人底臉孔。他底同伴叫做孟文標，方臉孔、又矮又粗壯，走路快而穩定，顯出他真是一個靈敏而幹練的團丁。他只鼻子哼了一聲，不說別的話。——他並不望別人，只用手電筒照着所有黑暗的角落，和所有可以躲藏活人或窩藏物件的隱匿處所。他們兩個都穿着便衣，駭亮鎗拿在手裏，手指勾在扳機之上。

自始至終，丁泰並沒有引起那兩個團丁特別的注意。他憂鬱而憤怒，差不多全身赤裸地坐在竹床旁邊一張矮檯上，等候惡運底進逼。這一切都經過得這樣迅速，變化又是這樣利害而且不可捉摸，好像夜裏天空的閃爍的電光，使他昏眩而迷惑。他失去了鎮靜、聰明、和驕傲，憤怒的火燄燒枯了他底心臟，木偶似地坐着不知道該怎麼辦，——默笨、遲滯、麻木，好像長久喪失了知覺；他底眼蓋皮得了化膿症似地跳躍不停，的長的秀麗的眼睛半開半閉，恰像正午時分的貓眼，——一隻手無意識地頻頻鉗着自己的眉心。他

憎惡着父親丁二，——假如不是他底貪心招來了惡運，什麼鬧丁都不會跑進他們底茅屋裏而來。——那是毫無疑問的。

丁二倔強地坐在一邊，享二嫂顯然是驚慌得不能掩飾了。她用身體擋住丈夫，並且困難地伸直了腰桿，發出軟弱無力的辯護：

——誰說他是東乾底伙計的？不要昧着良心！他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你問問泥驢人，那一個不認識他！九斤村長會告訴你們他是什麼人，他在九斤那裏做了二十年長工，誰不知道？

丁泰看見方臉孔的孟文標向獨眼的陳全忠做了一個鬼臉。陳全忠動手抄享二嫂底身體，以後，孟文標就陰險地提議：

——把那享三泰走，回總隊部再說吧！

享三泰完全屈服了。當兩個團丁要押走了二的時候，她把那小紙包的鈔票全都拿了出來交給他們，並且跟着享三泰底敘述，說明了事情底原委。孟文標點着頭，叫陳全忠把從丁二身上抄出來的兩張鈔票還了給他。

……——這是給你的酬勞，——他底方臉孔更加陰險了，——此後什麼都不關你底事。可是你如果讓別人曉得這些銀紙底下落呢，那麼，你就變成大口乾底冤家了，全家火都要拿去鎗斃。……我底意思是告訴

你，別人提起東乾底銀紙，你只要當做完全不知，你根本不知道什麼銀紙不銀紙，你懂了我底意思麼？……好，老陳，我們走吧！

陳全忠把鈔票塞進腰間的小皮包裹，使那小皮包立刻臃腫起來，——那兇暴的獨眼快樂地閃爍着，無論做什麼事，那隻右手依舊用手指勾着廠亮鎗底扳機。丁泰在門口攔住了他們，他底面貌陰陰沉沉，但是十分堅決。

——你們走不得！

獨眼的團丁退後了一步，同時把鎗底響起，使鎗口朝着黝暗的，積着許多的蜘蛛絲、柴煙、和塵土的茅屋頂，孟文標搶前一步斜出他底前面。

——那麼要怎樣才走得呢？——他交臂也反問。

——把那些銀紙留下來！

——細佬（孩子），別傻頭傻腦。我們是來辦公差的呀！

——別和他胡扯，——獨眼的陳全忠插嘴說，——給他一鎗就是的！

丁泰仍然無望地固執着。卓二嫂走開來拉他。丁二手裏拿着兩張鈔票，玩弄着，沉思着，坐在兒子底竹牀上。

——那些銀紙不是你們的！

——自然不是的，那何必多說？

——那麼，——丁泰沒有別的辦法了，——至少，你們把名字留下來吧。別人回頭要問我的。

——問你？問你，——你就說不曉得！——陳全忠暴躁地舞動空着的左手，——你要是多半句嘴，我

就給你一鎊！……

於是他們也和東乾叔底來去一樣，沒有留下一點痕迹地走掉了。丁六從壩仔墟回來的時候，丁泰已經出去，——沒有誰知道他上那兒去；丁二正在用一連串最下流的話咒罵卓二嫂，——她以為沒有理由拿自己的性命去看守別人的錢財；而丁二却寧願跟他們上總隊部去，他想，如果硬不把那些鈔票交出來，他們也不能拿他怎麼辦，而以後，那筆錢就該歸他一個人獨佔。

——就算他們活活把我打死，我也不把那些錢讓給別人！——他用拳頭打自己的手掌，——死了，不比如今活着……不比這樣殘活着好些麼？你這賤骨頭！

跛子丁六仔細地聽，特別留意他們不抄查丁泰身體這一點，呆了，他評論着，如果早就把錢攔在丁泰手裏，事情就不至弄得這樣壞。

丁東乾被大茅鄉團總隊部逮捕了，肩部和膝部都受了鎗傷。總隊部提出條件：如果他能夠交出五百塊錢，那麼他就可以獲得釋放。他底老婆東乾嫂和他底母親東乾伯母去探望過他之後，就到了二茅屋來找丁泰。這兩個瀕於絕望的婦人來和丁泰交涉了好幾次，打算取還東乾寄存在那裏的鈔票去贖出押扣在總隊部的受傷的「拐家」。第一次，丁泰因為害怕而逃走了，丁二對她們說，他始終不知道這回事，他發誓從來沒有看見過東乾和他底鈔票。第二次丁二不在家，丁泰靠着母親底大腿，全身被母親底手臂圍住，和她們見了面。——他不能給她們什麼援助，而他底忠實的敘述却連一個字也不能獲得對方底信任。

——呵，真是看天了！你們才得了二十塊錢？唉，問問良心吧，那裏面一共有九百多塊呵！——東乾嫂楞着發急的歪斜的眼睛對卓二嫂說，——上次，你們還不認賬呢，推得一乾二淨呢！你也是養兒養女的，問問良心吧！要是把那兩個團勇底名字說出來也好喫！——不過，那裏會有個什麼魔鬼團勇呢？生編造的呀！……

她是一個年輕的、沒有閱歷的、到處都看得出病態、而神經異常激動的婦人。她說話很少，一開口就是詛咒和發誓，以後，悲悲切切地坐在一旁哭泣着。她底婆婆東乾伯母却是一個能幹的、有頭腦的、剛強快利的老年人，年紀已經五十三歲，可是看來比衰弱不堪的卓二嫂還年輕些。

——往後，東乾伯母獨自來找丁泰。她給丁泰帶來了可愛的禮物，花生、糖塊、鮮紅的柿子……首先，她

向丁泰甜言蜜語地誘惑着，——只要他說出真情，她什麼酬報都不吝惜。她把那孩子喊到外面，坐在山那些墳墓上坐着，和他單獨談話。其次她向丁二全家——連丁六在內，施用了極大的威嚇。如果他們一定吞沒那些款項，東乾底弟兄們會向他們報復。最後，她又向每一個人哀求起來。這老婦人爲了拯救兒子，性命所發出的卑賤的哀求使丁泰十分痛心。東乾伯母穿着黑色的寬大的農婦的衣服，堅強、率直而靈敏；力量泛溢的肢體粗闊大，和兒子東乾十分相似，豐滿的、鵝卵形的臉紅而壯健，眼睛裏的光輝具有一種可驚的侵徹力，被這種光力照射着的時候，人們會覺得自己只是一張透明的薄紙。她說話的時候鼻孔噴着氣，好像裏面躲藏着頑固的蚊子，左頰有一個大疤，朝內凹陷進去，形成一個小洞。她不識字，獨力和貧窮奮鬥了幾十年，最後還替兒子娶了一個媳婦。和她對面的時候，丁泰總在暗暗地欣賞她和仰慕她，他想像她永遠壯健，永遠不會衰弱。

「榜家」丁東乾被鄉團總隊部槍決了。在中國，——尤其在山窟的鄉村裏，有些事情底手續特別繁重而複雜，但有些事情却是輕而易舉到可驚的地步。東乾嫂——後來別人證明她已經懷着孕，投進泥濘河裏面自殺了。東乾伯母最後訪問了丁泰一次。她把那撕下來的，用紅紙寫成的祖宗神位攤開，平鋪在手裏，三摺圓棹子上面，這樣叫罵起來：

——阿泰，這是我們底祖宗神位，現在一道送給你去了！東乾那死鬼，他就是一輩子相信人！如今給

了個教訓，——可惜教訓得太晚了。阿泰，你是一個利害非凡的小孩子，——東乾說你是一個欺笨老實的腳色，不會欺負他，……他臨死都相信你！我看你硬是硬，可是一點也不欺笨，也不老實，——這全是裝的。看你底詭譎的鼻子就能曉得！你能把扯說說得跟真有的事一模一樣，無論怎麼盤查都不露半點口風。你底眼睛從來不攢一攢，眉毛從來不動一動！你底本事，將來長大了能夠造反，你底收場，——不是凌遲處死就一個是混世魔王！好利害的小東西，照這樣子幹下去吧，我拿燈草把性命接長了看你！

往後這紅臉的老婦人就從泥螺村消失了。有人看見她在清遠縣城的街道上獨自一個忽忽忙忙地走着，沒有人知道她在那裏做什麼事。……

中秋節前四天，一個月光晦暗的晚上，丁泰刺泥螺河旁邊一畝平常停泊漁船的沙地正走去。溺死者東乾嫂底屍體已經被人撈了起來，擱在沙地上，等候劇鄉長到鄉公所去叫人來抬驗。他站在一棵柳樹下，遠遠地望著從這裏數過去第十一棵柳樹下面的死者。——她平靜地臥在地上，一張扁草織成的破蓆子覆蓋着她，……旁邊有一隻倒扣著的破舢板，兩個高大的圓木桶，還有幾個稻草堆子。担在看守的更夫在一點鐘以前已經躲到離這裏十丈遠的漁船裏睡覺去了。月光從大丁家山上瀑布似地傾瀉下來，沉重地、朦朧地、沒有聲音地淹沒了大路，淹沒了禾田，淹沒了堤岸，飄浮着秋蟲底哀鳴和燈籠的孩子們底歡樂的啼叫混和而成的奇妙的音樂流進泥螺河裏。泥螺河起着不安定的迴旋，每一個漩渦又發出鴉咽一般的衝激的

——一點也不錯。你要我和他們對證都可以。——他回答，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五天以後，圍丁陳全忠和孟文標，——那獨眼的和那方臉的，到泥螺村來找丁泰了。他們曾經因爲丁泰底告發把吞沒了的九百多塊錢囑吐出來，結果那筆款子被鄉公所裏重新分配，每人只分得三十塊錢。九斤村長那一份就比他們兩個人底總數還要多兩倍以上。此外，他們還受夠了別人的辱罵，詛咒和擲罵。在泥螺村市街北端的路上，他們三個人彼此碰了面。——丁泰用所有的力量逃跑和抗拒，但是結果不善被捉住了。圍丁們把丁泰縛在路旁一棵堅實高大的榕樹上，開始向那忠實於自己的諾言的孩子盲目地毆打。這真離副鄉長丁惠然底房子不遠，那和丁泰同時誕生的三少爺丁幼錦正用一條柳枝在鞭打二匹繫在路邊的黑山羊。那黑山羊用自己的兩角接受他底柳鞭，當牠偶然落在羊脊或羊腹上，山羊就一退一進地奔突着，嗥叫着，顫着嗓子喘氣，拚命地要掙脫那根堅韌的繩子。後來，許多人圍住圍丁們和丁泰，他們放棄了那沒有新鮮花樣的山羊，去看捶打的活人丁了。

在泥螺村頭頂的山林中工作的樵夫們底歌聲振起發鬱的翅膀飛上天空凝結成一朵一朵的浮雲，那破像樹木的笨重而有節拍的震動聲響騎着夕陽落到地上。尖銳的絕叫一般的歌聲不論什麼時候聽來都帶着一種雄壯有力的、對於一切的真情的控訴。榕樹把粗壯的手臂向下伸出，隨着那依仗的震動而搖曳着在拾起那各地的陽光。窪谷比平常更顯得狹逼和沉悶，雀鳥飛鳴着，好像在哀悼自己無處棲身；市街上無緣無故的

丁泰全身被縛在樹上，兩手反屈地拖著粗大的樹身，兩條麻繩一直從肩勝到腳踝纏繞着他，好像兩條可怕的毒蛇。照這樣子看來，他好像早該和那棵大樹樹幹結合成爲一體，用斧頭也劈不開。因爲他臉後面是廣闊的稻田，他眼前面是一排團氣飽的房屋，屋後便是那條永遠在湧沫溶擊着的大溪，家園和那會動的繩索纏繞着來好像比整個天空還要寬大。他們最初使用着巨大的手槓和有力的拳頭打他，那聲聲擊着潮漲的眼睛，使他成爲憤怒和執鞭的洞窟，繩索的吐舌的尖刺，出沒短而不停，酸牙齒擦着，叫聲不歇，就衝滿血漿。後來，繩子改用釘別的鋼線，釘是他們所能拿到的鋼線，不論是哪種鐵條，鐵條的碎片，或是在地裏鑽爛了的繩子，挑東西的苦力們使用的扁挑（削成扁圓形的長木棒），他們都使用來鞭笞丁泰；一根斷了，就換上一根，一種條款打得沒有味道了，就換上別一種。一直打到這個壯健的團牙鑽在旋捲到連膝膊都抬不起來，一面那受刑的囚犯也不再挺起頭，轉臉和伸舌，只是軟軟地垂掛在繩索上，發着悶悶的跟睛不動，好像一匹死獸一樣。雖然，他底舌頭從那洞窟的嘴裏伸出來，好像一隻生靈的舌頭，但是每次還沒有醒着。他沒有力量運用自己的舌頭，所有的力量都爲着抵抗外來的打擊消耗完了。他底舌頭發着悶悶的響聲，在這緊張而恐怖的分鐘裏，他們三個囚犯彼此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丁泰被殘暴地摧毀着，從來不曾叫喊、哭泣、和申訴，他底憤怒和仇恨的眼睛帶着遲遲的恐懼，不運的驚惶，在丁泰們，使他底敵

「這件九斤不知道？讓他一同到從前那個地方去吧！」——雜貨商人阿存叔說。他是一個以專門欺負粗心的顧客出名的矮子，綽號叫做「日本仔」。

「完子，地方上跟是除一個大害，」——紙料商人長有欣幸地接上。

「這樣的羞家種，做爸爸的就該一脚踢死他。」——雜貨商人推論道，——其實他死了比活着好。偷別人的東西，吞別人的錢財，……損了別人，還要連累幾條人命。這樣的大活著幹什麼？去聽聽東乾伯母吧，你曉得這東西有多麼兇？九百多塊做一口吞了下去！……你說，什麼是一個人底價值？」

「什麼價值？價值就是一顆錢彈。」——紙料商人底神氣好像還很有點自負，——誰都看得出來的，這賊骨頭是早就一點什麼希望都沒有的了。」

……當關門們在肉體上鞭笞他的時候，另外那些看熱鬧的商人們就在靈魂上鞭笞他。這些言語底每一個字眼都像一樣長的鐵釘，將他那樣懶惰地打進他底靈魂裏，使他底痛苦增加，不知道幾多倍。

人們逐漸走散了。一個過路的樞夫停下來担子，用利斧砍斷了那些繩索，有幾個人嚷着將那繩索並沒死，却在布地上爬起來。他好像一匹被車輪碾過的狗似的，顛倒着，牙齒互相擊碰着，癡癡地站在一家青磚牆的一學士門前的人家前面。那時他已經爬行了幾長長的前街，爬着又歇着，歇着又爬着，爬着又歇着，歇着又爬着。這是那矮子底房子，他扶着牆壁，用手臂上壓着，他底

搽去臉上鬚上的血液、涎沫、和泥土，一面喘氣一面掙扎。他感到口渴和昏眩，彷彿就要嘔吐，而他那破爛不堪的身體和面龐好像一種最可怕的鬼物，又好像像一進最穢濁的血肉，散放出一股奇怪的腥味。他應身隨歪斜、搖晃，終於不能支持而側身倒下，一隻手彎曲着撐住地面使自己沒有完全傾跌。

蘇祿嫂是一個以真金首飾極多出名的寡婦，年約約莫三十七八，有一個獨子，從打劫和舉止看來，她是一個乾淨整齊而性情冷淡的女人。當她發現自己的寶貴的兒子溜出門外，站在蘇祿嫂那兒，她受着很重的小孩子的時候，她自己也跳躍出去了。

回來！你站在那裏做什麼？有什麼益處？

她呵斥着，兒子並沒有立刻走開。於是她又驅逐丁泰道：

滾開！不要弄髒我底門口！

限人回東門。給我一杯冷水喝喝吧。——丁泰發強地要求着，心裏面生氣地想，你底門口也不管什麼乾淨的門口呀。

勤祿嫂好像沒有聽見他底要求，仍然呵斥着自己的兒子：

這不是你應該看的東西！看了會害你自己！

丁泰轉向那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的男孩子要求：

「給我一杯冷水吧，老朋友。」

寒蟻底兒子，到神廟裏，斟了一杯熱茶出來遞給那好像就要倒斃的小扒手。她攥住那杯茶，並且使力把牠倒在街道中心。

「阿高，你瘋了，你瘋了！這種畜生……你把我底茶杯拿給他！你在作了什麼心事？倒不如拿我底茶杯去餵狗好得多了！」

丁秦高聲向她抗議：

「今天你施捨給我一杯水，說不定明天我還給你一碗血！誰知道呢？……」

「一碗血？——她完全不感興趣地歪了一歪嘴，——我要你底血有什麼用？不要拿這樣的東西來嚇我，你看你那個樣子，走吧！」

她不肯給他一杯水，却向他丟了幾個銅板。這種冷酷的待遇使丁秦受到比一切打擊更難以忍受的打擊。他不住地打呃，每一次打呃身體就痛不可當地抽搐一回，好像掉在水裏似地用手指抓抓青磚的牆壁和街上向石塊。

「給我一杯水，……我這是一個人，……我渴死了呵，給我一杯水……水呵……」

他嘶啞了嗓子呼叫。當勤謹地把大門之外的矮門用力關上的時候，他又重新昏迷過去了。在昏昏沉沉

之中，他還這樣想：「好吧，動機壞，我儘往後看吧！我是沒有什麼後悔的，後悔的倒是你呢！」

破洞的漁船一艘的泥膠社迅速地在海底沉墜，去真有等閒無比地矗立在村子北邊的北屏嶺還渲染着太陽底絳光，好像是那隻破船底露出水面的桅杆。在這附近十公里以內，在泥螺河峭壁以北大約兩公里的叢山後面，北屏嶺是一個高的山峯，比大丁家山高出兩倍。她每天最先迎接太陽和最後送走太陽。晴天，他是赤金色的，陰天呈海藍色的，而下雨的時候變成赭灰色，存在一片汪洋的雲霧之上。人們早就吃過晚飯坐在門口談論戰爭和丁泰，或者有些人拉着二胡，別的人在唱曲子。

丁夏，一個善良的中年農民，把丁泰抗在肩膀上朝村外的大丁家山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謾罵，後面跟着憤憤不平的一羣農民、樵夫、船夫、木匠，和採藥的女人，都在紛紛議論着。

「看呵，把人打成這個樣子！他也是血裏肉做的！」看嗎，你們大家看看那個鼻子，……還有那個嘴巴，只剩下心口一點暖氣！——丁夏一會兒指着肩上的受傷者，一會兒指着路旁的行人，那叫罵的聲音越過越高，終於嘶啞了。——大家派代表把團勇接過來登其大寶就得了，還要什麼九斤村長，還要什麼鄉公所區公所，讓團勇做了皇帝吧！……萬事只要發在手裏，……好！我個大家上祠堂去議論議論看，當着祖宗底神主牌評理！誰也不曉得他犯了什麼「天條」呀！

為了使人間底光明不致突然中斷，太陽完全沉落下去的時候，星星就點起第一盞小燈來。那亮光是微幽而不被注意的，但是人類沒有牠就永遠不會在夜間抬起頭來了。

大丁家山好像海邊的一羣島嶼中離岸最遠的海島似地屹立在泥礫村低原地帶底旁邊，在牠底東南側面，比牠位置稍後一些，是小丁家山。這兩座山突然離開了大羅山底主脈，互相依靠地站着，恰像一對只顧玩耍而越走越遠，終於離開了母親的小兄弟一般。當迷了路的時候是年輕的，如今却是老態龍鍾了。

這兩個山以非常峻峭的空想伸入天空，互相依偎着又互相擠壓着，猶如世界上最初的最大的兩朵藍色的火焰，已經經歷無數年代而仍然不會熄滅。在牠們後面，約莫距離一公里，擔任半邊天空的連綿密閉重新隔起，在牠們前面，從山腳開始，是坳礫村的豐饒的稻海……

牠們確實經歷了無數的年代，然而同樣寬大地，始終如一地注視着村中人們底一切活動，善良的，罪惡的……沉默着。山坡上修成大路了，大路旁搭起茅屋了，茅屋之上就是葡萄底果實一般紅色或白色的墳墓，和壯健的婦女底頭髮一般濃密的杉林，溪泉縱橫交錯地從杉林流出，或者流到山下，或者湍進地心裏，碎石和沙泥自動從陡峭的斜坡粗急的兩點似地滾到山下。

從丁二底茅屋爬到山頂——那杉木林最濃密、還雜生着闊葉的苦楝樹林的地方，大約只要二十分鐘。每次，丁泰碰到使他發生強烈的疑惑的什麼事情，他就逃到山頂的森林裏面躲藏着，靜靜地思索，而碰到快樂的時候，他就坐在那裏胡亂唱着自己拉雜編成的歌：

東乾伯母呀，你何必悲傷？

我就要上我們的清遠縣城來看你了，

這裏沒有一點價值，也沒有一點希望……

我——就和你底親生兒子一模一樣！

唱着，永遠不讓別人聽見。——那山頂森林實際上已經成爲他底王國，不可缺少的避難所。而且，是他自己的裁判所。只有那個地方才能接受他自己的冤屈的控訴。他本人就是原告、法官、和法律創造者。許多被告在那裏被無情地判了槍斃、絞死、或終身監禁……他們之中，有許多是村裏的知名人物，像九斤村長，訟棍祥聖八爺、鄉村小學校長李伯煥、寡婦勸緣嫂、賭館打雜丁三舍、風水先生丁長造、和不知名的商人團丁等等；甚至還有他自己的父親丁二，也被判了徒刑。

——九斤村長，該死；他底契家婆（孀婦）勸緣嫂，絞死……

他這樣宣判着，站在苦楝樹林裏一塊大石頭上面。這時候是一九三八年，他已經被全村的人們公認做

「沒價值的」、「要提防的」、「不四正的」、「無希望的」小賊丁泰了。自從去年九月受了重傷之後，他就如仇視着自己的父親丁二，和村裏所有的人；並且確實相信自己已經絕望，——正在走着東乾叔走過的那條可怕的路。無論任何人對他提出任何請求或囑托，他都加以想也沒有想過的嚴峻的拒絕。東乾叔一家人底悲慘命運在他底靈魂前面投下一個巨大的深濃的黑影，對着這黑影，他恐怖地苦痛地顫探着，斷定要恢復人們底信任，——更不用說他們底同情、愛撫、和讚美，已經確確實實是不可能的事情。

足足有四個月的辰光，躺在牀上過去。他吃着一跌打丸和母親儲藏的神符，生草藥小這樣好了起來。在養傷的期間中，他和父親丁二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卓三嫂以那樣的言語加重了他底煩惱。

「阿泰，聽我說，有些事情不必自己管的就不要去管。有些事情自己力能做到的就不要去做。太強硬，太挺性了，也是不行的。」會吃虧的。一個人處世總要和氣。退讓，能忍受就忍受。千萬不要恃強，不要賭氣，不要輕易得罪人。古語有說：『千里馬都敵不住一個忍字。』這話真諦！有時自己認低一點，對人說幾句好話，——就彀不中聽的話，笑着說也就不會招人生氣了。你自己做這一門，——更要

把脾氣放軟，你教了別人會可憐你；——就不可憐你也拿你沒有辦法……我一輩子都相信這個道理。

丁泰不去和她爭論，只是要求她不要再講。仍然是跛子丁六安慰他和娛樂他，——而且是僅有的安慰。

和娛樂，他底永遠講不完的故事之中，有時是這樁開頭的。

「那同，恰巧我駕駛一隻全新的電船（廢拍船）……事情就來了。我底船剛開頭不久，一隻大火輪，至少有開到梧州去的輪船那麼大，黑煙因，三層甲板，漆得雪白的，很好看，從我底右手邊橫衝上來。我不知道，他們很想碰過我底船，可是我底電船像一根箭似地在河面飛着，收也收不住，看看是準要撞在那大火輪船上了。……不錯，誰都知道，我這時應該立刻扳舵，如果電船能向左邊撞擊，那麼，牠們就不會碰上。事情越過越急，大火輪就在前面不到一丈遠，映映眼睛就完結的，……我底電船平排走着，一望左邊，手裏正想扳舵，……這一閃電的工夫，我看見有一隻小艇板正在我底左邊，……和電船平排走着，不，……牠還走得前一點。……船板上面裝滿了船隻，一個老頭子蹲在船尾上，迎着船頭有一條小孩子，不知道做着什麼。牠走得很對，並沒有犯規矩，——可是如果我朝左邊掉頭，我就要撞在那船板身上，把那小木船、船上的紙貨、老頭子和小孩子，一齊撞得粉碎！阿泰，照你說，我該怎麼辦呢？……受傷者入迷地笑了，想了一想，就勇敢地回答這個問題：……朝大火輪撞去，把牠撞穿了再說！」

「是阿，能夠這樣就好。那大火輪底船主簡直是一個膿包。……怎麼，不能夠這樣麼？」

前——十歲以前，在哥哥丁福做工的裕華磚窰裏做搬運小工的那以前，從來不曾碰過過的人。——什麼都不會變一變麼？——他問自己？於是又回答自己。——是的，不會變了。——自來還一個樣子！就是變好了也沒有你底份兒！

或者唱起自己所編的殘缺不完的歌，或者踏出陰森的苦楸樹林外面。他希望自己的生活會變得更好些，但是他很自信地判斷那樣的改變將不會有。

一跑到森林之外，他就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了。牠們有着那樣的差異：

森林裏面，色調是單純的、濃厚的，野薄荷底苦而微涼的氣味一點也不散發出去。野薑和癩絲一縷的寄生植物眼服貼地抓在地上，蓬一塊一塊的石頭也圓潤滑潤。綠在裏面，好像躲在世界一個最黑暗的小角落裏，看不見別人，也不被別人發現。一切都是現着單一的深灰色，甚至樹皮和葉子都一樣。他彷彿從着誰底支撐，常常開始摹倣大人底行爲。他覺得自己年紀很小很渺小，小到像十個小孩底時候，但常常驚異地數起那鮮紅了的良心，思索着種種不幸的過去。

一個複雜而微妙的世界潛藏在森林裏。和單純而濃厚的色調配合，那裏鳴奏着悠揚的混合的聲響。泉水在隱蔽的地方流着，葉芽畢歷畢歷地爛裂在樹上，「白頭翁」、相思鳥、翡翠鳥、布穀鳥、「天掉水」，在合奏自然底樂譜……青蛙、四脚蛇、松鼠、「天牛」……種種有長觸角的甲蟲……「金龜」

等在地上和空中，繼續各種奇詭的腳步聲，和喧嘩聲。那遊離的歌唱，大聲放唱。——他們就沉
寂不語，而像那顆顆心，開始靜靜思索，他們開始就地滾動地起來。

——這是那高個和森林所注的種子，和……兄弟，不要吵鬧呀。

他這樣解釋着，越發得山林是永不探測的。偉大而使人渺小的。

——太陽也愛高山和森林，他纏繞着他們，然後照稻田、村落、人們底房子……他又想下去，——要
是沒有太陽，他們很快就會發癡，瞎掉呢。

他覺得大丁家山和他底母親非常相似，他接受着太陽的溫暖撫愛，也接受着太陽底毒熱鞭撻。總
是既激越在活着，偶然也發出惡恨和咆哮。不過那已經為太陽不在的時候——在夜間，在暴風雨裏面了。

實際上，每一座山擁有着多少的怪物，背負着多大沉重的載，和多少年間以永不枯竭的泉水供給江河、
洋海、和全世界的大變，從來沒有人能夠知道。

——好的，我不唱了，什麼都不想了，你們唱吧。你們鬧吧。……不，不要你多嘴，「天掉水」！你
這嫉妒下得不夠麼？蜜蜂仔，你來聽聽琴吧。真難得的殿殿，真難得的臭尿牛，你再看鬧鬧看，誰是
了琴就坐在着橫樹腳下，靠着樹身打盹，或者半身伏在光滑的大石頭上面，把自己喜歡或憎惡的人們底臉
孔，用紅米石底尖角，一個一個地畫出來，叫苦棟樹來批評。——苦棟子，彎下腰來看看吧，這……我畫得

不比那矮個的幼蟲好些麼？

但在森林外面，那是很不相同的。

走到森林之外，一切的聲響都驟然寂滅。山是靜默的，村莊是靜默的，河：連遠遠的，鏗鏘狀的拋平線也是靜默的。太陽把一切都趕走了，無處起來了。

丁家常常站在一個龐大的墳墓左上首，來龍后土。那塊石碑旁邊，強烈的光彩使他底憂鬱的長眼睛蹙起一半。因而顯得更如苗秀。白色的細碎的野花圍繞着他，歡欣地搖曳着。順着山勢在長的樹林分裂成「碎」樣的紋彩和一團一團的斑斕，綠色深淺錯雜，猶如一羣熟睡的野豹。

這時候，在那動盪搖晃，然而寂靜無聲的強烈色調，下面，而且那樣複雜的變化的色調之中，這矮個的瘦者自己已經是一個足以自傲的成年人，這個人現在挺身立在世界之前，不，——站在世界底頭頂上，那麼強壯和威風，——因此就感到十分滿足。

同時，他會拋棄掉那謎一樣的生活和思索，銳利的眼睛，有點疲倦，順着脚下的山坡搜索前去。

經常地，他底脚下生長着碧綠羅、蒲公英、和天冬草。用籬笆隔開的那些私人林園底空隙之間，建築在光滑的墳墓，他底家，那灰敗的茅屋和屋前的鬆沙大路，已經被大丁家山底多毛的身軀擋住了。

那些肥胖的蜘蛛似的灰色的村莊沒有生氣地爬在綠色的大地上，好像他已經真正地死去一樣。那些從村

莊邊緣向四面八方伸延的田基路，和那整齊的一排一排的稻穀——行列是很難辨認出來了，構成那其大無比的蜘蛛網底脈絡。從山頂望下去，牠底全體在太陽下面微微顫動着。

丁泰不再屈服在別人底脚下，相反地，他這時候高出於一切人們底頭頂上。他能夠傲慢地俯視一切，——天空、山、浮雲、在浮雲中滑行的飛鳥，都比他更爲低下，沒有人能夠專視他，損害他，詭譎他，譏罵他。——那裏是舊貨收買人丁狗底家，那裏是九斤村長底產業，偷來的果園和田地，那裏是漳泉雜糧的正氏大宗祠、慶榮公祠堂、和祠堂前面土敏土築成的晒穀場……他都能夠熟練地分辨出來。他在地土檢樹風塊向牠們猛力投擲出去，——對牠們報復，而且加以侮辱。……於是以後就開始跳穿四雨的美麗的鱗白。一樣樣地割斷着，石塔、廟院、煙囪、小船、一個斑點、一個移動的黑影……慢慢地聚集着，隨便自己選擇那最喜歡的，最有趣的。他不能想像他們底開始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可是怨恨着他，——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一個什麼泥螺村，——他想，那隻死了的討厭的大蜘蛛把什麼好看的羣織都糟壞完了……

他開始仇視泥螺村，那裏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一切。墮仔墟底舊貨攤上有一把銅柄上彫着圖案的花式的兩面小鋼刀，他把牠買來了。沒事的時候就從袋子里掏出來，在磨刀石上仔細磨着。他希望能夠獲得一枝曲尺、小手槍或一把劍仔（短劍），雖然他並不知道牠們會有什麼用處。在月亮下面的羣樓的孩子們裏面，對於村中的享有種種特權的人物，丁厥公款管理人、磚窯主、訟棍、茶葉莊老板、九斤村長等等，

做起猛烈的攻擊來。有許多有趣的小歌是爲他們所編的，歌詠着侵吞公款、霸佔親族遺產案、包攬命案和各種荒謬的姦淫行爲，連笨鬼丁萬也會唱了。在市街上，丁泰總要走着街道中心，對任何人都不避諱。如果退休縣長丁菊如這樣罵他。

——混賬東西，你沒有看見這是我走來了嗎？

——難道你沒有看見這正是我嗎？眼睛瞎了？閃開！——他就這樣回答。深黑的瞳仁絕不瞬動地瞪着對手，闊大的上唇緊緊包着狹小的下唇，兩手插在腰帶裏。

無論什麼時候，他嘴裏總在咀嚼着青草、樹葉、或樹枝，綠色的漿汁順着嘴角流下來，——這樣，挺起無所畏懼，強悍而負氣的胸膛向一切他不喜歡的人挑戰。受着一切人們尊敬的九斤村長是他最憎惡的，他一次也不會饒恕過他，把他激怒得猴子似地跳躍着喃喃不休，對每一個人訴苦。去年冬天的一個刮風的晚上，勤祿嫂自己上吊死了。全村的人都相信她是懷了孕所以自殺的，只有丁泰一個人曾經親眼看見九斤村長那天深夜的時候從勤祿嫂家裏走出來。九斤村長給了他五塊錢的香港鈔票，要求他不要洩漏那個秘密。

——不要把沒有的事隨便向人亂說，好孩子，那是有關名譽的呀！

——既是沒有的事，讓別人說說有什麼要緊？——他狡猾地瞥着眉毛。

——總之，你不答應我麼？你已經得了我底錢……

——自然是得了你底錢，可是我不答應你！——丁泰說着就走開了。

三月尾，村口涼亭的牆上第一次發現了歌詠演劇宣傳隊的廣告招貼。上面開列着時間、地點、和節目，末了還寫着：『歡迎參加表演，歡迎參加巡行！』藏在深山之中的村落，在我們和日本開戰九個月以後，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廣告。農民們半懂半不懂地看着，向一同在看的副鄉長丁惠然打聽：

——鄉長，這裏寫的是什麼東西呀？

——有什麼好東西，——副鄉長愛笑不笑地望着那個人，——看樣子是有些學生要來唱戲吧！這時候丁泰從村外大路走進去，他擠進人堆裏把廣告撕掉了。副鄉長質問他：

——你爲什麼要把牠撕下來？你這小烏龜。

——不許你看！凡是你要看的东西都要撕掉！——他底手從右到左斜斜地揮了一下。

——胡說！這是抗日救國的东西，你撕掉！——你就是漢奸！

九斤村長走開之後，他又用唾液把牠重新貼上，——但不久仍然給風吹掉了。

每個晴朗無雲的四月，黃昏都是冗長而疲憊的。南部海濱湧上來的微風在已開始陰暗起來的大羅山重重疊疊的山谷中忽左忽右，沒有定向地盤旋吹拂着。二百里以外吹來的飄忽不定的晚風柔軟而迷人，帶着使人快樂的豆角（豇豆）底香味。丁琴——那黑皮膚、短頭髮、壯健、靈敏、眼睛憂鬱而狡猾、深深陷在絕望和憤懣之中的十三歲小孩子，這時候就照例坐在自己的半山茅屋的門口，朝着顏色淡薄而透明的藍色的天空出神地凝望。身體仰伸，兩臂撐持在後面，鼻孔翕張地呼吸着夕陽。他那捨不得移動一下的神態恰像他正在夢想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兩把長長的鈎子，牠們替他把那一瞬間以前發着猛烈而強光的天空揭開，使他能夠窺探那裏面的無窮的秘密。半年以來——甚至當他底創傷還沒有痊癒的時候，每個晴天的黃昏他總是喜歡這樣長久地對着天空凝望。憤懣好像酸素腐蝕金屬物一般啃蝕着他底心。「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樣的一個地獄呢？」他會這樣想：「九斤村長那些兒子，——那些豬，穿綠色的麻紗衣服，吃雞蛋和大腳魚，而且誰都不會罵過他們，打過他們！」動輒瘦死了之後，連她底獨子阿高也變成九斤村長底養子，穿起灰色的線絹衣服來了。……他底坐位是一個半個插入泥土中的倒覆着的破邊小缸，爲了不使自己滑跌，他伸出沒有鞋襪、却有着熟香蕉皮似的斑點和傷痕的兩腿，緊躡在突出泥土之外的山石底鈍壁上。上衣底鈕扣破爛了，在落日底渾濁紅光裏，那些斑剝的破洞好像鷓鴣底羽毛，上衣底鈕扣完全沒有，放露出山壯健的胸脯。這時大概太陽已經落在西邊，在茅屋對面那排沒有建築物的荒山背後，只留着牠

最後的光輝在丁家山底多樹的尖頂上，丁泰全身的衣服就和皮膚溶成一種帶綠紅的深灰色了。

——阿泰，你看什麼時候了？太陽已經收完了！

——還沒有呢！……賣魚登還不會回家。

茅屋裏會發出男性的嘎啞的聲音催促他，——這樣的催促差不多每天都會聽到的，他只是毫不在意地回答。一點走開的意思都沒有，連身體都不會移動一下，實在，他總是入迷地望着透明的天空和美麗的落日捨不得走開。

清明節多雨的天氣已經過去，泥土重新爆裂開吐出腥味很濃的熱氣。泥螺河不像早幾天那麼奔湧噴鬧，只是平靜地流着，一面噴出多量的深黃的泡沫。一望無涯的稻葉互相摩擦着，發出燃燒竹枝那樣的聲響，——大地逐漸由鮮明悅目的早稻的綠色變成沉重的、曖昧的，然而使人發生親暱的好感的海水一般的深藍……

泥土升騰出來的熱氣使丁泰鼻孔乾燥發癢，傍晚的微風却還是迷天地吹着，熱氣地撫摩着他軟弱無力。低下頭望望脚下的大路，大路之下的禾田，——牠們好像一條堅固的無所畏懼的堤壩，和一個放肆的、沒有邊際的海，他就知道時候已經不早，但是那儲蓄的力量和每天的時光，和太陽底流霞一道流完了，動都懶得動一下……於是這小孩子會索性放開四肢，順勢從坐位滑下去躺在地上，同時輕輕吁一口

氣。他感到長的休息所獲得的舒適的快樂，好像蜜糖流過了全身，濕潤了那些隱隱作痛的骨節，——這種舒適的快樂，是躲避勞動的人永遠感受不到的。他後來就把兩臂反屈墊着腦袋，眼睛也閉上了。不知道憂愁、傷感的憂鬱……這時候只知道勞動底疲乏和休息底幸福。

不停吹着，不停傾注進山谷裏的晚風，每個黃昏在他耳朵邊說着老人一般的慈愛的絮語。在他底頭頂上，比他們底茅屋高出兩百公尺的大丁家山頂峯上的杉樹林中，伐木工人不分早晚，在唱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山歌：

太陽晒得猛呵，

你在林中找那個呵！

來路條條通呵，

上得山來落得河呵！

丁泰也會唱這首歌。他往往低聲跟隨着他們唱。而這時候，大約每天都沒有例外，總是一陣那種叫做臭屎牛的甲壳蟲底飛鳴似的音響從北方的連綿山地傳過來破壞了那和諧的歌聲，把他驚醒了。不管怎樣疲勞，壯健的瘦長身體一骨碌爬了起來，憎惡地向天空搜索着，總像在拒絕什麼似的，敏銳、細長而靈活的鼻端捕捉着蒼綠的光輝，心臟因感到壓迫而收縮。

茅屋裏於是又發出嘎啞的憤懣的男性吼聲。

——「丟他老母，又是倒頭飛橫長，看什麼時候我撈起步槍把他打下三五隻來！阿泰，你雨衣收好沒

有？」

——「收好。」

阿泰這樣回答。九架日本九四式轟炸機紛紛分做三隊朝澎螺柱頭上飛行過來。牠們只以平常的速率在低空上貪婪地、險惡地飛翔，牠們翼下的一日章徽，嗜殺地望着地上的人類。——那無數蒼血的空洞的個個眼睛。

——小孩子底懷恐的心釘住敵人謀殺人類的武器，一直把牠們追逐到目力不能達到的前邊的天外。連江口、鹽江口、銀灘均這些地方，不曉得又有多少活人底血液被牠們吸去，致令他們底眼睛睜得這麼大這麼閃，顏色紅得這麼鮮豔了。……丁泰底視線隨後就要落在兩邊的叢集的茶樹所覆蓋的遠山上面，約莫離了家山西里路的地方，在模糊暗淡的遠山之下，那裏有三四個砲臺，砲臺之上有矮而胖的煙囪，整天冒着黑煙，——黑煙底四邊裹着長年不乾的白色的霧汽。這時候什麼都看不見了，——那邊的一切物件都寂然不動，黑煙和白霧也寂然不動，恰像牠們正被浸在水底裏面；青灰的煙霧在爲靜止的叢林所遮斷的地平線上徐徐飄散，正是某種游離的、細長的、結成一團而終於消失的水底植物。

藏人把僅有的幸福的回憶每天帶他帶來一次，他想起那出征的丁泰來了，他已經整整四個月沒有消息了，——只是去年從江蘇蘇州和安徽鳳陽寄過信回來，而在平時，這早晚正是放工回家的時候。他總是和裕華、大有、佳記這幾間磅客的一大羣工人一道走着；走到同興木廠那小碼頭附近的木橋左右，丁泰就能聽到他所唱的一代藝人「裏面的詞句。過了水運渡的小橋他就把上衣脫下來搭在肩膀上，然後從一條最近的上坡小路回家，他像母牛愛自己的小犢似地愛着丁泰，每天回來總要用兩個手指底骨節對住他底小鼻子以至於不能呼吸，或用鋼鐵一般有力的手指捏住他底胳膊，使他拚命在徒然地掙扎，……然後大家一齊朗聲大笑起來。現在，丁泰老是露着自己的乾燥的嘴唇，——失去享受這種坦白的快樂的機會了。

最後，丁泰會站起來伸個懶腰，……又用腳踢開面前的一堆泥土，做出一種決心站立起來的表示，這樣，結束了剛才那一切沉思的幻想，不能再遲，這時候他必須到兩里路以外的河裏去挑水了。沒有丁青蔥的山，淺淺而透明的藍色的天空，和那渾濁的紅色的落日所構成的美景；沒有了休息的快樂，和每天黃昏時由過度疲勞所引起的冗長的空想；——他現在必須繼續勞動，必須接受父親那嘎聲的催促：「阿泰，你看什麼時候了？太陽已經收完了！」而繼續勞動。

一個跟平常一樣的黃昏，太陽已經落下，稻田已經化成深藍的海，樵夫們低歌低語已經噤聲，眼睛充血，的日本飛機也已經朝拜過大羅山了，他輕聲咳嗽着走進茅屋裏。那裏已經非常黑暗。一縷殘弱的憂愁的光爲了勉強照出那裏面破爛、焦急和飢餓的人類而投射進來。叔叔到外面去了，母親在翻着一個舊竹籃，預備找一樣值錢的東西給父親去收買舊貨的丁狗換錢買米，父親在焦躁地兩頭跳着，不斷做出累贅的催促和

下流的咒罵。燒飯的爐灶好像三匹衰孱的母牛倒臥在牆角落裏，又黑又冷，身體大得非常不恰當，——而且有點可笑，沒有一點叫人安慰的火光。母親柔順地，無可奈何地，俯着頭反覆地說：

「找不着了，找不着了。除非你把我底骨頭拿去——這裏是連值得六個銅板的東西也沒有，七錢了。」

……算了，你就把今天阿泰收回來的那條白柳條布褲子拿給丁狗吧！神靈保佑他……

她是指今天下午丁泰在村中一家屋簷前面偷回來的那條藍布褲子。丁泰以爲這是要在家裏擺盪幾天，像一切江湖弟兄所說的隱器，把牠「晾冷」了才能夠出賣的。那男子忽然生氣來了。

「別多嘴，你這個狗婆！你懂得江湖上面的規矩道理麼？你又不懂……快給我找些……你不得得我已經厭了，——等不得了麼！再多嘴我就來扯下你底頭髮！」

丁泰找出了那蘇澤滑的、朽壞的、長滿青苔的水桶，在陰冷的灶旁摸索着，用一根堅硬的扁竹做成的「拍搥」把牠們搥進來走出了門戶。他走過一段由二十幾棵龍眼樹連組而成的蔭蔽路，走過遊樂村市製成

進口岔路，再向北去，十五分鐘才走到那橫斷了大路的河邊。開頭木桶盛滿了河水，從桶邊漏出來，他搖晃晃地抬着走，不到兩丈遠就停下來歇一歇。後來他從每個桶裏倒去一些水，再往家裏走，——他是太疲倦了。可是不管疲倦不疲倦，那渴望睡覺的眼睛在走過進村路口的時候，還得非常小心地左右警戒着，怕有什麼人會在路旁的灌木叢裏埋伏着給他以出其不意的狙擊。幾年以來，他對於那樣的狙擊常常在極其靈敏的警戒之中……

第一次他挑着水平安回到了家……第二次，當他再挑盛滿了大半桶的河水走過進村路口，就發現了手拿木棍朝他瞪着仇視的眼睛的兩個中年男子。看他們底神氣，多半其中之一就是那條白柳條麻布褲子底主人，——不然就是前幾天那對錫製的蠟燭台子底失主；……可是不管怎樣，泥螺村裏每一個子族前正派人土都有權利認他們那疏遠了的、墮落了的子姪丁泰做犯罪的傢伙而加以毆打，並且毆打也不必根據什麼證據和理由，那是丁泰曉得的。他顯得非常鎮定地輕輕放下了水桶

——你們做什麼？

——誰做什麼？打！

——打！打！

兩個男子在他停下腳步的一瞬間猛撲上去了，並且以手中的棗紅色的木棍朝他頭部和腳腕分頭猛擊。

下泰沒有做聲，出於本能地敏捷地跳躍閃躲，水潑在凝結着牛糞的路上，挑水的扁竹盞出幾乎爆裂的巨大響，在地上極響地蹦跳着有如一條被砍斷了的鱈魚尾巴。裹紅木棍礮登礮登地打在乾泥土上，打在石齒尖上，雞卵石上，全落了空。不久，「無可收拾」的小賊丁泰逃跑了——絲毫沒有受傷……每次，他總能夠安全地擺脫了敵人底致命的威脅。

確實證明敵人缺乏窮追的勇氣的時候，他才緩步下來，把衣服捏成一團擦去臉上和身上的汗液，同時輕輕地，老於經驗，又好像溺愛着什麼而私自歡喜一般地罵着：

——Ket，這還行麼？你看，混賬東西！

事實是這樣的，世界上還沒有任何的敵人兇惡到能給了泰以致命的傷害。甚至殘暴的日本那些天天在泥濘河上威脅的炸彈和機關槍，他驕傲地在山坡沒人走過的亂石上走着，荆草刺穿了他底腳桿，又在無數傷痕之上加了一點無足輕重的刮傷。嬉戲在石縫和草根間的昆蟲放肆地，忽然跑在手泰前面很遠，忽然在他後面追趕，唱着荒涼的歌。繞着這樣的路轉到了丁家山底背後山麓，望望東邊，一重一重的大山阻擋着好像沒有去路。四圍非常寂靜，天色將要黑齊了，只有那起伏的山脊還在又高又遠的天空上劃着非常明顯的粗大的稜綫。——他暫時忘記了那些困難窘迫的日子，只是貪婪地看着那柔和美麗的、天上的水波似的粗大的稜綫。

忽然他底近旁有人連聲叫喚他：

——丁泰，丁泰，你在這裏幹什麼？

——瘦大山鵝裘那出於意外的人聲嚇得撲撲地向對面山頭飛去。那是泥螺村從省城聘請回來的鄉村小學教師吳劍如，一個年紀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人，迷信着書本裏面的一切輝煌而陳腐的說教，因為眼睛不斷看見理想和事實不能協調的活的現象而深深感到痛苦。丁泰曾經愛過他底西裝衣服，硬草帽，提琴，和那種活潑敏捷的舉止，夾着許多他不懂的言語的談吐，但是那鄉村教師底教訓的、鄙視的、不親切的待人態度却是可憎的。他已經在泥螺村當了五年教員，當他初到這裏的時候，丁泰還有機會拌着交魏丁二在田裏做三五天或十天八天的短工。

談起他，丁二總是認真快活和發狂一般輕罵地大笑，那麼粗暴地吼叫着：

——吳先生……他——一個奇怪的八哪，真是的！我頭一次看見他就曉得丁二他倆這種人——他還有那大肚子校長老李，還有那條塘頭魚老賈（塘頭魚比喻留着鬚鬚的人），全有點奇奇怪怪的！還記得那一天剛下過雨，我站在田裏，全身濕透，塗滿了泥，那姓吳的歪歪倒倒走着田基路過來了……這樣，除了丁膚子……這樣，彎下腰來，「老伯」，他喊我：「那邊田裏種的是冬瓜還是節瓜呢？」他朝什麼地方指一下。我看是一個陌生人，沒有做聲，嚇，「老伯，請問？」他又彎了彎腰……怎麼樣？這不是

你奇怪麼？……奇怪！冬瓜還是縮瓜——他們那些書本子應該告訴他們呀！……

那鄉村教師站着不動，繼續叫喚他：

——丁泰，丁泰，這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生氣麼？

去年秋天他被學校開除之後，這教師每次碰見他總要說一番冗長的諷話，使他覺得又討厭又好笑。但事實上丁泰不能不承認，這鄉村教師是僅有的，多少還在關心着自己的「一個『外面人』」。

——這世界越過越不是道路！你好麼？李先生也好麼？我給人打了。——他希望有人同情他底遭遇，走了過去，眼睛向上仰視着。那教師好像害怕他似地向後因了一步。

——又給人打了？唉，老實告訴我，你爲什麼不讀書，却專門去幹那些人人都討厭、沒出息的、墮落……不長進的事情呵？你是我底學生，你看，全村人都在恨你呢！

他垂下頭，用手搓着額上的汗泥，心裏想：——放你的屁，我何嘗不恨全村子的人！

——討厭，對了，沒出息，對了；……墮落，不長進，……還有麼？對——都是的！我不高懸讀書。你告訴我，讀書有什麼用呀？——他說了。

吳劍如很不喜歡丁泰那小孩子無禮貌的答語。雖然他自己這幾天也正在發生了對於書本價值的懷疑，並且在同事們面前有力地證明這種鄉村小學底教育根本無用。他失望地搖了搖頭，真心地嘆了口氣。

氣。當一同朝回頭的路上走，箭鏃一般的暗淡的星星爲了專刺穿那肥厚的雲層而忽隱忽現出沒着的時候，他們又談論起來了。

——你爲什麼要用那種不中聽的怪腔調說話？你好像什麼時候都要將別人得罪一下才過癮似的！

——一個人生氣的時候，他底嘴巴也在生氣呢！在我們村子裏，你拿出人心給別人當做狗肺看待。

——不是麼？李校長開除我……不讓我讀書。如今——丁泰呀，你爲什麼不讀書？你是拿我開開開心的！你問你自己，爲什麼要拿我開心？

——那麼……呃，剛才誰打了你？因爲他丟了東西麼？——教師算是對他做了一次退讓。

——真出奇……我怎麼曉得他是不是丟了東西？丟東西的人多得很呵！凡是東西，又一律不刻上主人底名字。

——現在國家和別人打仗，你知道，——你自己也該像一個國民。不要老是把嘴巴張得和鍋鏟一般硬，丁泰，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呀……

——不道德的事情，是的！——他冷冷地重複着，全身的肌肉緊張起來。——打仗……自然是在打仗，誰不曉得？我沒有做過對不起打仗的事！……難道他們整天打我，羞辱我，咒罵我，……不讓我做一件講得上嘴的事情，唉，不說了……就說學堂裏開除我，上吊鬼動箠鞭連冷水也不給我喝一碗，……

……也是爲了打仗的緣故麼？這也是依照國家吩咐做的麼？這個仗是什麼人打的？

——如果有心學上流人，就要留心他們講話是帶理性的。……我把道德說錯了還是怎的？

——我聽見我們六叔講，道德是很難說的。……我又沒有到講求道德的年紀！

人生活在寂寞、孤冷、飢餓、疲乏中間，向他做任何說教都是愚蠢的事。鄉村教師也正打算這樣做……

……俯下身軀，在模糊的沉澱的夜色裏觀察他那骨盤寬大的粗野的臉孔。

——沒有受過教育的好孩子，多麼古怪的脾氣呀！這又是誰教你說的聰明話？聰明加上沒有教養！唉

……你們六叔，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一共教你做了多少壞事呢？造……孽！

一個囁嚅然而堅定，同時充滿熱烈的要求的聲音回答他：

——吳先生，不要儘說這些吧！你已經好像那審案的黑臉包公了。再說下去，我們一定要吵起來。……

……學生又不能跟先生吵嘴。總之我知道，我們儘往下說不會收科。我覺得我是對的，你們全村子的人

都覺得我不對，就是這樣……

——對和錯是永遠不變的。無論如何，——沉默地走了一會兒，教師突然教訓着，——從國民的立場

……就是從個人的立場來說，這總是不名譽的事體！

他並不確切知道吳先生所指的名譽是什麼東西，一半自衛一半賭氣地自言自語道：

——那裏，名譽得很！名譽得很！……

地面的流星一般的幾次在這邊山上和對面山上裹着短促的草率的白線，黑夜更加笨重了。教師那種嚴厲的語調，和突然挺直身子在前面走着的動作，明顯表現出充分的憎惡，這憎惡給了另外一個人因孤獨而引起的悲傷。在泥螺村住的所有成年年人，不惜惡他的一個都沒有，僅只這鄉村教師是一個稍爲出奇的人物。他柔順地跟在那青年後面走，想說一點話恢復他底好感，……但是他底話已經說完了。他不願意拿軟弱的申訴來暴露自己的不幸，——像別的人所常做的那樣，他並不以爲他底任何不幸能歸咎於自己的錯誤，於是有顫抖的聲音在教師背後呻吟了：

——皮正，不久我要到別處去了！我們一家都是當兵的，我也要去當兵！討厭的泥螺！

——到那裏去？——前面的人不大經心地隨便問了一聲。

——廣州大城吧？不然就是三水。——他們說廣州正在打仗呢……只要有兩個伙計，我走路也能走到三水的，……——這時候他眼前浮起了那些城市底美麗的幻影。

——不要誇嘴，丁泰，不要把做不到的事隨便和別人講。

這呵斥又使他委屈起來，舌尖覺得寒冷。走路到三水——有什麼難事呢？你不相信，我們兩家去走走看，也許我還可以走到汕頭！——但同時有一種強烈的，願意別人對他溫和親切，並信任他那樣的渴望

使他沉默地閉起了嘴巴。

走過泥礫村進口那地方，兩隻空桶仍然騎在路邊的草地上。他挑起空桶，朝河岸走去，教師站在一座板橋旁邊等他。天上已經出滿了露着勝利的微笑的星星，——牠們成羣地浴在河裏，村旁崖壁之上的山頂也把牠自己的容顏倒印在河心。河水緩緩地流着，影子也緩緩地動着。這是泥礫河與瀉河交匯的夜禁。山頂的樹林，什麼地方是空穴，什麼地方是灰綠的苔蘚，雀鳥在空山際築着大的巢，平時看得清清楚楚的，現在只剩了一個深棕色的龐大的影子，好像一個長頸子的馬頭，在水裏靜泳着。呆呆地站在水裏，河水浸流了他底小腿，他捨不得拿水桶破壞那黑緞子一般的水影，鄉村教師在那邊催促了。

在路上，吳劍如竭力壓抑着自己的不愉快，緊閉的向下彎曲的嘴脣角充滿了逼不得已的忍耐。

——丁黎，老實告訴我，你是……比方說吧，甘心的麼？我很想知道和社會學有關係的這一點。犯罪的話，——這是很難用別的字眼代替的……我承認，牠的確不大好聽。不過我們自己做着許多事……不是麼，裏面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們自己差不多完全不曉得。這要在別人看來就會十分清楚，那樣是名譽的事，而那樣却相反。相反……這就是我們所常說的，唉……犯罪了。聰明，——學校裏的先生都知道你。每人都不免有些壞處……你底那些自然是偶然的，很偶然的。

他竭力使自己的話變成一種慈善的佈施，——更親切些，更柔和些，不至於傷害了對方的感情，說

下去了。

——既以你看社會上，——村裏有些人，大家都稱讚他、敬愛他、羨慕他……並非因為他是一個大將軍，或者一個省政府主席，……不是的，只因爲他是一個不犯罪的、有名譽的人。名譽是——普通人對於有名譽的人，總像星星圍着月亮一樣。你看丁老卓……論族譜，他是你底誰？

不幸他前半截話說得那麼委婉曲折，後半截話却引起了對方猛烈的反對。這是錯誤的。星星並不能過於貼近地圍着月亮，而且，——照了泰所知，名譽也根本不像什麼月亮，說像蒼蠅圍着腐臭了的醃肉，那就更加貼切些。

天色十分黑暗，路旁的吳樹和貧窮的草屋都隱匿不見，他們走着的山徑好像一條其長無比的削去了皮的木材倒臥在那裏，——只有牠發出白色的微光。丁泰聽見那鄉村教師對他還是關心，而且態度又比剛求和議，覺得有點愉快。但是除了嘴唇做出唧唧的聲音之外，仍然沉默着；——那教師說的語跟他所知道的實情很不一樣。那一個常常被商人們稱譽、所愛、羨慕的茶葉莊創辦人丁老卓，他就在五年前因爲吞併茶莊把他底弟弟活活害死，而且宣佈弟弟是一個「亂黨」，本村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這回事的。此外，還有……還有許多……

——你爲什麼一聲不響？丁泰，老實告訴我。——教師好像對於「老實告訴我」這句威脅意味的話很

有興趣，而他底忍耐已經到了盡頭，生氣地恐嚇他，——你想到了別處就沒有人曉得你幹過什麼事，像俗話所謂——一走了之麼？廣州、三水，——哼，好地方呀！可是你還是逃不了的。犯罪的名譽比麻鷹飛得還要遠，比人底生命還要長！人人都討厭賊。打死、坐監、槍斃，——就是這樣……

這簡直是對他的嚴厲的攻擊，——到底這要講道理的先生也和別人一樣憎惡他、恐嚇他、冷冷地咒罵他了！他覺得煩燥到達於極點，那身體高大的先生好像天生來責備他的，這實在很不公平，以致他不能不提出強硬的抗辯。即使因此會失去泥鰍村裏最後一個關心自己的人，他也已經決心向那鄉村教師挑戰了。

——好吧，九斤村長是個頂有面子的人，可是他也犯罪。——他放下水桶，在那裏面喝了幾口涼水，兩手仍然抓着桶邊——他聽了寡婦勸戒瘦底身體，又踢掉她底金臂圈和鑽石戒指，後來又逼她上吊死了。她底兒子至今還住在九斤家裏，為什麼沒人在他跟前皺一皺眉毛？……名譽——就是這樣的東西麼？

——前一後的兩個人繼續朝丁二的茅屋走去。自此以後，那鄉村教師就好像荔枝蠅跌落地，沒有聲響了。丁泰覺得十分痛快，——同時又有點兒抱歉，兩種不同的念頭在他心裏衝突。他需要而且渴望那青年教師——或者任何人都好，給他以辯護、同情、和愛護，不願意每個人對他都是惡罵和鞭打。而另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的行爲是正當的、無可懷疑的、並不犯罪的，那青年教師對他的勸告和呵斥，只是表現他底不公平、武斷、憎惡和侮辱，——侮辱他和他底一家人。

吳劍如在黑暗中把手臂揮了一下，好像一個漁夫撒下了他底魚網，嚴厲地禁止跟在他後面的學生那團侵害他底尊嚴的行爲。

——瞎說！不要扯到你自已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去！——因爲週圍一個人都沒有，他於是加上二句，就是教師把一句話說錯了，你也不能這樣和他對頂！一輩子都不學一點規矩麼？

隨後又溫和地換了話題：

——你到三水和廣州去幹麼呢？

——當兵去！——被河水壓得彎曲了的肩膀發了一聲，——難道我要去當縣長麼？

——縣長……廣州可沒有。可是你底年紀不會太小了麼？好的。也要看——你能打仗。

——什麼都能做的。我頂倒舞也能夠當勤務兵。……號兵。——不然的話，更好。

丁泰把扁竹從左肩移到右肩，兩隻水桶一前一後調換了位置，圍繞着他那瘦長而強壯的身體在空中畫一個圓圈，好像牠們彼此同時企圖親近對方，而互相追逐的結果，却使牠們像原來一樣遠遠地離開。吳劍如本來打算送他回家，要求丁二重新把他送進學校裏的，但是走到了二茅屋的坡下，他臨時又把這念頭打消了。

晚上，有一個歌詠宣傳的火炬遊行的隊，經過了秦門口。他們——從十二歲到二十幾歲，有男的也有女的，從北邊的十字橋——丁秦汲水的地方——沿着膠沙大路一直走到南端那荒涼的水蓮渡木橋。未折回頭在泥螺村東頭的社壇旁邊演戲。這些青年男女最近幾天之內突然在村裏出現，給了那些閉塞簡陋的農民以發蒼的眩耀，和那些粗魯的語言，粗獷的面目，生着厚繭的手脚做着顯明的對比的，是生面人底圓滑細嫩的肌肉，白而帶紅，又被太陽晒得微黑的臉孔，靈活而狡猾的敏銳的眼睛，溫雅的舉止和有教養的談吐。一切的特徵都證明着外來的是一些較優秀的人類，有價值有地位的高等動物，適合於指揮別人而不必受人奴隸的真正的「省城人」。他們到處散播無憂無慮的歌聲，和一種奇特的，香皂，紙烟，洋貨布匹和洋貨皮革底混和臊氣……

外面，丁家山最美麗的春夜在蟻伏着的大地，做着嚶語的河流，和多星的，沒有皺褶，沒有瑕點的純黑天空之間不知止境地延展開去。幾個粗獷的沒有教養的孩子擺動着各自破爛酸臭的衣服看說有笑地向村口社壇走去了。那兒的空地上聚集了兩百多人。宣傳隊在人圈中間演說，唱歌。戲劇是從幾個人物，如像小姑娘，老太婆，受傷者，日本兵和游擊隊員等等開始的。一切的動作由一齣懸在三腳竹架上的煤油燈映照出來。小小的金屬佩戴物，如像胸針，髮針，證章之類的東西在每個忙碌的隊員身上層層地閃着光。丁秦以為看那些宣傳隊本身比看他們演說和做戲更好。那些玩意兒照了秦看來，簡直糊裏糊塗而且假得可

笑。只有唱歌他是喜歡的。歌聲一停止，他就開始到處蠕動。一個穿白襯衫和黃斜紋布短褲的矮小男子忽忙忙從外面擠進去，碰了丁泰一下。他底褲上小口袋外面垂着一條精緻的鍊鍊，牠以誘惑的賈乖的姿態吸住了正在找尋幸運的丁泰底全部注意力……並且，牠向隨便什麼人說明了牠底主人底性格底某幾部份

於是——四十分鐘以後，丁泰帶着比所有其餘的伙伴更傑出的戰利品和勝利的愉快回來了。一次得手，他就一次獲得傲慢的快樂，他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勇敢的、能夠操縱自己的命運的。——從那回重傷以後，每次得手都是如此。

那是一個用銀色的精緻的練子扣牢的圓形白蠟袋袋，扁薄而輕巧，閃着貴重的金屬光澤，父親淫淫了瘋狂的笑聲，把茅屋震動得搖搖晃晃。母親開頭站在一旁寵愛地望着那能幹的兒子，後來跟着父親笑聲底漲落矜持而驕傲地微微點頭，笑着。叔叔把那袋錢舉在頭頂上，從四面八方看牠底外形，敲了二條腿站在房屋中央的樣子恰像他就要下跪，那飄旋的英雄靠着牆壁，靠着椅子，靠着符牒，不斷地調換地方，却以同一的、傲慢的姿態——上身微向後仰，胸部挺出，兩手向上反屈，互相緊扣着托住後腦，朝大家站立着微笑。大家都在喜悅之中忘記了一切。……看見那好像永遠不會再笑的母親也笑起來了，他覺得享受着二種非常奇妙的幸福。爲了這種幸福他寧願付出任何的——即使在生命以上的價值。

——這個扁東西，在我們手中真是太笨了！我敢打賭，——丁六底手做了一個教徒宣誓的姿態，你就是在牠頂便宜的時候把牠買下來，也要花三十塊錢。一個銅板也不能再少！

——還有那條練子呢，——丁二懶地附和牠，——兩塊錢我都肯出的。

母親諷許地看着兒子，快樂然而粗快她試着發言：

——他不見了這錢，恐怕要哭一夜呢！

——哈哈！哭一夜！——丁二大聲叫嚷，——看不出你這老狗婆倒剩下一張利害的嘴！……我們笑，讓他哭吧！別人笑得太多了……世界有牠自己的道理。

這家人沉醉在歡樂的狂笑裏。窠巢在屋後樹上的母山麻（也叫山雀，一種性子躁急的飛鳥）被那茅屋裏稀有的聲浪引起不安的恐怖，咕咕地安慰着牠底還沒有出毛的小山麻。受大人們羅讚的時候，丁泰底細長的眼睛斜斜地對着屋椽（一根較粗的長竹篙），向上斜視着，上身緩緩地左右擺動……這時候，眼白佔了很大的面積，瞳仁半身爬進眼皮蓋底下。全體看來是莊嚴高貴而且天真活潑的，末了，他與致蓬動地

宣佈：

——看吧，我們泥螺那些狗卵子，我又發了財了！他們有什麼辦法？我想要什麼，就拿什麼。要是我高興，我就把他們底眼睛珠子也給拿下來！媽，你底生日不是快要到了麼？就是牠，——我給你帶回來一

個錢！

許久以後，他還在回想着，留戀着那袋錢最初到手時那光滑細膩的壳面給予他底手指、手掌、和各處跟牠碰觸過的肌肉的快感。那袋錢彷彿是一條又柔軟又豐滿的鱈魚，不，彷彿是一匹長着細密的、溫暖的茸毛的相思鳥，——總之，他從來沒有接觸過類似的物件，牠能給他這麼大的快感，並使那快感持續得這麼長久。

人們全部滿足地睡熟，丁泰還在竹林上眼睜睜躺着。眼淚忽然湧出那細緻曲折的眼尾淌進耳朵裏，響亮地滴在牀上。黃昏的時候所受的欺凌，那教師所給的教訓，和以前許多不幸的日子又一齊向他襲擊過來了。他希望自己趕快長大起來，那麼他就能用兩拳回敬別人一拳。『……人人都討厭賊。打死坐牢，槍斃，——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又怎麼辦呢？——他翻來覆去地想：以後的日子將仍然跟以前的日子一樣，一切都是絕望的，不可能的了。他到底只是一個賊呵！……最後，一天的疲勞捉住了他。他逐漸模糊起來……明天，他們可以吃肉，他可以要求把那袋錢給他玩一天，或許——爸爸允許他上廟仔墟去玩半天，什麼事都不管……；偶然從屋頂的窟窿看見天外的星星，覺得他們這時份外好玩，份外明亮；——好像滿樹的龍眼果，又像六叔所描寫的廣州的電燈，於是眼淚還沒有乾，又有點高興地閉上眼睛睡着

丁泰……

第四章 盟 誓

寄居在泥螺村鄉村小學的藝錄劇團第五宣傳隊那一天一早就離開宿地，做野外的自我教育活動。給他們領路和招待的是小學教師吳劍如。集合地點在十字橋西岸，一棵古老的「米仔蘭」樹底下。隊長唐冠中——矮小，滿臉雀斑，鼻子有點腫脹。渾身帶有神經質的熱情，家裏非常富有，因為他沉溺於他們認為是荒唐的鬼混的演劇活動以致拋棄了學校，對他很不滿意。丁泰所偷的那隻漂亮鋼壳發錶就是屬於他所有的，一個在美國芝加哥一面留學一面開店的表哥送給他的禮物。他們最初擊着火把向西出發，天亮的時候已經在深山裏面盤旋着了，往後他們繞上北屏嶺，在那裏欣賞初出的太陽，最後停止在大于家山山頂的苦棟樹林下面一個隆起的土崗之上，開始做工作報告、討論、和工作檢討。

隊員范沙在每次做工作檢討的時候要和隊長唐冠中爭辯；今天也和平時一樣，檢討一開始就爭辯起來了。他以為他們中間發生了嚴重的現象，缺乏自我教育，各方面的知識修養，好像植物學、動物學，——一切的自然科學、歷史和地理、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是藝術方面的知識缺乏得利害。他以為大家感到疲倦和浮泛，失去了自信力的原因就是把「不通的、可笑的、沒有真的藝術也沒有真的教育意味的東西整天

演着，唱着。『他喜歡用「沒有疑問」那樣的斷語。

——我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而演和爲什麼而唱。別人聽着，看着……什麼感動也不會有。就是這樣沒有疑問！人民在不斷地進步，我們在逐漸退步，沒有疑問！

他以爲他們不能從少到老專門演唱那些不通的和可笑的玩意兒，而不去對付一些更嚴重的問題，不去担負一些更重大的責任。一旦民衆進步到把他們拋在後面的時候，他們就沒有辦法支持自己的存在而陷在悲劇裏面，「沒有疑問！」——他坦白承認他曾經親眼看見民衆在輕罵他們，親耳聽見民衆在譏笑他們。

但在唐冠中，這一切都不是那麼一回事。他以爲范沙所指出的種種不過是一種怠工底藉口，一種工作底資本主義的混亂，一種早期工作者底信念動搖的考慮，最後，——一種藝術至上主義底壞傾向。他舉出范沙最近在讀着魯迅底「故事新編」這「不能掩飾」的事實。魯迅底著作自然是，——唐冠中解釋着，

——偉大的天才底作品，但是和「抗戰」並無絲毫的關係。他堅決斷定民衆需要他們底工作，甚至這樣說：「……越磨越越好，總是你認爲沒有藝術價值的他們越歡迎！」他宣佈他必須反對一切脫離民衆的空想。有一個隊員從人叢裏走出圓圈中心——那圓圈是隨意坐在地上的人們所形成的；他沒有在圓心停留好久，又從那裏向松林外面走，……昂着頭，使人充份明瞭地做了一個鄙屑的冷嘲的舞台動作，一面走一面說着台詞：

——對的。荷眉，國鈞，羅丹，大家討論討論看，我們這樣的救亡工作，——內容和形式，是不是還有什麼錯誤的地方吧！天才的范沙也許認為救國是錯誤，是麼？

唐冠中希望給范沙一種更大的難堪，使隊員們不致被他煩感，於是他抓住這種空氣向對手施行壓迫：

——好，你主張研究學問，你現在就把你研究植物學的計劃大綱提供出來吧！

他底藝術發生了不能輕視的效果，全體隊員愕然大笑起來。這種圍笑是盲目的，殘暴的，可怕的，難以描寫的，……不問是非和真理，給被圍笑着以措手不及的極大的打擊。范沙悄悄地、懷喪地逃到松林外面去了，吳劍如以喃喃自語的聲調說：

——那也不能這樣說呀！植物學——也是極其重要的。倘若我們不能分別冬瓜和節瓜底不同點，那有時在農村裏面就不免鬧出非常可笑的笑話……

早上，泥螺河裏的船夫才擦着藉紅得和燒瓦一般的身軀洗刷船板，並使用一種扁長的木斗背去雜症瘡水的時候，老兵丁二就和幾個赤着腳赤着膊，把老藍布上衣搭在肩上的男子沿着河邊的土牆走到村落南端的茶館裏喝茶去。——他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茶館一個角落裏，一直到太陽晒到他左邊第三張椅子，才願意地從那裏走出來，把早餐的菜蔬送回家裏。看那顛簸地走着的樣子，彷彿他每天都在做着卑屈的自殘自戕，蹣跚地走下茶館的短木梯，蹣跚地經過河壩，穿過禾田和晒穀場，總是那麼遲疑不決地抬起那粗而短的

小艇……恰像一個極度衰窮的病人。他望着蒼藍而凝重的遠近的山，望着顏色永遠不會褪淡、生命力永遠不會衰竭的泥螺河，便屈服地低下頭來，讓那一部稀稀的長鬚刺着自己的胸膛，覺得自己一點價值都沒有了。

當丁二不在家的時候，那座茅屋是和平而安靜的，澳門前的麻雀都放膽嬉戲和聒舌。丁泰要求卓二嫂把那袋錢拿出來給他玩一玩，母親開頭驚愕地望着他底臉，不相信他竟能提出這麼奢望和大胆的要求，但當他不服氣地鼓着腮幫的時候，她又輕手輕腳取出袋錢，把牠塞在丁泰底懷裏，又把他從後門驅逐出去。跛子丁六扯着自己又黑又粗的長頭髮則騾地、好像十分尖銳的嘲諷一般地大笑了。

他們並肩在大丁家山山徑中走着。丁泰向平常一樣地赤着腳，用力揮動兩臂，鮮紅的、上唇遠比下唇寬闊的嘴巴撒成一朵牽牛花一樣，吹出愉快的口笛，丁六仍然穿着已經穿過五個春天的灰布草服，中國式的黑布長褲子，露珠潤濕了那對破爛的「俾烏布」做成的「反底」鞋。他們走到山頂的苦楝樹林下面的小土崗的時候，藝鋒劇團那些人還沒有走上去了。家山，專厚的形狀奇怪的晨霧把樹木和高草壓得彎下了腰，到處吹着清爽的令人快樂的風。他們在小土崗上坐了一會，——這小土崗好像大丁家山本來有兩個尖峯，後來用巨大的利斧橫斷了其中偏西的一個因而遺留下來的，上面長着十幾棵瘦長的岡松，地面平坦得好像一個半山亭子底廢址。

距離地面三百公尺，山榴樹開着最早的鮮紅的花。丁泰玩弄着那寶重的道風的鋼鍊，隨後，指着北邊那高峯讚美：

——那北屏嶺多麼好看呵，……赤金做成的！我寧願坐在這裏看他一天……我們泥鰍沒有比他更好的東西了，——從頭到腳都是赤色的真金！……如果我坐在這裏，看太陽打這邊照到那邊，……現在太陽正仰射着他所指的那個山頭，反射出孔雀尾羽毛一般奢侈的光輝。

——要是牠叫你喜歡，你天天來看牠一次不好麼？這是沒有人干涉的呵！……

一片放射無窮的熱力的陽光越過東邊背後的山峯並且碾碎了瀾漫山谷的濕霧向苦楝樹頂飛馳過來。土崗旁邊有一個龐大的，全用整塊的青州麻石砌成的墳墓，丁六站在那石墳當中，以一個老游客底姿勢指着那苦楝樹林。

——那樹林子，你走進去玩過沒有？……好地方呀！像你底年紀那麼大的時候，我差不多天天都坐在那苦楝樹林裏……夏天整天在那裏睡覺。那時我們雖然一樣窮，可是爸爸和二哥都能做，二嫂還年輕，又能幹又漂亮……現在，連那些苦楝樹也老了！

現在，牠們全身灰白、粗大、多節而且彎曲，……然而枝葉比從前更加葱鬱，更加茂盛，粗大的樹根巨靴似地突露在泥土外面。丁泰仰起頭，夢囈一般地問：

——不論什麼人，做孩子時候都喜歡那苦楝樹林，是這樣的麼？

——那裏！要是就好了。世界上那裏找得出兩顆完完全全樣子相同的心！

六叔在山場裏漫步走着。很久以後才回來，用一種最柔軟的調子說：

——細路（孩子），你晚上寫什麼要哭？做夢麼？哭得很長久呢！

——是麼？我哭過麼？要是太困乏了，夜裏常常要做夢的……

丁六悲感地望着別處，不讓姪兒看見他底臉。樹上的露珠以燦爛的金光刺人底眼珠。

——聽我的話，阿泰，你要寬心一點才好。一個人有多少年孩子好做？你要是不快快活活過去過，一

子變大了，變老了，要快活就更加不容易。論你底人，却不像你底年紀，——論年紀你正該十分淘氣，愛

吃愛玩，哭哭啼啼，打打鬧鬧……總之，好像半個人半個畜牲。可是呢，你太懂事了，又太硬了，沒

有畜生那一半了。不把許多煩惱摔在一邊，糊裏糊塗玩樂一下，再過五年你就變老的。這很不好！唉，這

壞得很！——跛子六叔勸告他，聲音剛強而溫柔。——你得相信，晦氣，是會過的；什麼都會慢慢好起來

的。窮苦，也是會過的，好像俗語說的天氣一樣，「久雨必冇久晴」……

……蜜蜂剛剛隊員們攜帶着夾糖餅，豆沙酥和甘蔗，大聲唱歌，用竹枝和木棍鞭打着沿途路旁的野草……

……當他們把大王家的中間佔領了，在那裏停留下來開始討論工作的時候，丁泰和六叔早就離開那裏。

何們跨過氣象豪華的石墳，斜斜擦過五棵樹林，應出大山家山之後再向東走一段很不平坦的下山路，然那裏橫過大小兩個丁家山強接的鞍部，向山後那一大塊逐漸向南傾斜的起伏的麥田走去了。丁秦突然這樣提起他自己的心事……

——我想到什麼衙門去告一個狀，把東乾、九斤村長、團勇和我，一齊寫在狀子裏！你說可有用處？

——你打算怎樣呢？死了的人和分了的餉總沒有活轉來的！

——衙門也許能作主，把壞人鎮起來，每月給東乾伯母一份長糧……

——壞人？唔……誰曉得東乾伯母流落到那一方去了！——上驢子做了一個失望的表示。

——不，有人在縣城裏看見她呢。——丁秦朝遙遠的天空望着，像像他已經望見了縣城。

——真的？那麼，誰來出頭寫這一張狀子，你麼？

——自然……是我！

——丁秦把那握着拳頭的右手平舉起來，用一個使出的大擔指着自己的心窩，左手握着那條鐵鍊，使鐵鍊左右擺動。

說着下面那樣的話的時候，丁六底調子特別緩慢……

——我恐怕沒有這樣的衙門，沒有這樣的狀子，沒有看這個狀子的官……

在晃動着太陽影子的糧谷一般的鞍部凹道中，一切都快樂無憂地，——除開丁泰之外，在等候太陽底降臨。他們緩慢地走着。六叔好像忽然發現了可驚的真理，邁開跛了的腿搶前一步，扯一扯丁泰底破爛的、顏色含糊不清的衣袖。

——聽我說，阿泰。不要儘想東乾底事了！那件事已經像過眼的雲煙，再不會回頭了！……爲了這個，人家把罪名加在你身上，不敬重你……這我是曉得的。可是人們底眼睛要不是給卵毛擋住了，你還有值得他們敬重的地方。這個，你聽我說：九斤村長本來跟我們同一個六世祖，可是因爲他有錢，讀書人許聖八爺就出來做證人，證明他本來是大房的丁族底「真種」，倒是後來才過繼給我們那野種祖宗的了。好，就是這樣，我們算是野種，受大家排擠，從來沒權管公家的賬和管公家的「太公田」！……不過到了如今，真種也吧，野種也吧，我們家裏出了一個丁禱！一個自動出征的勇士，一個真正的英雄——民族英雄！他是我們丁家底狄青、薛仁貴、羅通和岳飛，憑了他底名字，你向誰驕傲不得，向誰誇嘴不得？你應該向他們說：「丁禱就是我底哥哥！」挺起胸膛，抬高腦袋，等他們尊敬你！世界上沒有一種人比爲國盡忠的人更應該受別人禮貌的了……

從東乾事件發生以後，丁泰就對於六叔所等待的那種理想的軍隊是否會來到泥鰲村懷疑起來了。他也深深懷疑着世界上屬於六叔的那好的一半是否終於會代替屬於自己的這壞的一半。於是他那樣回答他們底

「工程師」：

——錯是不錯，不過憑了我自己本身受別人尊敬和禮貌，不更好些麼？

這孩子底和境遇、地位、年齡全不相稱的固執和傲慢使他暗地擔心。他又說：

——不然的話，我們不望現在，也該望將來！我告訴過你，窮苦會過的……你聽我這句話，不要白白愛心。我們就要受優待的了，政府會給我們殼子，按月給我們送錢來，足夠二哥喝酒和三嫂買死寶香燭，——就是鄉公所不好，那裏面儘是些混帳！因此你看麼……什麼鬼事情都慢下來了。如果你能到政府裏邊去看看呢，那是什麼都規定了要發的，只等那些懶骨頭去領……再過些時候，他們大約要開一間新工廠，請二嫂去做管工，不要錢送你進學堂……阿壽將來打勝仗回來，他們總該給他——至少一個營長。這是和外國人打仗呀！那麼，——他就跟隊長一樣大了！

——非是這樣的麼？國家，——你和哥哥都常常提起牠的，才真是個奇怪的傢伙！牠是不是離我們很遠——跟北京一樣遠？不過就是這樣的好日子，也算不得我底光彩。不是麼？還有，你看眼前這一天一天的日子多麼叫人火滾，等等一天，等等兩天，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自然，我還是在等着呢。有一天哥哥打完了仗，忽然站在門口，軍衣夾在胳膊裏，唉……好日子是要來的，哥哥也是要回來的，可是就看看目前這個樣子，我實在等不得了！

太陽不到處撒下火種，致使快要消失的晨霧十分衰弱而且飄泊無依。鸚鵡喜鵲畫着急峻的升弧線穿過白霧飛進他們背後的，——不，他們頭上的，很高很高的山榴樹裏，在枝桠上低聲叫着，展開翅膀抖去羽毛上面的殘霧。山榴花立刻冒着燦燦燒起來。

——目前自然是叫人煩惱的，——丁六用手指在空中畫了一個圓圈，——因為既是「目前」……不久就要過去的呀！

——村裏既然有許多田是公家的，是太公田，爲什麼不大家分了呢？分了我們就好過得多；不分，只有九斤村長稱他那些小豬好過。說來說去，我眼紅那些宣傳隊。他們什麼都好，顧家也寵愛他們，——就單看說話一門，他們底本領也就了不起！

那跛腿的殘廢者狂笑起來了，倍像菲爾摩的賊野忽然闖進了一羣鴉亂的傢伙。

——一個工人底特點是用手，用力，不是用嘴！誰都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東西都是用手和力做成功的，只有造謠、詆毀、撥弄是非和臨睡吹燈，你可以用嘴巴去做！

他這樣說着，丁泰覺得十分有越前高興起來，對他投了一個微笑的瞥視，隨手把那可愛的小鋼錶藏進上衣口袋裏。小丁家山下面的菜田裏，有兩個叫着阿明和根保的農民正在澆肥。他們兩家合夥餵養着一頭小犍牛，已經餵養了三個月，如果再過半年，他們就可能每天從牠身上得到一筆錢……以後，他們就打算

每人給自己的兒子購買一個「過門蓬」（黃養媳）。但是那頭小動物絕大以該被人家偷去走了。他們看見了泰利六叔從小下家山走下來，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斷定他借賬那小帳本，應失蹤有味聲的關係，於是放下蹄肥的圓桶和木牛，這約了一個叫做大粗裏的紅臉漢子做幫手，預備把他們打三個鐘頭。看他們走近了，這三個農民擔任鑽頭，鑽坑，木棍從一面小茅屋裏出來，向他們衝擊過去。他們被衝到山下，且回頭前而跑，丁泰回頭顧小下家山跑。——在這一邊追趕的是好幾處，憤憤的野獸般的咆哮聲，從後面追趕。十五分鐘以後，丁泰趕上那個被問於所隱蔽的，小下家山，頂著那棵樹林，正面做一個陣，而把那條路閉了。五隻獸隊在那裏集會。他企圖迅速穿過人叢，打十餘那邊穿過去，——一塊塊地接面的，在頭後後把棍打倒，……他僅僅在集會者底陣圍當中，一堆衣服，褲子，毛巾，細麻繩和密細的食品上。那些「省城人」驚訝地發出噁聲。在泥濘村口社壇旁，被他們攔截的隊長唐冠中，企圖從那兒從口裏裏露出來，這雙眼並露在地面稀疏的草叢中間……人們詫異的眼睛，全部給那小小的金屬物吸住了。

土崗上展開了對於這個新事件的熱烈討論。人們分做三個集團，其中，隊長唐冠中是主張把丁泰送到副鄉長那邊的，范沙主張應該立刻將他釋放，最後，小學教師吳劍如堅決說服大家，最完善的辦法是寬恕了他之後，對他加以教育，並且大家自由捐款幫助他底艱難的生活。他舉出關於丁泰底歷史的許多故事要

大家注意求。

毛巾打成的大結反縛着兩手和兩腳，鵝膠細麻繩又把牠們連結在一起，丁泰被捲進那約莫四尺深的圓飯形的土坑裏。這土坑位置在土岡底斜坡下段，和小砲彈底炸穴一般，浮土和瓦礫填塞着坑底。開頭他底頭部朝下抵住坑底——胸膛和腹部向前挺出，側身躺倒着，只有一邊的手腳貼住泥土，全體看來，那形狀恰像一個側放着的魚網。後來他努力把自已顛倒過來，伸頭向外探聽，他看不見岡上的人們在做什麼，却能看到山下的村莊、禾田、和貫穿牠們的泥螺河。向北的崎嶇不平的斜坡上圍繞那土坑，生長着有長長的白色芒刺的狗尾草，草尖之上，蕩漾着一層剛才被驚擾的人們底脚步所刮起的塵埃。

生命短促的陰鬱的雲霧懶洋洋地覆蓋着那山脚下的渺小的泥螺村，山下開始了黃鶯底啼啼，有幾處冒起了晨餐的炊煙。自由的風滾轉過土岡，把塵土洒在他臉上。連那在山風中拙笨地飛翔着的斑鳩，現在也成爲可羨慕的幸福動物了。……不久，太陽又一次憑牠底輝耀的光明和無比的熱力征服了被黑夜和冷霧互相勾結而鎮閉着的大地，殘剩的雲霧也一同被清除了。這是充滿勇敢與和諧、南方四月的明朗的真正的春天。連連打着呵欠，那小小的倔強的鼻頭露出好看的皺折，——他感到沉悶和索然無味的疲倦，同時覺悟到自己未曾經驗過的失敗：在賊物離開自己之前被破獲是從來沒有過的可笑的事，只有拙笨的丁萬才會那樣倒栽，……以後，他就集中了全部精神找尋可以逃脫的機會和可以幫助逃脫的物件，循環地望着周圍。

隊員們在熱心爭執的時候，王嘉，——一個年紀只有十二歲的女隊員，偷偷走到土坑上面去看那受難的英雄。那披在頭上的長頭髮軟軟地下垂，猶如三月的河邊柳，眼睛充滿了對於新奇的冒險事業的驚服和感動，由於琴底位置看起來，她底生斑一般形狀的腦袋從狗尾草上探出，一直伸進天空，把那塊白雲也撥開了。

一種伴着驚悸的勉強壓抑的聲音，——聽來非常甜蜜的，輕輕落下土坑：

「喂，你好大胆……你叫什麼名字呀？」

「丁琴。——下面的人答應，並且回問，——你呢？」

「我叫王嘉。呃……不，——是的，我就叫王嘉。」

「你底名字真好聽。王嘉！——被捕者用短促的聲音叫喚。」

她這時已經有點慌亂了，同樣輕輕地說，——叫我，叫我做什麼？」

「你能把我放走麼？——下面要求着。」

「不！你說話不要太響……我為什麼要放你？……我不能放你的！」

她底回答不如改做「好！我就來！」還較為適當些，因為她跟着就當真跳下土坑裏，動手替那小犯人解法束縛了。小小的黑皮鞋把石子踏得飛濺起來，輕輕的喘息吹到了琴底頸項上。門靜愉快的天空，山頭

上露露已發覺揀去一般地乾掉。永遠燃燒着的太陽在丁家山後面困難地一步一步爬登着，把牠底全部重量壓在丁家山背上，使那偉岸的巨人流汗，並且曲起脊樑來。丁泰用神看着陽光初照下的泥螺河，——牠在這樣的盼望之下，似乎流得更加活潑。那幾股細麻繩所打的死結十分難解，王嘉一面用牙齒替他咬着，一面喃喃地反覆着那樣的自語：

——這很糟糕，等一會你去告訴他們，這是我解的，這很糟糕……

解開麻繩結之後，丁泰已經能夠站立起來，但是毛巾所打的結更緊，要打開幾乎是不可能的。兩顆緊張的心在急迫地跳動。紅尾黑雲的白頭鷗鳥，從崖上飛打坑上掠過，好像對他們擲下了好意的警告。王嘉蹲坐着，頭髮已亂，藍色工作褲對褲子算制，白色小襯衫被汗水濡溼了。肥厚而非常靈活的嘴唇因用力而發急。

丁泰手范沙和吳烈姐以勝利的力量壓倒了唐德林，使快達丁泰並被整齊參加他們底茶會了。范沙一面拍立起來。一面低聲向坐在旁邊的隊友慶幸……

丁泰手范沙和吳烈姐以勝利的力量壓倒了唐德林，使快達丁泰並被整齊參加他們底茶會了。范沙一面拍立起來。一面低聲向坐在旁邊的隊友慶幸……

范沙手范沙和吳烈姐以勝利的力量壓倒了唐德林，使快達丁泰並被整齊參加他們底茶會了。范沙一面拍立起來。一面低聲向坐在旁邊的隊友慶幸……

丁泰那裏走去——當他清清楚楚看見王嘉所做的事情的時候。他沙沙地笑了。那女孩子一看見他就滿臉飛紅地跑掉。他替丁泰解去了所有纏繞來，平靜地拍拍他鹿盧勝。

「你不用不着逃走，我們打算……你叫什麼名字？」

「丁泰。你們打算把我怎麼辦呢？」——同時在心裏罵了一句，「畜生！」

「——好，就是這樣，丁泰。跟我來……參加我們底茶會吧。」

「什麼茶會？」——這在丁泰是一個生疏的名詞，也許是一種詭計，他想豫着，也許是一種殘酷的嘲謔。至於普通底茶會，他在泥螺小學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不過那和目前的事情一點也不相干。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險詐」。總之你們要把我怎麼辦呢？」——說老實話，我懶得吃你們底茶會。」

丁泰這樣說着，拒絕了范沙底邀請。他站着不走，睜着警惕的長眼睛對范沙舉動，——如今他已經鬆掉細繩，而且已經站在土坑外面，他並不害怕那黃大的范沙。接着神韻藥箱，數獨次的手掌撫摩着那野孩子底髮頭，企圖使他馴服。

「我們不打你，不罵你，只想和你說幾句話。我們還請你吃幾口香蕉，豆沙餅。」

「我是「心領」了。我跟你們沒有話好說。你們底「豆沙餅」，那味道我早就曉得！」

——爲什麼你總不相信別人呢？——范沙搔着後腦。

——那是因爲別人從來沒有相信過我！——丁泰用比對方更高的聲音回答了。

——這樣，人活在世界上還有什麼意思？

——可不正是麼？他在心裏叫起來；嘴裏却這樣反問，——你想，那可是我底錯處？

范沙蹲下來了，一邊膝蓋屈在斜坡上，全身坐着自己的腳後跟，頭懊喪地低垂着。

——我們是爲了什麼來的？就是爲了國家。牠如今正在打仗，——我們要把全中國的人民叫起來，告訴他們打仗是爲着什麼，希望他們能夠幫助國家打勝仗！對你，不也是一樣的用意麼？……如果你知道國家底爲難處，唉……中國要人呵！

那青年劇人表現了自己在舞台上沒有表現過的真情，好像在懇求一個希望很微的允諾，又好像在做着衷心的獻辭。丁泰感到一種確實的勝利底喜悅。一種彷彿聽見屈服了的對方在向他祈求什麼似的那樣的喜悅。而范沙所說的那些平靜、清楚、簡單的話語，在寂靜無聲的山谷裏響亮地波動着，當一個人最痛苦、疲乏、絕望的時候，比任何懇烈的或是嚴厲的言語更加動聽地感動了他，捉住了他。丁泰終於又一次碰到那樣的人，這個人和他好好地講幾句正經話，而且用着丁郁伯伯和哥哥丁福所慣用的鄭重而懇切的臉孔和

語氣。

范沙有力地揮動着的長手臂是可愛的，那麼自然、果決，低沉地說着「好，就是這樣」和「中國要人呵」時的聲音是含有一種潛藏的魅力的，——聽來非常愉快，任何虛偽的矯作都不存在，……說想他是一個扯謊的騙子絕不可能。丁泰倚着身體，好像一個龍鍾的老人，——但范沙底臉孔隱藏在長頭髮裏看不見，他逐漸生出對他的喜悅，幻想着那是一個強壯、漂亮，和哥哥丁福相似的年輕男子。

——不打我？不罵我？國家要我幫助？中國要人？——他這樣想。

——對一個賊仔和氣？關心？我是有用處的？有價值的？有希望的？——又那樣想

——半隨四週野杜鵑和美人櫻底種子乘越加盛燦的陽光用暖和的腳板踏過大地因而使泥土爆裂開來的機會萌芽了。牠們在地勢較低的下面歌唱着生命底喜悅，並且讚美那賜給牠們和平而自由的生命底太陽。丁泰虔誠地向那年輕男子發問並且要求了：

——先生，你貴姓名呀？剛才你怎麼說的，你再說一遍吧！

范沙把名字告訴了他，——我們是爲了正在打仗的國家才到泥螺來的。我們要宣傳民衆，喚起民衆，希望大家起來救國。我們希望你也起來救國，——因爲中國正遭着大難臨頭，起來救牠的人還嫌太少——

——這樣說着，他底眼睛閃出動情的水光。

——他說着「我們」的時候，——丁泰感覺到，——好像那個「我們」就是國家底意思。他是國家派

來的代表，不過或者他自己就是國家！至少，——他從省城來，跟國家一定很貼近，好像賣魚的阿婆和我們一樣貼近。

無論如何，他底心裏是活動起來了。不待做什麼，只要是幫助了別人的，他都高興。

——好的，范先生，我聽你底話了。——他說，——你要我怎樣做呢？

范沙頓頓點頭，安慰地笑了一笑，站起來搓着他底手。丁泰覺得他底手熱而多汗。

——那是很簡單的。跟我來，參加我們底茶會，大家隨便談天。以後，你答應我們：不再做那損害別人的事——他把插在草綠布襯衫口袋上面的自來墨水筆用手指拔了下來，可是並沒有當真把牠抽出來。

——那麼我們就變成朋友，什麼事都好商量了。

——什麼？損害別人的事？爲什麼你也和我們泥螺的蠢才一般見識？——他跨開那黑斑的腿退後了兩步，在地上拾起一根乾枯的松枝放在嘴裏咀嚼着，他底姿勢好像準備要和別人戰鬥。

後來他把嘴裏的松脂香味、渣滓、和唾液都用方吐了出來，並且向那新朋友解釋道：——我底事是我底事，和國家打仗有什麼相干？國家如金高與來管我底事了麼？

范沙頓頓依然保持着溫和的微笑，好像他和他發生很大興趣的丁泰之間什麼爭執都不會有過似的。——你不會有什麼事。沒有一個人底行爲能夠和國家沒有什麼相干。那是沒有一點……這樣的，你

要是答應了，我們固然歡喜，可就是國家也計分歡喜呢。

這道倒提了，秦睡下頭陷在桌邊的沉思裏面，向國家叫他們用糖衣裹着，這道倒提了，秦睡下頭陷在桌邊的沉思裏面，向國家叫他們用糖衣裹着的麼？那種的幸運？這即令不是假的，至少也是不能相信的呵！范沙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小孩子，與年齡是這樣小，背負着這麼黑暗的历史。這道倒提地站着，完全好像一個成年人似地在做關於自己的行為的長久的沉思，他把手插在褲袋裏，輕輕吹着口笛。

「你無疑問，我才分明你個底好心，——丁秦輕輕搖着自己的頭，鼻子感到有一陣酸麻，——你們不打我，不罵我，不追我，別人從來不會這樣，可是我不能總答應你，如果今天答應你，明天就沒有那麼十回寒風不是不答應反而好些麼？范先生，求求，讓我走吧！」

「不，為什麼呢？你一答應就行的。……這很容易，完全看你本人的。」

范沙到了一枝火柴點着香煙。以後，他們繼續着融洽的、緩慢的、互相開心的、友誼的磋商一般的下面那樣的談話：

「我不配答應你，我不配答應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事。我兒，我兒！」

「為什麼？能夠答應別人的要求，——理應是一種快樂。」

「Xm，Xm，話是不錯。我答應了別人的事常常做不到，那就變成說不出的苦。」

——丁泰，那可是因爲你扯謊，隨便答應着好玩麼？

——不，我不是常常車大砲（扯謊）的。你想可有那麼顛三倒四的脚色，扯了謊之後又會覺得苦？覺得心痛？

——那你總該希望自己答應過就辦得到……

——好呵，不是麼！我希望……不過，我是一個沒有什麼希望的人，哈哈……

——傻仔，你自己承認了沒有希望麼？

——承認？爲什麼我會承認，你說！我又不是一個傻仔（懦夫），又不是有那一樣本領超過別人！……可是他們大家都這樣說，你到村裏去打聽打聽看，……便也好像一件真事一樣了。有那麼許多張嘴，誰還分得出什麼是真什麼是假？讓我走吧！

——不，我們不要去管那許多。你還是跟我來吧！

——好像被塵衛所支配一般，丁泰終於服從地跟着范沙走上平岡去了。

——第一眼看去該宣傳隊員們騎着，側臥着，俯伏着，坐着，什麼樣子的好像三葉灰白相雜的綿羊似地散佈在那小丘頂底綠草之上。樹身又粗又直的岡松長得跟標樹差不多，樹頂那些種種的針形葉子遮蓋着牠們。再上面就是發出寶藍光澤的大理石鑿成似的愉快的天空。他始終留心觀測着那一條路能夠最快而

最自由地通到十個下崗。

他們走進去的時侯，岡松樹陰下空氣變得嚴肅而沉重。唐冠中受了大家的非難，臉孔漲紅，鼻子更加腫脹，雀斑也更加顯露，其餘十六七個青年人一聲不響地朝他們望着。一羣喜鵲在岡松頂上盤旋窺探，牠們談論這松林裏有什麼稀奇的食物。——往後，牠們亂斜地升高，向大山頂上飛去了。

宣傳隊員們開始唱他們認為得意的歌。山谷裏是莊嚴寂靜的，黑色和紫色的大蝴蝶到處飛着，雲彩從這個山巒毫無聲息地移向那個山峯。小十岡的松林中發出宏大的三部合唱把這寂靜的山擾亂了，使完全暴露在陽光下的山谷裏的一切靜了輕輕的顫動。不過這顫動只是那樣輕微的，不顯露和不足介意的，——彷彿對於他們本來的莊嚴寂靜毫無損害。

一邊是范沙，一邊是吳劍如，丁泰插進那岡松樹陰下面的人圈子裏，靜靜地抱着膝蓋坐着。這短衫、手頭褲、靴襪破爛、髯鬚或赤絨，——顏色分不清楚的襤褸的動物插在那些健康漂亮的人們中間顯得非常醒目，恰像一羣雪白的綿羊中間闖進一頭小小的金鐘豹。他底髮子在茶人之中最小，而眼睛却最長，而且最銳。在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這一羣裏面有胖而衣服窄小的，有瘦而衣服寬大的，可是身軀短矮的人特別多，最漂亮、最高大強壯的是范沙，年紀最小而最溫柔的是王嘉，有一個身體已經成熟的小姑娘戴了頭髮，塗着過厚的脂粉。丁泰注視着每一個人，而每一個人也在注視着他，他們的眼瞼泛起着急。

流着的淺溪一般的奇異的閃光。當他底眼睛裏閃着王嘉底那着一份厚禮的視線，那女孩底眼睛裏閃着深地搖盪，或掩飾着什麼似地注視着地面。

所有的人都比演說、做戲，甚至唱歌的時候更加認真地表揚了自己，而在王泰看來，這些時候更加可愛。范沙底發言主張全國人民都要起來抗戰，即使是王泰也有打退敵人的責任。另外一個很深的近視眼、搖動着神經衰弱腦袋證明了一個人底犯罪不是他自己的責任，全部罪過該歸咎給教育當局和社會學家。吳劍如指出農村性的罪惡是由於封建制度地方環境所造成。王嘉底言語最大部份他都能瞭解，她以為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從貧窮中拯救出來……她隨即重新紅着臉，掏出一張丁泰從未見過的紙幣走開來放在人圍的正中。大家做了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猛烈的鼓掌。有人高聲呼喊着：

——擁護王嘉——這突然發作的呼喝使王泰底心發跳了一跳。

被許多陌生人用一種一致的高貴而溫雅的表情和言詞勉勵着，這樣的記憶，在他那陰暗、充實透過一條無窮無盡的侮辱、咒罵、毆打的流泉的至生涯裏，一次也不曾有過。他感動了，被這些奇特的人們底不合常情的行為感動了。兩手插在袋子裏，緊緊地握著拳頭。

生果和甜餅成堆地擺在面前，那麼多材料做的凍糖餅，除了他母親底那下謹慎以外，就是走遍大河、壩仔、和開設着郵政局的高田這幾個大墟場也找不出同樣的貨色。鈔票也是成堆地擺在面前，——海票、

一元時，有幾張是五元的，其中有幾張也有大洋票，牠們底精緻的花紋經過美國鈔票公司或歐洲德納羅公司底專門技術底設計。

「這是什麼意思？是給我的懲戒麼？還是他舉起憤怒的眼睛四面溜了一溜？」

他望着這錢實在在的，在太陽下面發亮的，好像是不會有的、不可能的一切，——甚至再一次抬起頭把每一個人細看了一遍，這樣想着。如果是的，那就是對於一個小抹手的「精神底懲罰」。這種懲罰摧毀了他自己的堅固的壁障，使他觸到一種賤賤的、不曾經驗過的、異樣的恐怖；他把兩手交叉着放在胸前。

「聽見大家底要求了？答應我們吧！你說說幾句話，給我們大家一點表示麼？」

最後，他沒這樣要求他。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立刻站了起來。滿溢的衝動的感情，——那些自卑的、甜膩的、感激的、被挑撥和被煽動起來的火焰在燃燒他全身每一枝血管。恐怖、期望、羞慚、快樂，——此外還有懊悔和憤怒，全是來歷不明的，在他底內部每個角落裏紛亂地衝突着，循環起伏地混戰着……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是用了一種不熟練的、突兀而強直的動作，並且顫抖到幾乎不能支持下去。現在，心在猛烈地跳着，好像二頭被囚的蚱蜢；眼睛被血液和汗水薰住，瞎了；耳朵拒絕了外界的任何聲響，嘴唇被住膠筆制住，又被大顆汗珠膠牢了。

他底身體發大，微向左偏的方形的臉模糊而腫脹，嘴唇像蠟燭似地顫動，滾滾皮跳得更加顯著，像蠟

那對深黑的瞳仁不久也就會伸開翅膀飛出來。他想坐下去或者蹲下去，可是有什麼東西在中途把他頂住了，因此又勉強把自己挺直。他已經迷失了自己。好像那不是他，而是別的什麼人在開始對大家說話：

——我沒有什麼誇的。多謝你們……你們……我從前不會聽見過……我難過得很，這是真的，——這樣子，……

他慚愧地，恍恍惚惚地攙轉身對任筆直的、爲他所熟悉的一排崗松，背着大家宣佈他底盟誓，並竭力使聲音更大一點。——可是不管怎樣努力，自己聽見自己的空洞聲音在寂靜而頑固的松林裏總和蚊蟲底飛鳴一般。他想告訴大家，他此後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決不再幹那種事體了。

——我敢發誓！我敢發誓，我一輩子——那樣的事情再也……我原來就不是情願做的……就是我底爸爸，他也知道……他自己也……這是真的，……比「珍」珠還要真！……

有些人在莊重地靜聽，並且輕輕嘆着氣，有些人看着他那狼狽的背影，……

……有些閉着牙齒，措着被甘蔗的漿液弄得濕黏黏的手……

短暫的沉默於是伸出宏大的手臂擁抱着這廣闊無邊的柔順的春天。下面，靜靜地躺着泥螺村，泥螺河，土色深淺的山徑，山徑旁邊的茅屋，——還有那只見兩三匹水牛在不聲不響地出沒着的廣大的田畝。

牠們全體都披上那廣闊一般，鎔金的，綴着數不清的閃光小鏡子的外套，好像在準備一次愉快的旅行。

第五章 王嘉和范沙

一羣來自海洋的驍勇的海燕穿過黑色的瘴瘴的雲塊和金色的傲慢的太陽互相追逐因而忽明忽暗的天空向大地上的人類拋下了颯風的信號，屋簷的茅草和葵葉開始拍啦拍啦地掀動起來了。丁六和他底姪兒探摘下大網大細的棕葉動手修補壁上和屋頂的破洞。風暴快要來了。從早到晚，烏黑的雲塊是那樣不停地湧流，好像懷着從半空中用那寬大的外衣捲走山地上的人類、牲口、森林和屋宇的企圖。但當各奔一方的海燕和烏雲各自競走越遠，都從泥鰲河上過去了的時候，鏡子一般的廣東四月的天空仍然在大羅山上明晃晃地懸掛着……

茲錄劇團底年輕團員對他們的援助有一個時候給這小茅屋帶來了安寧和快樂。每天，丁二到處喝酒，卓二嫂勤謹地收拾神龕和門外的小草坡，丁六下河摸取生蠟和田螺。丁泰替那些小農戶把穀子挑到開設着「米絞」（機器碾坊）的墟鎮上，又把碾好的白米挑回來，每天賺兩三角錢。一家人都有了自己的職業。到了傍晚，那兩叔姪就動手修補茅屋。跛子蹲在地上草叢裏，孩子爬上屋頂，一面說一些笑話，一面勤快地工作着，恰像兩個熟練而且不偷懶的正直的泥水匠。

一天將近中午的時候，山鷓在丁家山上不斷地飛鳴，好像一羣失去了孩子的母親。越來越急而有勁的「荔枝暴」——這時園裏的荔枝樹已經開滿了花——把牠們黃褐色的羽毛吹得十分蓬鬆，以致翅膀比平常肥厚幾倍，飛翔得又穩又困難。大家都坐在門口外面。丁泰仍然照着老習慣伸開四肢坐在那旁邊的水缸上仰向天空，丁二坐在門口一邊，把膝蓋豎起，臉孔藏在兩膝中間。門口的另一邊坐着六叔，正爲頭髮脫落多而煩惱，卓二嫂就斜身坐在門檻上，甜蜜地望着她底兒子。他們談論着那些演劇的年輕人。

雖然風暴底信號向村中各處做着試探的襲擊，這茅屋却突然顯得輪廓分明，結實沉着而且寧靜，好像大雷雨中驟的瞬間在電光閃照下的海洋中的小島一般。門外草坡上這一塊略略傾斜的平地被打掃得整齊清潔，枯草、魚鱗、瓦礫，全部掃除乾淨了，石磨也洗乾淨了，和被河水浸得濕透了的魚籬一同在太陽底下曝曬着。幾隻「雞花」（孵出不久的小雞）在石磨和魚籬之間奔跑、打盹，雀子一般地吱吱啾啾地叫着，聲音嬌嫩得十分好聽。茅屋門前懸掛起一個龐大的新的神燈籠，一切都顯出漸漸恢復出自信的活力的新氣象，——好像整潔的小草坪、石磨、魚籬、雞花、神燈籠都在低聲耳語着：「要是常常有好運氣來臨，誰不會把日子好好地過一過呵！」的確，這裏沒有發出一連串爭罵哭打的聲音已經好幾天了。

丁六說了許多話證明自己的意見，他以為那些年輕的「學生仔」現在會對他們這樣關心，完全是爲了仗的原故。因爲和日本人打仗，大家才想起人民底價值來。

「誰要他們這樣做的！國家要他們這樣做的！……沒有打仗之前，誰會看我們一眼？……打仗——抗戰教會他們；我們原來是兄弟！打仗不能夠沒有我們！——他搔搔頭，又把脫落的頭髮放在膝起的，邁圖刻著又深又長的皺褶的眼睛，仔細地看來，那瘦小的個子發出深沉的喉音，表示一種帶著譴責意味的、強硬男子底傲懣氣概。」——照報紙上說，這是民族底良心底激發。懂得麼？他們要幫助出征軍人底家屬，就是這樣。出於真心而且出於自願。……我常常說的，不止所有開人要幫助我們，就是鄉公所，——那怕再高的官廳，都得幫助我們。總有一天我們不愁衣食，過得很「顯赫」，我不是常說的麼？

——你是常說的。而且說到結尾，老是代耕隊要來下跪，哀求代我們耕田！

丁二把兩個勾曲的手指向他兄弟那邊一拄，站了起來，兩手放在背後，蹣跚地在自己門前那塊小小的草坪上來回走着，把茅屋週圍巡視一番之後，他讚許地重複又重複：

——這很好。這修得不壞。打風也不要緊了。

和這裏同一排的二十多間茅屋還跟從前一樣灰敗、頹廢、沒有生氣，也看不出什麼價值，只有丁二底家在放着驕傲的光芒。茅根草在四週茂盛地生長着，幾乎長到三尺高，把屋基和在屋後流着的紅泥小溪都掩埋起來了。爆仗花也悄悄爬上屋頂，在那裏開放着豔麗的橙紅色的花叢。山麻和布穀鳥各自成羣地分佈在橙紅花叢底兩邊競賽一般地歌唱着，山鷄搖着肥厚的翅膀迎着逆風在空中響亮地掠過。

丁泰一翻身跳到地上，一面走一面用手指在空中點着：

——這正是六叔講的世界上那好的一半哩！——他哈哈地幼稚地笑了。

隨後坐在門檻上，卓二嫂席旁邊。他用那粗獷的，但仍然沒有放熟的豐滿的兒童的手摸弄着母親頭頂，她癡癡地在兒子座膝蓋上輕輕敲打了一下。

——媽，爲什麼我一坐下來就要比你矮呢？站起來我可跟你一樣高。

——你底腿長呀，腿長了將來好走路，翻山過嶺好像馬仔一般。

——誰我到縣城裏去學手藝吧，我已經和你一樣高還不好出門麼？你答應我，到你生日那天，——錢是沒有了，我買一樣你頂喜歡吃的給你。

卓二嫂用嘴巴向丁二一嚬，味道濃厚地笑了——你問他去！

這時丁二坐在他剛才坐過的破水缸上叫喚他，他答應了一聲像一匹麻雀似地跑了開去。在破水缸前，他蹲下身軀，用手指在泥土上一橫一直地亂畫着。

——阿泰，我今天早上碰見你那姓吳的先生，他叫我再把你送到學堂裏去。

——是麼，我不去了，學堂裏沒點兒好玩，先生都和牛頭馬面一樣！

——對，這講得不壞。那麼我就問他：『學堂裏肯收麼？』我是故意問的。——他用灰白的鬍鬚尖戳

刺自己的鼻孔，因此連連打起噴嚏來。——其實我心裏面正想把所有的學堂通通停掉，改做牌館。……他就會告訴我，說你向他們發過誓！

「發誓？發什麼誓呀？」丁六和卓二嫂一齊詫異起來：丁泰在說起山頂菩提樹下的土崗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從來沒提到他曾發過什麼誓。他臉紅了，紅得好像一餅將近冷卻的紅鐵一般。

數子丁六站了起來。

——是的，我向他們發過誓。——丁泰底臉俯得更加低，好像他就要開始爬行，手指仍然不停在地畫來畫去。從後面看，他是更加瘦削了，在那參差不齊的烏簇簇的短髮之下，耳朵、頸骨、腮骨，全是硬硬地稜立着，恰像是由某種角質的彫刻物拼合而成的人頭。丁六嘆了一口氣，向坡下的大路走去。草坪上面，丁二獨自在教訓他底兒子。

——不要緊。發誓是聰明的行爲。不過不要把牠當真。我們一天發一個誓有什麼要緊。如果……只要牢記在：吃飽飯以外還有什麼要求就是野心家了。野心家是娶不得的，像東乾，就是一個野心家底榜樣！

丁泰像得了赦免似地狼狽地站起來，背起魚籃，倉倉皇皇地向丁六剛剛走過的地方走去。他底舌頭舔着緊閉的下唇，眼皮起了輕微的自然的搖動。卓二嫂迷惑地聽着這一切，遲鈍地，好像有什麼事情放心不

下似地走開，獨自沉吟着。打魚的、斬樹的、撐船和擔磚的高高低低，紅紅黑黑的漢字照平常一樣打撻下的大路走過，他們會停下脚步，站在那裏剝起頭朝那半山小茅屋細細察看，然後和丁二打招呼。那兒的確跟平時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於這種改變，卓二嫂也全然不明白，——她只是爲了鄉人們底注目而快活。她望着自己屋頂的燻仗花底紅色花叢，——依照傳說，這種花爬到自己屋頂上就是幸運快要到來的先兆，受那若鶯地癡癡迷迷地笑着

勳員，勳員，

要全國總動員！

噓噓噓噓……噓噓

……噓噓，……

槍口齊向前！

帶着茶葉釀味的氣流低聲咆哮着載起從丁泰那邊發出的殘缺歌聲迅速地衝過了山谷。牠們虎虎……虎虎地自北向南奔馳着。碰到北屏嶺就撞擊得粉碎，跌進泥螺村底禾田裏。以後，牠們翻騰着，彼此互相……

擁擠着，重新匯合在一起向南邊的遠山猛撲過去。丁泰在走下大路之前被丁六攔住了。

——到那裏去？

——摸田螺去！你不看見我背着什麼東西麼？——他擺一擺背上的魚籃。

——車大砲（扯謊）！你不能穿着長褲子去呀……

扯謊的孩子做了一個遮醜的淺笑，小鼻子好像被用力扭脫以後又忽忽地裝上似地歪斜着。一張多骨而沒肉的寬臉雖是棕黑的，也羞紅了，上面掛着不知因為爲扯謊還是因衣服穿得太厚而排洩的汗珠，每顆汗珠都在閃耀着熱烈的生命力。

——讓開吧，……我一衝過去，你就要栽下田裏……這樣滾下去……

六叔把聲音扼制得很低，——反而好像更加響亮了，迅速地說：

……——我已經看出來了，早就看出來了……你天天到那裏去了呀？一定有一個什麼地方叫你入了迷……你一天到晚好像二嫂一樣低着頭笑，這幾天的神情就高興得很呢！……聽我說，你別忙，不要做出心不在「焉」的樣子，聽我說完……

——快說呀，你快點說呀！不要儘往不相干的上面扯呀！——丁泰撒嬌地頓着腳。

這幾天，那小孩子各部份底急劇而顯著的變動把茅屋裏各人底深切注意喚醒起來了。丁六給了他更多

的關心。首先，那狹長的秀麗的眼睛變成又圓又大，閃射着飢餓的非善意的光輝，永遠不停留在什麼物件上面，只是癡癡地攔攔地看一切；常常用鼻音談話，——或僅僅用簡單的鼻音表示他底意見，聲音照常空洞而不響亮，那小小的鼻子微微偏左地懸掛在方形的大臉中央；在挑水、洗衣、購買雜料那些瑣事上，表示着更少的柔順和服從，並且——穿了不合季節的秋冬天穿的短夾衫，和不合到家孩子身份的長褲子，……，整天忙着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

丁泰以爲他要說許多話，但是他只說了下面那樣的一兩句。

——「阿泰在做着什麼事呀？」大家都這樣問。我看你是的確變了。變嫩了。現在不祇和十天以前不同，還好像沒有到十三歲呢！好像三年以前，我剛剛回到鄉下的時候一樣呢！告訴我，怎樣變過來的呀？是誰底力量呀？

沒有答語。那孩子舉起手抹去臉上的汗珠，一縱一蹶地跑下坡，沿着大路跑去了。

千萬同胞發出絕望的呼喊，

中國底命運又悲壯又淒慘！……

魚鱗在背上一高一低地跟着脚步底節拍而起落，他上身微向前傾，爛泥螺料東口大降北傾的十字橋走

去。颶風已漲進近太羅山臨峽谷，做前驅的信颶風突然從峰下掃過，粗惡地掀起人們底衣角，並且揮動起路旁的樹枝鞭打人們底前額和後腦。歌聲忽然騰起，忽然降下，這種抗戰曲到底把他們祖先遺留下來，被丁泰本人歡喜着，唱了一遍又一遍的山歌底位置加以佔據了。

在門外的小草坪上，那兩兄弟還把剛才的爭論延長了足足一個鐘頭。丁二固執着自己的意見，以為那些「戲子」其實還是「那一手」，對於「那一手」他又加了解釋，運用着在廣東各縣流行的隱語把那些「戲子」叫做「八字脚」。這名詞代替着一種忌諱的稱號，是每一個農民都懂得的。凡是從廣州大城回來，帶着喜歡和十個八個「新哥」在一起談論政治的工人，來歷不明，去留又沒有一定，說話帶着多量的憤慨字眼，而花起錢來又一點也不吝惜的流浪漢，或者許多年月不會回家，因為逃避逮捕而亡命在外的政治嫌疑人物，喜歡到處打聽，多方調查，對於鄉間一切平常慣見的事都發生了不得的興趣的青年學生……這一切，都被鄉下人稱呼做「八字脚」。這名詞充滿了神秘、激烈、畏懼、尊敬等等的矛盾感情。後來，喜歡打抱不平或熱心公共事業而不貪圖報酬的行爲也被廣義地看做「八字脚」，——同時，牠自然而然地又被使用做發憤種蛋者，反對傳統道德的怪物，不好惹的搗亂家，以及不可思議的犯罪的好人等等底代替語了。無論如何，他們對於這樣的人物所懷着的驚嘆與羨慕決不會少過懷疑與恐怖的。

——「八字脚」？我担保沒有那回事！——丁六揮動着反對的手臂，並且把他五年前在戰場上看見過

的一切和親身經驗過的一切，例如有一次他做了「八字脚」底俘虜因而對於他們底特點知道得很清楚等等，一樣一樣用來做自己的觀察底證據。

——好吧，那不是我一個人瞎猜的，九斤村長和收賣舊貨的丁狗都一樣想法。他們要不是「八字脚」，就是一些傻子。不然怎麼會拿錢不當錢！……

丁二把得到的錢分了兩塊給丁六，卓二嫂和丁泰每人也是兩塊，然後把剩下的一起拿走，到祥記茶館去喝酒去了。滿臉通紅，鬍鬚尖滴下汗珠；他往往在那裏大聲叫喊：

——喝，喝呀！伙計，給阿海和光二斟滿了！……給所有的人都斟滿了，都算我的！拿五斤沒有撿過一滴水珠的雙燕來！……說什麼，你們各位？……人一輩子能做一次闊佬麼？能夠的！我從前沒請過在坐的叔伯兄弟喝酒，以後也不能夠請了……以後，——我自然還要和從前一樣的窮，植不得半邊爛錢！

末了，他把幾根鬍鬚纏在指頭上，點頭，搖頭，或者又點又搖，做着滑稽的鬼臉。

王嘉和丁泰坐在離十字橋不遠的那棵老米仔蘭樹上；風吹着，泥鰍河兩條平行的河岸動盪着。河岸很緩，河裏的浪花被間歇的狂風鼓動，飄到岸上來。河水、柳樹、岸壁上斜伸出來的水翁樹，和正在抽穗開花的早稻，在重鉛色的陰冷天空之下，都紛擾地驚惶奔竄，混成灰綠色的一團，王嘉告訴了他中間有多少

省份。

——那麼，中圓到時在那一省裏呢？

丁泰這樣問，誠懇地皺起了和眼睛很相稱的細長的眉毛，她大笑起來了。

樹葉和枝幹構成一頂深綠色的扇形天幕，在狂風鞭笞下的米仔蘭花猶如金屑一般，在葉縫裏浮沉升降，播弄着濃厚的刺鼻的香味。王嘉坐在接近樹頂的枝杈兜子裏，丁泰坐在她底腳下，仰向天空的扁平的臉被驟然上升的血液染紅，原來的棕黑色變得較淺，——但是更加濃厚。無論什麼時候，那眼袋皮總是不能抑制地急速跳動着。他一面含怒地磨着牙齒，一面困惑地笑。

他底袋子裏瀟瀟地裝着奇怪的貨色，金龜子、天牛、荔枝蟬、螳螂和許多顏色美麗的大大小小的昆蟲，此外還有米仔蘭花、剪邊羅花、扁柏的葉子。他掏出一隻天牛蟲在她底腳背上威脅着，她立刻尖着嗓子驚叫起來。她和這樣的動物是很陌生的。

——你看牠這一對鬚鬚長在頭上，一截天藍一截白，多麼好看呀！牠們可以當鞭子用，哪，比方那邊來了一隻「螞蟧」（蜘蛛），還有兩寸遠就——噍地一鞭打下去……——他挺起又圓又厚的胸膛，舉起右手做了一個揮鞭的動作，恰像他面前的王嘉真是一個敵人。樹枝搖動起來，她又尖着嗓子叫嚷了。——你別叫呀……可是這天牛小的時候，却是一條渾身軟呵呵的黃蠶。什麼地方都有「蠶蟲」……各種頭

色，什麼蟲都是從蟲變出來的。牠要是給「春米公公」咬着飛進牆洞裏，到了夏天就變成春米公公的兒子，……那傢伙自己不會變兒子的！

王嘉在靜聽，思索；——幾分鐘以前那個嘲笑別人的驕傲的小姑娘欣悅地露出柔順的眉眼來了。她是溫柔而高貴地坐着，長頭髮披到肩上，肥厚的多皺紋的紫紅的嘴唇隨意地張開，右眼的瞳仁有點歪斜。好像一隻眼睛望着近旁的大胆而活潑的遊伴，一隻眼睛望着很遠很遠的什麼地方。

——你到泥螺是打我們縣城經過的，你有沒有看見過一個叫做東乾伯母的人呀？

等到了秦這樣一問，她又像開頭一樣恢復了固有的驕傲大笑起來了。

——不要把我笑死！又沒有街道門牌，我曉得你問的是誰？你不是個傻子麼！

丁秦不喜歡她幾次做出這種挪揄的笑，一手把她底腳掖住使力往下拖。這粗魯的舉動完全超出她底意料，她又一次神經性地尖叫着。他們兩個人從這個枝杆滑到那個枝杆，——要不是丁秦在下面頂住她，有時托住她，一定會摔破腦袋，這樣一級滑一級滑到地上了。她既快活又害怕地坐在裏那喘氣。

——我們到那邊的茶山去玩吧！——丁秦向水蓮渡那邊指着提議。

——你老是欺負別人，我不跟你玩了！你又野蠻，力氣又大……

——誰叫你憑着讀得書多，……憑着學識欺負我！——丁秦勝利地矜持着。

——你還不是像昨天一樣，把我帶到深山野嶺裏面，「狼呀！」這樣恐嚇我，等我認不得路，又害怕，又跑不動，你就在什麼地方躲着笑！這不是這個玩意兒麼？

——呵，不，一定不，我早先不曉得你怕狼呀。——他嘆孩子似地安慰她。以後又揪住她頭髮，使她底臉好像一面鏡子似地對住自己，說，——你十分害怕我麼？

他跑上了家山摘了一朵紅得令人妒忌的山榴花，一聲不響地插在王嘉嫻衫袋裏，然後背向着她盤起腳，照樣一聲不響地坐在地上。他是那樣驕悍地在山坡上和在木橋上狂狂奔馳，恰像他要使力驅散那已經侵襲到泥陂河上的風暴……他底突起像山丘般的胸膛響亮地喘着氣……他替王嘉嫻上紅山榴花的時候捏得她底肩膀十分痛楚……

以後，他們結着伴向村外的山上走去。王嘉左望右望地胆怯地走，丁泰狂歡地，沒有忌顧緊着牽掛地跳躍着，有時要她停下脚步四處找尋，有時等了很久才看見他從山石後面躡出來，手裏搖着新捕獲的昆蟲或以前沒有發見過的花草。他穿着長褲子和有着完整的鈕扣的短夾衫，——舊的，打着不少的補釘，但是整齊而乾淨，這樣的衣服平時只能在過節、過年、祭祖、和參加宴會的時候穿。穿那件單薄的、異樣和笨拙。忽然自上至下，忽然自下而上的猛烈的東北風刮起地面的枯草，一束一束地打着他底滾燙的臉蛋，微微不捨地掛在那一排長而硬的好看的睫毛上。

在王嘉身邊，他是一個可驚的雄辯家。他底粗豪的、放蕩不羈的氣概使她感受到壓迫。他們熱烈地親密地追逐着暢快的談論所引起的興趣，無所謂談話底範圍。

大丁家山、小丁家山、山頂的苦棟樹林、兩山之後的連綿山地、壩仔和高田之間的白石大道旁的透迤的茶山，——好像無論如何也走不完的樣子。

——唉呀，泥鰍村是多麼大呵！——她讚嘆着，——比省城西關大十倍也不止！

她不喜歡泥鰍河的綠陰溝地的兩序和那些肥沃的耕作地，——却喜歡從遙遠的高地俯視牠們，而在往在寂靜無人的深山中；她是那樣虔敬地重覆叫着、讚嘆着，——自己的靈魂彷彿也跟着那些魁梧的山巖騰大起來了。

照她看來，背着半乾半溼的竹魚籠在她旁邊走的新伙伴不止沒有像丁公所說的變態了，而且簡直——論年紀的話，在一夜之中長大了幾歲，變成那樣一個十七八歲的黑瘦結實的少年了。她真心會因此而跳躍的。的確，不論從那一部份說，丁泰實在有了很大的變動……身體本來又高又長的，彷彿更高了一些，肌肉雖不很豐滿，腮幫、背脊、拐肘這些地方的骨頭向外拋出，然而全身和牯牛一般結實而有勁。走着，站着，坐着，那細窄的腰部都在活潑地左右旋轉；兩手老在玩弄着什麼，或把手指互相絞扭着。驕傲的高聳的胸部好像希望和什麼最堅硬的東西碰撞一下似地儘量向前突出。兩臂和頸項當擺擺和轉動的時候濛濛

地發響，好像在折斷堅硬的木柴。身體底任何部份都充塞了橫溢的精力，這些橫溢的精力又放肆地表現着自己。

他本人沒有安寧的片刻……打什麼一下，扭什麼一下，或者捡起樹枝敲着背上的竹魚籃，或者捡起瓦片朝遠遠的什麼地方刷地一下投擲出去。

在一個沒有茶樹、其他的樹木也很稀少、只生長着柔軟的綠草的軟坑裏，他們開始了一種有趣的遊戲。王齋站在山頂的草徑裏，丁泰站在山腳的軟坑裏，一條通到澗溪河的淺溪流過他底腳下。他大劈向五十公尺上面的同伴挑戰……

「——要滾最大的石頭砸下來呵！滾下來……滾！碰着我一下算我輸。」

地向他投着石塊。凡是她選擇的石塊都是很小的，最大的也只會和拳頭一般。牠們滾到澗溪裏把清水潑開了花，有些只滾到半山就不動了。十塊石頭滾完，一次也沒有碰着丁泰，她笑着，替丁泰担起着，出了滿身的汗。

現在，他們轉換了位置，輪到了泰滾石頭，王齋站在坑底的淺溪上面了。第一塊石頭滾下來也不過和茶壺一般大，她快樂地跳躍着躲開牠……第二塊，第三塊，分兩路把她夾在當中……同時第四塊石頭在山上一吼叫着躍進，捲起大片的灰土使她看不清楚牠底來路；她感到那塊石頭比一個水缸還要大，比一匹發怒

的瘋狗還要兇猛，於是害怕地再三再四地驚叫起來了。

——來呵，看準！這塊還要大呵！

丁泰在上面發狂一般地笑，沒有節制地吶喊着。每投一塊石頭出去，他就做出一個全身緊張的投擲的姿勢，心裏想：「這次還不打中你！」那直伸出去的兩條手臂就停止在半空中，過許久都沒有收回來。他沒有想到假如那塊石頭砸中了王嘉，他就會裂做兩段……只是在風沙中紅着臉，每一根短毛都快樂地豎起，玩得完全「撞了邪魔」了。

一塊最大的、好像一頭乳豬一樣的石頭剛剛脫了手，他就聽見坑下面突然浮起女孩子底哭泣聲。要收回那頭乳豬已經太遲，於是他自己比牠更快地滾了下去。王嘉也不管後來的石頭正朝滾下來，只是坐在地上哭。她並沒有受傷，只是丁泰一直滾到滾溪裏，跌痛了腳踝。

他們繼續步行前進的時候，丁泰存心要把她譏笑一下。

——國家那麼喜歡你們，你們却是些不中用的傢伙……沒有一個人看得起我，大家都說我將來沒有希望，可是我比你們底胆子大得多了！你看！……

王嘉姑息自己地笑着，嘴裏咬住一條麻紗手帕走了許久沒做聲，後來，——她忽然那樣發起怒來：

——自然是你比我們強，好也好多——我們一點意思都沒有，我討厭我們自己！什麼鬼劇團呀！……

「沒有一句話說！」他們在一句老話有一句老話，叫我說話一定要有理論根據，行動要和大人一樣，不許我玩，不許我學，動東西，體天只是工作，工作，聽天望着我民衆起來！民衆起來！」爲什麼老是這樣呢的？」

「不錯，爲什麼不讓大家起來，我們起來呢？」丁泰附和着加入自己的意見，——「民衆起來，民衆起來！」民衆是一個「懶睡の使媽」（食睡の娘姨）還是什麼的？這真有趣！如果我是一個民衆……我一定裝做沒有聽見！

「王嘉偏側着生裏形的腦，用一個兒童底誠實說，——我羨慕你們底生活。一個百分之百的工人家庭！貧窮雖是貧窮，——簡單，樸素，自由，有價值！你將來是新世界底主人翁，沒有疑問！我底家庭，懶睡不必提，——照范沙說，根本是我底出身極限制了我，一切都沒有意義。……所以范沙又發議論了。你聽過他底議論沒有？好得很呢！他說：『要做事，就得做幾件真事；要讀書，就得讀幾本有獨到意見的書。』真演說，就得演幾個自己真受他感動的感，要宣傳民衆，就得給他們一些他們喜歡的東西；要動員民衆，就得有權去提他們組織起來！……多麼正確！」

「小丁泰驕傲地挺着雖然並不突出的肚子走在前面，好像一個吃飽了的精神，正在坦然地受着別人的讚美。」

泥螺河裏的水一下子變成深紅，較低的河岸已經被高漲的河水淹沒。他們偷偷解開了一隻別人運送貨物的小舢板，從十字橋間向水蓮渡划去。暴風從後面，從橫邊，從前頭，四面八方地吹着，小舢板時隱時現，一時又後退着，旋轉着，把身軀傾側橫在河心。牠幸而沒有顛覆，不過到水蓮渡上岸的時候，王嘉全身都給浪花灑溼了。

——好危險！爸爸知道我坐這樣的船……準會把我打得半死！

她抖着溼溼的衣服。他們坐在木板搭成並且沒有欄杆的橋邊，粗黑的腿靠着白嫩的腿從橋板下垂，懸空地吊在洶湧奔騰的泥螺河之上。操縱那拗性的舢板的時候出了過度的力，大顆的汗珠沿着王嘉低方形腮幫淌下來。

——你會打你麼？打得利害不利害？一個高個兒還是一個矮仔？——他歪斜着扁平的臉，態度粗魯而充滿了同情。

——高是不高。A，利害得很！……之後，一句話都不說。你——

——我麼，是的……有時輕輕敲兩下誰免得了！

——那你爸爸真是一個好人。他和你媽媽打架不打？——王嘉眼睛睜大——

他立刻想起剛才她說過羨慕自己的話，又記起自己應該有一個美好的，有價值的家庭才對……於是

望着她那胖大的、對視的眼睛，隨了這會兒，屢次不安地移動自己的座位。

「不！一次也沒有過。媽媽就要去做管工了，她是一個十足的好人！」

「她連珍珍地跟珍珍？——她底眼睛睜得更大，而且逐漸向內凹陷。」

「正是的。」丁泰終於這樣說，彷彿他完成了一件莊重的工作，隨後用拳頭敲着木椅，把臉擡歪。

丁泰

「王嘉自己做了這樣的招供。」

「我們家裏真糟！媽媽已經死了……那兩個小母親，舊的一個給爸爸打得要死要活地哭，新的一個沒有經過打，可是哭得更厲害……爸爸天天從沙面回家就是忙着打小生氣……把我們許多兄弟姐妹趕了

一個又一個！後來，你乾脆當做是你自己的家法想想看吧，第三個小母親又回來了！」

「唉，那麼你怎麼辦呢？你想起過逃走麼？」

「怎麼不想起過？——王嘉使用了抗爭的語調，——我胆子小得很呵！」

「丁泰得意起來了。——唔，——他縮起那小鼻子，——你倒沒有扯謊。」

最後，她哽咽着嗓子對泥螺河表白：

「所以，愛確實就是幸福！」

那男孩子挺着臉，手脚僵直，不自然地坐在王爺和竹魚籠中間。滾轉起大的漩渦，分裂、會和、激盪不停的漩渦打到他們腳下流過。以後，他們再乘着原來的運貨小船回十字橋，掌尾槳的丁泰竟不留神跌落河心裏面去了。他們因此又隨興地大笑了一場。一直到送十分疲倦了，那王爺回去的時候，他自己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興奮。

風暴對於人類的恐怖和擾亂繼續不停，一個小規模的宣傳會議夜會并字橋腳下舉行了。獻金運動的村民大會選選了幫幫詩社方面的強烈反對而取消，宣傳隊分做廿幾個小組在村中查處開懸。王泰勝顯微了馬燈掛在米仔圍樹杆上。

——說是他們有辦法對付飛機呢。去開會呀，去聽聽呀！

二十幾個大了家山腹部茅屋裏的居民陣陣續續地，滿臉高興地在十字橋上走着，貧窮而樸樸，外貌和叫化子一樣。在前首傳和鼓動的導備工棒上，王泰和子弄寫寫稿了很大的其量。他體體差外掛出懸在遠處。組裏面的遠海與劍和和范沙。

風狂吹着，馬燈發出蓬蓬的青光，一掃一掃地映着眼睛。一陣陣東北風從看不見的山頭奔襲過來，不久以後，馬燈裏外的茶山主約添本義就發出隱約可聞的響聲的喧嘩。黑夜底河堤昏黑得不能辨

認。演說者好像已經溶解在黑夜底狂瀾裏。他底詞句好像剛剛吐出口就被狂風碾成粉末。

在港沙路邊那的演講後頭，發覺的阿察向他提出那樣的忠告：

「……你從這邊走進街市，朝北轉過去，一直走到盡頭，那裏有幾幢大的青磚房子，還有三五兩層樓的新式洋房，那裏住着我們底祠堂管事，和我們底副總理……你到那裏去講說對……他們拿得出錢……」

「說一句不怕失禮的話，我們都是窮鬼罷正罷，要我們每次拿捐百多兩百兩願力，那倒是不成問題的……」

於是這一羣人就好像長久不曾張開過嘴巴似地，七嘴八舌地自己談論起來。自由而粗陋的言語推開了龐雜的風聲，推開了演說者，推開了胆怯的燈光。

總之是這樣的，魚登，說獻金也好，獻銀也好，打日本也好，操壯丁也好；沒有人「拉頭殼」(頭顱)是提不起來的。你說怎麼樣？

「……誰說的？不怕得罪別人，難記？鬼斤不是我們底『割蛋頭』(頭人)麼？」

第三個諷笑地說完了，第四個立刻接上：

「……九你底屁股！」

以後更加混亂，分不攸誰誰誰答了。

——這的確不是道路！想想看，招五，我們是什麼？是子民百姓麼？鬼才曉得。轟炸我倒不怕，憑了
一對零頭吃飯的人，除了一條性命什麼都沒有……可是人怕思想，想到將來日本人打來了又怎麼辦？不
要說大人小孩子，就是老頭也不會給招五的！

——打游擊呢，笨七！團結到底嘛，魯九！——好像那個招五回答了。

——就是了。沒有阿哥頭來拉頭說，怎麼團法？是你來團我呢，還是我去團你呢？是民團的團呢，還
是蒲團那個團呢？

有人把這說笑話的人推了一掌，他踉蹌着倒退了幾步。一個老人用緊滯而尖細的嗓子費力地對大家提
議：

——別鬧，別鬧……講正經事，譬得那麼容易麼？明天我們大家去質問九斤去！

另外有兩個人或三個人自己結成一小堆，沒有參加他們底吵嚷。單調的沉悶的風越晚越有勁。驢子中……
夾雜着堅硬的沙粒般的水點，潮溼的春寒使燈光也抖索地縮小了。在橋上，在米仔蘭樹上，在木棚臉孔
上，那疲倦的燈光閃來閃去，好像竭力躲避着不讓惡漢一般的狂風把自己捉住。

其中有三個人正在發洩他們底無處發洩的憤慨

——九斤村長是出心要逃的。他走了，阿勒！阿勒！你們走到那裏去？你說是沒有他那麼多的錢，

也認不得他那麼多的人。」

——他自然要走的。——阿勤和阿棠當中的一個說：「那時候就輪到我們舉起鐵頭和柴刀打游擊。打退了日本鬼再把他接回來……呸！……」

一個相信命運和一個相信金錢的結成另外一種爭論。

「我看最好還是相信自己的命。時辰八字是注定的，日本鬼也改不動閻羅王底簿子！」

「好了，你不妨試試看。沒有了法醫……簿子上面的鐘點就會提早！」

……以後，有一個人膽顫地不知道向着什麼人申訴了：

「……沒有阿哥真是真的，沒有拉頭繩的好漢也是真的！到底是誰用來呢？如容連縣城裏的學生，也在那樣壓廣州天城噲了，寫民衆起來，打倒日本仔呀！」不錯，如果我們「起來」了，我們「走到」那裏去呢？」

范汝璧着面說道：「天羅地網，逐步穩入神經踏亂的迷惘中間去。他離開他們，退後了十幾步，兩手握著憂愁的臉坐在一塊石頭上動都不動，那模樣恰像破廟裏失去了舊日光彩的一具可憐的泥菩薩。他細細想着自己的演說對於聽衆發生了什麼作用。但是什麼都想不起來。頭腦失去了牠底力覺，人就可憐起來。」

從頭到尾，范沙底演說也好，鄰里們底議論也好，六叔和吳劍如的閒談也好，丁泰拖着同樣的興趣聽着，『是的，是這樣的呀！』有時插進一句評語。他十分喜歡這個新奇的、以前從來不曾有過的有趣集會。

他走到范沙身邊，使勁扳他那寬闊而突然沉重的肩膀

——范先生，你爲什麼不給他們多講幾句話呢？

馬燈終於熄滅了。范沙沒有回答，暴風像滾水似地倒進山谷這低原地帶裏。遼遠的宇宙裏面有一種微弱的發光體在憂鬱地步行着。他覺得范沙跳了起來，沉重地落到地上，同時有焦灼而煩躁的聲響堵住了他底耳朵，使他自然而然地張大了驚異的嘴巴。

——他們喜歡聽麼？我說我的，對他們有什麼用？中國呵！……你怎麼得了呵！……你可憐可憐他們吧！……你怎麼得了呵！……

丁泰看不見對方的面貌，却感覺了那強烈的悲哀和憤懣，身體好像受了震動似地搖晃着，心裏在深刻地懷疑着早已所聽見的聲音。

——爲什麼要可憐他們？……呵，是了，他們沒有表示願意獻金！——他想着，隨即這樣安慰范沙。——范先生，是這樣的，他們各人有各人底憂心事。他們說起話來都不講規矩。你底演說怎麼沒有用？有

用的！他們大家都歡笑呢。

……人們談話論有些人聽來很習慣，而另外一些人聽來就會很鬱悶。這樣的情形在丁泰是完全不能瞭解的。他覺得范沙不應該到這時候還不覺不覺。

——不是這樣麼，不是這樣麼，……還有別的地方得罪了你麼？

他自高自語，范沙在使力搖自己的頭髮。人們圍成一個圓圈把各人的衣服擦開，丁泰重新點亮手燈。鄉村教師吳劍如繼續演說。丁泰就跑過去了。好像一個節目裏面的無憂無慮的少年，他被粘在一塊的。那里們熱熱的集會和一個可愛的人物同時吸引著，那人物講到國家的時候總是使用激動的調子，並且可以想像他面眼中一定會帶動情的水光。這樣調子和這樣的水光迷惑着丁泰。

——丁泰……看見他走進了，范沙還親切地叫了一聲。

——做什麼呀？

也是故意表示着好感，他以快活的音樂的調子答應了。

——坐下來吧！

——不，這個時候我不喜歡坐，我喜歡站。

——一定要你坐下來，我有話跟你講。我煩惱得很呵。

丁泰依從了他底願望。

——你能立定決心，從今天起到死那天爲止，一輩子盡忠爲國麼？

——能夠的！——他底決斷簡單而明確，人聽見這樣的聲音能增加勇氣。

——好像你發誓不再偷東西一樣，無論如何不會悔恨你底決心麼？

——當然！

——你底決心除了爲國報仇，打退日本之外，不會分心給別樣事情麼？

——可以的！除開！

范沙以熱情的笑聲把顯然使丁泰微微感覺不安的話語攔斷了

——哈哈，啾！呀！到現在還記住東乾叔那件事情？——好利實的孩子！你和青年人一般勇猛和壯年人一般堅定，和老年人一般頑固！東乾叔已經死了，你底勇猛，堅定，頑固總不能救活他。……照我看來，這件事根本就不是你底錯！你要知道，你所記住的東乾叔只是一個人，……；東乾嫂也不過兩個人，再加上那個胎兒也不過三個，……；你拿他們和國家比來看：三個，死了的；四萬萬五千萬，活着的！……；你該想法子試試，將愛他的那付心腸拿去愛國家……；這裏死了的已經有許多而活着的還有這許多……；這就是呀！我看那地的確沒有什麼辦法的了。不過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他！

「丁泰你繼續答應我，我問你，如果你能回答我，我可以能夠當然……」
沙突的發問，「現在我問你，到底你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

「這意外的難題把丁泰從那渺茫的沉思幻想中拖了回來。」

「我曉得……」使用這種肯定的語氣是他底新習慣，但是他立刻發覺自己過於誇大了。

「你告訴我……國家的……」

「國家就是你們底好朋友……」這判斷是簡單直接，非常明晰的。

丁泰底答案，范沙帶來了非常寶貴的為笑，誠底征服了他底憂愁。他不明瞭丁泰這種感覺底來由，「從那麼缺乏學識的粗野的嘴，以流出這樣的奇特感覺，使他以爲非常有趣，雖然他表面擦着眼淚，一面叫喚：

「要把頭腦武裝起來才行……」在某種意義上，頭腦比炸彈更能毀滅敵人呀！」

「他在那一明一滅的馬燈映照下，向范沙做了一個請求寬恕的微笑，說：

「不過，天你們回去的時候，我跟你去道下廣彌法殿，國日好不好？」

第二天下午，丁泰在祠堂裏，後面那排新擴充做宣傳隊宿舍的屋裏，裏面藏着他所不願意看見的唐冠中。小屋只有一個窗子。對面是一幀古舊的右綠色耐粗磚火牆。兩者之間只隔着一條狹長的草院，光線非常黑暗。面對面也幾乎彼此看不清。這幾天來，他每天都在這座集公祠堂穿進穿進，聽他們那種纏綿於

國家和抗戰的議論，已經成爲這劇團宣傳隊底冰個雜耍了。

他首先發現了穿着一件襯衫般暗紅色戲服衫的那團毛茸茸的黑影坐在牀邊。

「——你和范沙講的事情，他已經和我講過了。」那團黑影左右擺動着。

「是的，我想和你們結着伴下廣州去。」他說明了自己的來意，——范沙告訴我，這件事要等歐

長你答應。你答應和我結伴麼？

「唔，是這樣的。」那矮小的隊長嫌他底要求過於率直，這把話多鼻詩夾在話語中間。——是這

樣的嗎？……本來要我們把你帶下省城，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唐讓讓讓來着。

「我不要你們帶，只要你們和我結個伴就夠了。」

「帶也好，結伴也好，你到了廣州吃的住的好麼打算？」

「我是一個有手有腳的活人，還怕沒有吃住的！」

「對，廣州要請你上哥倫布，住豪華酒店。」孩子說的話！

從一個打開蓋子的箱籠裏，——並沒有得到任何人底允許，他開始自由地、任意地翻着那些畫報，文

件，圖章。——他將那些喜歡的圖章類來倒去地看，——把手指屈成圓筒代替望遠鏡放在那隻睜開着的眼睛

上，一點也不理會旁人怎麼提心吊胆地在監視着他底每一個動作。他常常用手指在鼻子下面來回擦着。

恰像在鍾平拋。

「好吧，——那隊長仍然坐在原來的位裏，——我們開會的時候我把你寫要求提出來大家商量商量看……」

「不幹不幹，——他跳開來，仍然不停地饒着鼻子，——今天就答應我！」

「放棧，放棧，這樣就行啦！……先說，你怎麼證明你已經愛國？你拿什麼得證明你到了廣州會好好地做救亡工作，不會去胡行霸道地亂攪？」

「在松岡上，我不是發過誓不偷東西了麼？」

「那只是你個人的事，跟國家沒有關係。」

「過兩天你們開台戲的時候，我也獻金！」——秦高聲宣佈了。

「A！你也要獻金？你講過這句話！——隊長從牀上跳起來向他們提議獻金。」

「一定的！——他雙方使自己的嗓子先壓倒對方。」

「你如果踐踏你底預約，我們一定撤你底廣州先線你底工作！」

「A，你答應了我！——你講過這句話！——他舉傲着隊長底語氣。」

「好像就從祠堂外面的牆腳下起了一陣非常兇狂的旋風，在陰暗的小屋裏聽見那風聲比在山上聽來更加」

恐怖。成千成百的野獸圍着這祠堂咆哮，連牆壁也震動了。最後，這短促的談話遂附帶着一個有趣的結尾：

——可是，我問你，——隊長也舉着丁泰底像兒銼起鼻孔來，——你爲什麼總愛扯謊呢？你同王嘉說，你爸爸從來不喝酒。這有什麼意義！

——問我麼？——丁泰沒有回答出什麼理由，却以一種迷人的不可測量的笑對住他，彷彿這樣說着：「我高興，有什麼辦法？你不知道我有那種權利麼？」

第六章 泥螺村的一日

泥螺村的獻金日，風狂吹着。

這同時又是卓二嫂生日。天還沒亮她就起來了。所有的棹椅、杯碗和用具在天亮之前就已經洗得乾淨。在泥螺底街市上，她是最早的顧客之一，買了大塊的豬肉、大掛的熟麵，此外還有甜包子、茶葉、香燭和爆竹。商人們用阿諛的詞句和他開了玩笑。她經過十字橋的小碼頭的時候，狂猛的风力幾乎把她捲落河裏……有兩個生面人坐着一隻小篷船在那裏上了岸。一個穿白綢長衫的，沒有戴帽，時時用一條破手帕擰住鼻子。一個穿中山裝的戴著新加坡式的白毡帽，後腰上佩着曲尺短鎗。

他們把那提著許多食品匆匆走過的瀟灑笑容的袁老村婦仔細地看了一遍。穿白綢長衫的男子囉嗦起來了……

——那老處婆爲什麼這般高興呀！唉，我倒也願意做一個無知無識的鄉下人！

沿着一條最寬的田基路，這兩個男子向慶安公祠堂那方面走去。鄉公所已經根據副鄉長丁惠然底對於籌備宣傳隊底種種活動的報告把泥螺村的獻金運動底事實呈報上去了。縣裏面覺得那裏的獻金不應該由……

獨立軍情形不明，市民乘隙自帶雜貨而奔逃，便決定派出一個後援會，帶著幾個深衣隊，個個練到泥鰍去把所得的戰金收繳下來，由縣裏面代爲保管。這也是趙公廉底主張。

——看吧，這裏連像樣的茶館也沒有，一間茶館就是一個俱備謀死的人！

因爲這種「一無所獲」的苦差生着氣的偵緝員走過市街的時候說，幹事同意了。

——真是……鬼地方！我們還要在這裏逗留一個整天呢！其實「敵人無力商犯」是天下皆知的。敵人影子都沒看見，一班小孩子就叫叫嚷嚷，就是這樣！

——敵人敢來？笑話！十個偵緝員地握着後腰上的直尺手鎗。——他不怕我們廣東佬？

李白細長衫的男子望着他此勇武的，用一隻手拉緊帽簷，身軀被賊賊揮的同伴姿態地笑了。笑他自己也被吹得像一隻張開粉翼的大蝴蝶。

——他們想來？——幹事從另一個觀點解釋，——你想英國會肯麼？

——人家自然不會肯的。偵緝員又一次表現了他是非常單純的人，——這是他們底勢力範圍呀！我敢打賭，到我們得到最後勝利那天爲止，廣東也看不見一個日本人底影子！

不久以後，他們就像兩隻像似地鑽進潮鄉長底巢穴——一幢青磚大屋裏去了。

慶泰公祠堂前面的鹽禾場上來丁各種各樣的人們。慈錄宣傳隊全體隊員都在場上奔跑和呼叫，或者青

着險，一羣手裏拿着吹簫、鑼、鼓、雙手舉着一株祭棚，或者紅着眼睛，把椅子或椅子頂在頭上；暨着長竹竿的，抬着白布橫額橫額的，搖着銅鈴的，捧着上面貼了封條的大撲滿的，背着大竹籠的，肩上架着粗棕繩的，全都都在流汗，奔馳和呼吼，情形十分混亂。全村的大街上，小巷子裏，井旁邊，也在談論着這新鮮的事。菜館裏，茶館裏，甚至於酒樓的店裏，也被那些年輕的人底舉動引起了極高的興趣。有一些農民也跑到曬禾場上去，大部份的農民和遠在田裏默默跟平常一樣工作着，胆怯地望着慶泰公祠堂裏的空，聽着從那廣場上被暴風捲起的喧嘩，……當警察對社僱用的警工走過他們面前的時候，就全都低下頭，裝做完全不知道本村今天有獻金運動那麼一回事。

暴風捲起牠們沿途經過的地方那些立腳不定的樹木和房屋，洶湧地越過村北的懸崖踏進大羅山底陷阱之中。陣雨飄忽不定地猛烈射出那些粗急的雨點，太陽失去了往日的光輝，好像白鐵剪成的圓片。一面喘息一面在跋扈的黑雲層中擠來擠去。泥濘河嘩拉嘩拉地流着，好像一位伸着懶腰的狸貓似地高聲起尖瘦的舌，把渾濁的泥漿噴上天空，灑灑在幾里長的傾斜的河岸上。

灰敗的屋頂掀開了，有些房屋倒塌了，但有些新起的房屋正在冒着狂風趕趕建造。一個富有的翁某吩咐官吏在河邊建造他底家用做避風和避飛機的大別墅，丁三全家都相信那是一間或幾間宏大的工廠，當他們站在丁家山莊裏，當他們向下游流着的時候，往往以那被激動的調子讚美他，當他多麼架架勢勢地讚美他。

呀！村裏並且有人證實牠是竊盜賊或者防毒面具廠。泥水匠和木匠們在辛勤地工作着，他們極叫嚷着，下意識被狂風吹蕩散失，在塵末揚上塵來是斷斷續續，忽遠忽近的。

用六張八仙棹拼在一起，再用竹竿在三面蓋搭起來的獻金台被淡紅色的薄蠟紙和綠色的新鮮松葉裝飾得和新嫁娘一般。那些寫着標語的紙條尤其好看，在狂風中飛舞着猶如綢緞的飄帶，有時脫離了獻金台飄飛到半空中去。商店伙計、農婦和小孩子，騾徒和沒有職業的游蕩者、割草的、搶錢的、牧童和叫化子，都緊貼地站在台下，小販們在較遠的地方擺設各種食物攤子，有一些個戶遠遠地站着，用閃爍不完的眼睛忽忽地向各處投下懷疑的、好奇而又有所畏懼的警視。……

音樂演奏、演講、唱歌……這樣的節目三次四次地重覆着，伴隨着所有的節目的是始終不停的風暴底怒吼。……但在獻金開始的三個鐘頭以內，獻出金錢或物品的人一個也沒有。人們是顯然焦躁起來了。站在又矮窄又狹小的台上担任台前鼓動工作，身體在花綠紙條中顯得過於矮小的隊員們底喉嚨也沙啞了。

台後的葵葉編成的軟壁之下，也擺了一張白木的方棹子，棹子之後又有一張斗方板檯，這是他們上下獻金台的梯級。現在，不在台前工作的隊員全部圍住這張方棹子站着，商量有什麼辦法挽救那可以預見的失敗。

——這是副鄉長拒絕跟我們合作底結果！

有誰這樣一說，大家都會贊成他，那裏裏發出「嗚呼」那樣的歎聲。那柄塗粉畫眉的髮簪真有
一種類似哭泣的聲子。她自信那根能感動別人……

「……我聽見副鄉長劉遠和別人講，『勸是好事情，想拉我法跟他們唱戲尋職呢。真痛善惡，這錢怎麼得
了？我們底上份工作做得太壞了！』」真到這！這錢我們拿了幸淘法？我還有什麼臉見副鄉長劉遠那
許多朋友！……

聽見她底聲音在風中迴響着，唐冠中心裏湧過一股激發的血液。

「沒有問題，荷眉！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把那條小褲帶拉了一挺，——沒有經過政治動
員，看熱鬧的貧苦羣衆除了拍掌喝采以外，自然做不出更多的事情。……

從昨天晚上起，人們就興着得睡不着覺。開始估量可能的獻金總數。他把紳士、父老、工廠主、商店老
板計算在內，以爲至少能夠達到兩百塊，就是三百塊也不算廢話。

爲了最後一次邀請副鄉長，忽然來拍在大會底主席，並請武備班去發動本村幼紳穆汝老，那副鄉長眉
的女演員和一個叫做羅丹的青年被遣派出去了。

范沙面對着隊長唐冠中，——他比後者高個半個頭，唇高齒露地發辯：

「……我們大家再重新考慮一次吧！……」他傲然覺得我們必須發動王秦和王萬那些孩兒來做我們底臨時

宣傳員。他們本身就是民衆，說起話來比我們親切，比我們有力！這只要看前次的演講夜會，十字橋那一個演說最好，就可以得到結論的。我們必須立刻接受自己的每一個工作經驗，沒有一點疑問！

「我誓死反對！」——隊長一手指向既有烏雲，又下着陣雨，又出着太陽的變幻不測的天空。——第一、他們來了要嚇走所有能出錢的紳襍父老；第二、他們來了要挑起一般民衆底反感；第三、他們來了……那……丁泰來了沒有？你自己去找我看！他答應過要在今天獻金的，他還說要跟我們一道下廣州去參加救亡工作……我看那種扯謊比吃麵還容易的小流氓根本就不必再提！……

王嘉在台前聽見隊長這樣非難自己的朋友，立刻就跳開台口。她也不能發現了泰……於是她閉上了那微微對視的眼睛，在八仙棹上把腳頓了一頓。以後，她聽見范沙底聲音。

「那麼，你自己也去找我看……這裏可有一個紳襍父老？」

「你是錯誤的。——隊長抗聲說，——你沒有看清我們所要爭取的對象！」

「……都拍來了！——台下有人高叫着，蓋過了台後的爭執，羣衆像被狂風掃開似地立刻讓出一條路。

快活的老簽工丁那朝獻金台走來了。仍然和平時一樣又高又瘦，背脊彎曲，只有頭髮更加灰白一些。

他高聳着鼻樑，明亮的眼睛正視着台上，遮開大步走到台前，好像旁邊許多人他都沒有看見。他底草鞋發出克噠克噠的響聲，喉嚨因爲走了很遠的路而哽塞着。所有台前的工作人員都狂熱地鼓掌和頓

脚，高昂地叫嚷起來。——裕華、大有、佳記三個瑞麟黨派他代表全體工人獻出十一塊七角錢的粵幣。

吳劍如對大家介紹這老工人，在台後的下面，全隊的隊員把他圍在中心，他們每一個人都說了許多話，但是每一個人都在懊惱着自己沒有把真正的感激和高興說了出來。不久，同興木廠全體工人派代表也來獻出了五塊多錢。——這都是藝鋒宣傳隊意料之外的收穫，並且泥螺村獻金運動底最初紀錄也由他們打開。台上、台後、台下的羣衆這三者一齊發出的歡呼的聲音把風暴底怒吼壓下去了。

音樂演奏、演講、唱歌又以更大的勇氣重新開始，在曬禾場上，小伙子、老太婆和小孩子，其他的閒着沒事做的男子等等，和台上發出的歌聲一道流來流去。

下午，風勢猛烈得好像要撕裂開大地。曬禾公祠堂前面曬禾場上的情形更加悽慘。九斤村長和盤螺詩社底那班人都沒有出現，流動的閒人們越過越少，從那兩起工人獻金之後事實上就沒有第三起了。台前的工作鬆懈下來，主席就踏着滿地的淡紅紙條、花生殼和松針，在緩步走着，盼望着那好像忽然從世界上消失掉的丁琴。

曬禾場兩邊未端道路上常常有來來往往的農民走着，他們偶然也向獻金台望一望，但是從來沒有一個農民曾經走到獻金台前整整看過一下子的。

這是什麼道理呢？

唐隊長養着後腦，他仍然站在獻金台後面的白木小棹子旁邊。他們隨即派出了專做招待工作的「突擊隊」。五個男隊員結成一組，分站在廣場兩邊的路口和路當中，說明並鼓動過路的農民到獻金台前聽他們唱歌和演戲。一個站稱唐冠軍後隊員與相繼三公尺的地方旁觀着，叫他發出汗，揮塵揚塵，繼續說，說所有剩下來的都朝着他那方面望去。台前唱起武裝殺敵歌，但是歌聲立刻被狂風所擊散，有一陣「墮狗風」，飛來把獻金台翻轉過來。

他不高興被大家注視着，憤懣走開，唐冠軍把他抓住了。

「兄弟，你貴姓名呀？」他打算問他爲什麼發笑，先這樣問着。

「你還有什麼姓名不姓名呢？你先生打算問我什麼？」他勉強站住，身體仍然往前傾，恰像他底腳雖然停止，而全身並沒有停。

「兄弟，你剛才笑什麼呢？」唐長底態度是最好的工作者底態度，腰有點彎，臉上有溫和的笑，然而這樣的笑多少總有點輕視，並且有點身份的。

「我笑你們好似初次打獵的小孩子，九斤村長好似一頭修煉了三百年老狐狸。他讓你們闖進森林裏，可是叫你們一隻小山雞也打不着。

這個聲響吸引了所有的人。他們走開來，向他露起疑問的眉毛。

「上兩三天，就說這斤桂長在街上，在茶館裏，在他自己的家裏，……或者就正在這個地方，把什麼話都對那些姦仔說過了！我早就知道你們這還在敲裏……那些姦仔是一個銅錢也不會獻給你的。他們寧願得罪國家，却不要願得罪方斤。……是的，他們眼九斤也不過三七分，他們不過得到三成，但是給他們吃飯的總不是國家呀！——」那叫化子講得高興，眼睛、鼻子、嘴巴縮成一團，露出生滿臉的毛髮之內，吐沫星子連土一般地飛起幾寸高。他怎麼說的？好，他是這樣說的……他講，你們是來收「新稅」的，說不定是收田賦附加稅，這是收耕生稅，或者收生產稅，好，他說，你們也不是正當的學生，正當的學生應該開在鄉下裏不許出外遊學，我們縣城相近就有七間學堂，大家都看見的……」

「那叫化子那長得瘦瘦的，瘦手，手指伸開好像一張綠葉。」

那叫化子驕傲地把家人聲了聲，然後點頭。

那叫化子，那自然長得壯健的，我當縣尉說：「桂長，不要取壞別人的名譽呵！」只有我敢這樣當面刺他，給他個下臺來，這叫化子他是管公田的，我即不要休廢田……」

那叫化子走了幾步，他將那將待下地，終於發生了力量，有許多自己有三五畝田的小農家把他們底那那，那叫化子走了幾步，他將那將待下地，終於發生了力量，有許多自己有三五畝田的小農家把他們底那那，那叫化子走了幾步，他將那將待下地，終於發生了力量，有許多自己有三五畝田的小農家把他們底那那……」

「不必聽這你講動息，日，本然……」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本飛機在廣州市最繁盛的區域「廣華中約」投下了重磅的爆炸彈和燃燒彈，世界上最可恥的大規模謀殺案就在全人類面前舉行了。這是戰爭開始以來每天不斷的空襲中的第三回轟炸市中心區。西關寶華戲院舊址，一間大車衣工廠裏面，無數的車衣女工被活活地殺害。被焚燒、壓死、窒息或炸裂的那些殉難者之中有一個原籍清遠大茅鄉的老處女，是以美麗和賢淑、而且立志不嫁男人聞名的，她底村子就在泥陂村西邊的荒山後面。

死者金英姑底屍體從廣州運送回來。這向敵人所放的毒火奪取回來的殘缺不完的胜利品，有一條腿被挖掘工入證實已經化為灰燼。哥哥金為將焦黑的屍體用白布條緊緊裹起來，——因為只有一條腿，好像比世界上最難看的東西還要可怕的一根巨大的白蠟燭，放在棺材裏。他一面走一面哭，跟在挑伕們後面。金為嫂拒絕那樣的怪物進入自己的門口，說是恐怕觸犯了家神底安寧，於是死者便躺在門口對面的小棚架底下，棺材蓋打開着，等候補行正式的入殮。許多人去看過了，王嘉、范沙、唐冠中也和了泰一道去看過。好奇的農民們裝滿了一腦袋的恐怖，四處激動地走着，王嘉哭了。到現在她還記得棚架被風吹得吱吱噠噠地響，好像那死者還在掙扎的情景……

這一天，金為也翻過山走到泥陂村底廣場上，向台上獻出了兩塊錢國幣。隨後他還一面淌着眼淚，伸出一條左臂向他們做出殷勤的邀請：

「各位辛苦了。我家就在那邊後山，請到我們那邊喝一杯清茶吧……對他們演講演講，和他們大家開開見識吧！」

他是最後一個獻金者。——照王嘉想，也是最熱烈的一個……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泥驛村底獻金運動便結束了。

昨天晚上丁二在詳記茶館裏喝醉了酒。九斤村長德惠兩個債主向他討債，結果他們互相毆打起來。債主把他底錢通通搶光，並且打穿了他底腦壳。另外有兩個旁觀者用一根堅硬的木扁挑將他底手脚細起像拾豬屎般抬他回家。卓二嫂和丁六接手把他抬上牀的時候，他已經昏迷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早上，丁六醒來的時候首先看見母親和六叔對住他微笑。大塊的豬肉、大堆的熟麵、甜包子、茶葉、香燭和爆竹，幾乎把那張三摺圓棹子佔滿。棹子、椅子、……什麼地方都乾淨得和油漆過一般地閃着光亮。丁六已經到山上砍柴和檢拾枯枝回來了。

「好大的風呀！」

他揉着被沙塵擊痛了的眼睛說，茶壺裏面的沸水正在嘩嘩地響。

「媽媽，這是你底生日。」

丁泰一翻身跳下地，以一陣跳躍的韻律笑着，腦袋披着卓二嫂底腹部，好像一頭飢餓的乳羊。母親一面歇斯底里地笑，一面後退，被擠到壁上去了，才遲鈍地舉起乾癟的手裝成做要敲打那頑皮的兒子。六叔在旁邊吶喊助威……

……十十擠進，搗她，用力再好好，十十那麼你就……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他又用手拍着自己那隻健康的胸膛做出打下去的聲音。後來，丁泰跑到屋後的紅泥小溪去洗臉去了。今天他十分快活，他一面走一面安排這一天的程序：首先，他得把自己的臉好好地洗一洗，把頭髮也洗乾淨；其次，他就到宣傳隊那邊去獻金，想法子捉弄那矮小的唐隊長一下；以後，他們全家人就吃肉和麵。下午，他就要到宣傳隊那邊去幫忙，回家吃甜包子和香茶。晚上，要六叔給他講一個打仗的故事。

——這簡直是完滿而又美妙，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碰過的大日子！

但是丁二起來得比他還要早！——這時候，丁二已經出去。臨走之前那隔宿的醉漢用手捶打自己的頭，——那頭給黑布包紮着，顯得比平常腫大了許多，裏面裝着被債主洗劫的不幸和被別人打傷的懊惱……動手搜括了家中所有的現款，然後一頭一頭地跑去喝酒。連他從前分給卓二嫂、丁六、丁泰的每人兩塊錢都拿走了。

開頭，這樣的事情丁泰一點也不知道。他俯首在小溪旁邊，頭伸到溪水裏面去，吸起了滿嘴的冷水吐

到裏面泥坑裏，把臉洗擦得紅紅的，然後跑到卓二嫂面前。

——媽，給我兩塊錢。——他伸出一隻濕漉漉的手。

卓二嫂看着這麼凌巧的事，你要兩塊錢，要來做什麼呀？

——我要請僱像他們吃東西……已經答應得千真萬確的了。

卓二嫂走到近處望一望兒子那雙別人都說長得和自己相似的眼睛，知道他沒有扯謊，於是有一點替他着急，本來應該把猪肉拿到灶頭上切開的，却把牠拿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她想用那樣的話敷衍他：

——誰還有什麼要緊？過幾天我給你兩塊錢……

她忽然發覺這樣說是和事實不相符合的，於是又補足一句：

——過幾天我把你存在我這裏的兩塊錢還給你。

——不行，人上人事，我在母親後面追趕着，我跟別人約好要放我，我今天一定要！我不能失信……

出了車轍那回事，藉以發洩萬不能再失信了，還要在世界上站腳的呀！今天——橫豎遲早是一樣的。

好像跌倒了地坐在六級底鋪板上，她不停地搖那灰色的腦袋。

……

他走到門口，揀着門枋站着，看見玉元正在門外的小草堆上騎衣服，頭髮被風吹亂了，穿在竹籃上

的濕衣服歪斜地掛在半空中，每一件衣服都像魚尾巴一般擺動不停；樹葉摩擦聲，市街上和囉囉場此起彼落的喧嘩聲；偶然飛過的山鷓鴣鳴聲，和不能明指是什麼的撞碰聲、碎裂聲，外面的聲音十分混雜。

——你是拿去做別樣用掉了麼？——他擡轉一半臉孔問。

丁六聽見了，立刻辨別出他在說什麼事情，並且那樣不能忍耐地指拳劈：

——拿是有人牽走了，而且是剛剛才拿走的，你爲什麼不早起來一個鐘頭？

——誰？

——這個人不是姓譚的，却是姓丁的。

丁六聽完了他們兩個人交替地把那又青着脸喝酒去了的父親詳細刻畫一遍之後，着急得好像找不到洞鑽的老鼠一般地兩頭跳。

——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失信……我不過還有這樣的一點信用……

——慢慢就會習慣的。——丁六說，——沒有大的變動，「大底壞處」一定改變不了。不論他們看來是你底壞處還是我底壞處。開頭……你明知那是失信……後來……我也就只好失信拉倒！

——我底壞處！

——所以，一個人在別人看來，也免不了種種的長短。

長短口舌，你覺得好清談呀——他底聲音含有顯明的憤怒。手在搓着那雖然發紅的小鼻頭。

我知道，你會覺得傷心……我也代你難過呢。

好好的——件事情，會忽然鬧出亂子來。傷心不傷心，你會知道——我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人，沒有什麼希望。

他立刻消失了快樂的孩子氣，變得憂愁起來。笨笨悶悶地吃過了肉和麵，——連舉起筷子夾東西都顯出呆滯和僵硬，躊躇踏踏地離開家裏。

——我去餓爸爸去。——他告訴他們，實際上卻朝荒涼的水蓮渡木橋走去。

一陣狂風捲起使蔥蘢的山和渾濁的河都迷迷濛濛失去了原來的顏色的沙塵從後面追趕着。泰路旁樹葉上的閃光也被牠吹熄了。而且當那一片被狂風駕馭着的又倉皇又急迫的沙塵發出十五架重轟炸機那樣的爆炸聲出了泰繼續向對面大路滾轉過去的時候，那走得非常緩慢的小孩子好像不是在前進而是往後退。距離木橋十五公尺，丁泰和丁郁碰頭了。前者跑前幾步攔住那老實毛底粗魯而闊大的黑手掌。

——你好嗎，那伯。

——你好嗎，那泰。——那高瘦的老人把他底頭按在自己凹陷的懷裏。

——哥哥出征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過你了。

——你簡直長得不少，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三歲了。

——你也好像老了三年了，臉皮打皺，背脊也彎曲了哩！

——那自然，對着火哩！——老人哈咳着，——什麼東西給火燒了都會變皺……都會變彎曲的。

丁郁捧着自己所鍾愛的孩子底寬臉，睜起眼睛仔細觀察着。用手指量他底手臂。又用兩掌在前胸和背脊上合按着。他發覺這孩子除了鼻子彷彿反而縮小以外，一切部位都又長又大地發達了。軀體很不錯，只是骨節還細了一些。和一年以前比較，他的確高大了，黑了，頭髮也濃密而粗硬了。他底眼睛閃着一種實在的熱情是那麽動人。他底相貌帶着將近成熟的少年人所具備的粗野。——好像總有什麼地方特別偏僻一點，或突出一點的臉孔是那麽可愛，那沒有親人也沒有妻子兒女的老人，都幾乎要彎下腰去吻他底前額。然而他推開了丁郁。

——你穿得這般整齊，今天有喜酒麼？

——你先告訴我，你走得這麽匆忙，要到那裏去呀？

——那伯掏出一些鈔票在他頭上搖動着。——我去把牠獻給羅家。牠會變成中國飛機掛在那些鐵頭飛機像打敗子一般打下地來！

他們——當丁郁滿着不讓他走的時候——並排坐在路邊的草蓆子上。——那琴英提越筆筆放在嘴裏，眼呀

打。

——我今天本來也打算去獻金。——大約一刻鐘以後，丁奉刺身躺在地在說着話。——這面裏現在我又打算去了。

——爲的是什麼？——那伯拔拔他底肩膀，——趕快把那些草草打吧。——

北屏嶺、大丁家山、小丁家山以及其他的高山都震怒了，嗚嗚嗚，並且開始劇烈地擺動。風聲好像暴風雨，一羣野狼，一羣山林中的靜東西齊聲吶喊着踐踏過大地，在泥螺村這其大無比的陷阱之中打着迴旋左奔右突。——在牠們之下，是全身硬毛都倒豎起來的膨脹的河水，上面，是沉重晦暗的亞鉛色的天空在張開巨大的陰森的嘴巴。人在這兇盡的大地上站不牢也坐不穩，而且也不能夠坦然地沒有憂慮。

丁奉好像裝了彈簧似地從躺着的位置上忽然跳到老丁那面前。

——爲的是……我正想跟你商量。我想偷一點東西賣出錢來去獻金。

——胡說！那你不是替別人去獻金了麼？

——替別人獻金倒還不要緊，更糟的還有呢！不，糟透了還有呢……你聽沒聽我怎麼說？到那天一定要獻金，可是我又答應過別人永遠不偷東西！

——對的，哈！永遠不偷東西？——到他聽清楚了他就驚叫起來。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你看怎麼辦？

丁郁想了一想，覺得也能解決這個問題。爲了掩飾自己的無能，他用一種「你且等一等」的神氣微笑着不說話。忽然之間他得了解救，——從前在磚窰裏他就深深瞭解這孩子有一種專門喜歡提出古怪怪的問題的脾氣，他又深深知道這孩子是靠偷東西養活全家人的，這孩子也絕不會想到他自己也該獻金給國家，況且凡是小孩子總有一種任意扯謊當做玩樂的習慣，——於是他恍然大悟了。

丁泰在他面前輕輕踏着脚，一隻手來來回回在玩弄着鼻頭，好像這樣地才能夠忍耐住沒有笑出來。他底心裏面在頑皮地叫喊：

——連我也想不到事情……可見你也是回答不出的！

丁郁站了起來，用手臂格開他，朝大丁家山走去。

——別就攔我，我還有正經事呵！——他低着頭一直走，一面解嘲地說，——就有我這樣的笨人，在地上坐了許久聽你底胡言亂語，還白白爲你絞了腦汁。你是一個牛屎堆裏的才子，我——可是已經老了。我門不過你底腦筋囉！

最初，丁泰在泥螺村附近的田裏一匹飢餓的狼似地走着。往後他就走上大丁家山，從山頂望下去。——這是那樣麻木地呆望着下面的人們好像一個大瓷盤裏的黃豆一般滾滾滾去。在森林外面，他可以望見村裏

的曬禾場、獸金台，——風在那裏掀着色彩複雜的垃圾，人們在廣場上就跟潮水似地湧進或退散地多方而活動。他聽見那些音樂聲、歌聲、歡呼聲在輪流地嘲笑他和侮辱他。

正午以後，他寂然不動地睡在萬十分親暱的苦楝樹林裏。六個維夫以爲那裏躺着一個猝然倒斃的屍體，去觀看過了。螞蟻、螻蛄——甚至胆小的松鼠都在他身上爬行，跳過來又跳過去。苦楝樹林隨着比山下三倍猛烈的狂風傾斜，年老的骨節發出折斷之前的歷歷的響聲，森林中一切生物都在震蕩、奔竄、吼喊。

——給我一塊錢，你，苦楝子呵，給我一塊錢！

他站起來，用赤裸的腳板去履苦楝子底蓋着長長的灰白條紋的樹身。有一次他想到或許可以偷偷地採伐一兩根杉木或苦楝木，拾到今天正是「墟期」（趕場日）的墟仔去。那中間祇有二十多里平坦的大路。後來他終於空着手走到墟仔墟去了。……毫無目的地在那熱鬧的市場裏繞行行了三十分鐘，從民生醫院走到太平橋，又從關帝廟走到大路的路口。要偷一點東西是容易的，但是他下手不下手呢？不止有十次的機會，……雞子、鴨子、三水人賣的鹹魚、英德人賣的毛巾和樹膠鞋，每個趁墟人（趕場者）袋子里面向他眩耀而誘惑地招着手的鈔票，僅僅等候他伸出手去拿過來。

這天的風勢遠不及泥螺來得兇猛，可是茅屋、草棚、年代久遠的小木屋頂倒得很多，大土牆也倒塌

了。屋瓦被掀起，被猛力擲到街中心的時候，一切房屋的附屬物如像窗門、牌匾、布簾、瓦製的扇香爐等，都跟着掉到地上，加上小販攤子的布貨和紙貨四處飛翔，猶如一羣海鷗在蹣跚水面追逐食物。

爛仔等名曰竊賊「三隻手」茅乃昌向他走過來了，——那只有一隻耳朵，前膀長着粗黑的長毛的大漢子以一個老粗識的資格向他做下面那樣的提議：

——來幫一次手好不好？在牛腩麵攤子前面坐着的那個老頭子，……別看他在吃麵那付鬼模樣，他身上有一百多塊錢呢。……來吧，你這樣子連頭帶腳一齊撞在他身上把他撞倒……我就有辦法。往後我們四一二十二，——你怎麼說？

——你問老虎吃不吃人？——丁泰叫他擰猛地瞪着眼睛，以後……却那樣接了下去，——老兄，你另外找「拐杖」（助手底隱語）吧，我今天懶得做生意！

——吃飽了，你這馬騮仔（小糊蒜）！——笑着罵着他就走開了。

丁泰仍然空着手回到了泥螺。沿途，荔枝樹一排一排地倒下來了。粗大的龍眼樹、芭蕉、桑樹，連扁柏和杉樹也都倒下來了，只有松樹還在頭上屹立不動地向四處張望。田裏的景象更加淒慘。瓜椰好像做飼料用的蘆葦似地堆成墳墓一般高。抽出肥穗的稻桿被棒在池塘中，而池塘裏的活魚都在凌亂的田畝中蹣跚着一直到渴死。他選擇一條窄小的田基路繞過自己的門口走到曬禾場。

獸金台已經拆除了，連碎紙和松葉都被狂風掃到那兩間大祠堂腳下，那裏只剩一片空蕩蕩的淺灰色的土墩土地皮，鏡子一般反映着垂暮的天空。九斤村長正從市街那邊走過來，他們不久就碰見了。

——今天你戴了幾條錢？……你那些朋友現在有什麼感想？聽說，唉，我們泥鰍到底是一個寒村，成績壞得很……總數還不到十塊錢呢！

那個瘦弱的中年男子一望就知道有很深的鴉片烟癮，——就在他沒有如今這般輕狂的平日，丁泰也深憎惡他，判定村中所發生的一切和錯誤的事情，甚至這場荔枝暴爲什麼會刮得這麼大，以致村裏田裏都運了風災，也該由他一個人認罪。

——拿五塊錢來！——丁泰只微微點了點頭，彷彿連手都不願向他伸出。——風這麼大，我又一肚子氣……有工夫跟你說笑話！

——你屢屢要勸詐我，這是什麼緣故？

——因爲你總有些怕人知道的事情……有給我勸詐的地方！

九斤村長被丁泰眼睛所放射的火燭灼傷了。他望望對方，又望望地面，知道要從那小賊底臉上發現一點開玩笑的表情是萬分困難的事。他想，如果自己勇敢一點，應該打那小賊一個嘴巴，如果聰明，應該用一定的嘲笑去回答他，但是，——他終於掏出一塊錢來放在那賊蒼老手中。

「你就是要錢用，也不該出口就衝撞我。」

他只能這樣挽回自己的面子了。丁泰用兩個手指夾住那鈔票，在他面前好像擦蜘蛛網一般擦着。鈔票拂過副鄉長底眉毛和睫毛，觸着他底鼻子和嘴唇。副鄉長退後兩步，他就上前兩步，一直進過了六七次，在這土敏土廣場上做着一種新奇姿態的雙人舞。風雖然還在吹着，但顯然已經減弱，天逐漸黑下來。

「村長——」丁泰前進兩步，全身肌肉都緊張地隆起。

「鄉長——」丁泰然後退兩步，好像捱打的孩子似地用手臂掩護自己。

丁泰底全身比將要來到的黑夜還要黑，只有兩個瞳仁閃着兇暴的紅光，好像一頭突然學着人底樣子用後腳站立起來的獸人。副鄉長希望能聽見他說話，——這樣就可以證明他依然是五分鐘以前的那個人，而且可以知道他底舉動有什麼用意。想起自己的手鎗忘記帶在身上，他就感到微微的恐怖，又退後幾步。

「和這種畜生離得太近不會有什麼好處，——他對自己忠告。——至少要着上幾個雞蛋呢！」

也許他今天瘋了……那就要命……

廣場整個是空的，兩壁祠堂門口也沒有一個人影。副鄉長連眼睛都不眨一眨望着對方底變化，同時用發虛腳蹼的強硬語調質問他：

「你還是侮辱我麼？這是……呢……」

——侮辱？是的，我侮辱你！

憑他過去的經驗，他知道丁泰這樣說話的時候，最好莫去招惹他。丁泰那種不能傳達得很遠的音好像在重重鞭笞他，使他忍受得很苦惱。那張鈔票有一次竟戳到他眼睛核子裏面去，——因為疼痛，眼淚也流出來了。假如他不是一個副鄉長，不是到了能做丁泰父親的年紀的人，他一定會叫喊起來了。

——你怕我呵！村長，你確確實實怕我！這樣大的風你不害怕，牠吹不動你底鈔票！這麼多的省城人你也不害怕，他們搶不掉你底村長位子！太陽和月亮長年長月地照着你更不害怕，他們照不出你底黑心肝？你爲什麼害怕我？因爲你犯罪呵！

丁泰順嘴說着，又上前兩步。他底鼻子是那麼誇張地縮起，好像在做着即使九斤村長這時捱他兩拳也還不敢還手的話他也不願意立刻懲罰他那樣的表示。

——好，就是我怕你……你還要怎麼樣？

副鄉長努力挺起那被嗎啡底毒素損壞了的凹陷的胸脯，一手摩去了那張鈔票。他終於被激怒了，——雖然要激怒一個抽鴉片的腳色；照例是很不容易的。他底白綢短衫褲在外面飄蕩着，他底心在內部抖顫着。

——一塊錢，在你是一條人命，……不，你寧願死一個人也不願丟掉一張鈔票！在我有什麼要緊？

你拿回去吧，就是一千塊一萬塊我也不願意要！

——那麼你還願意怎樣？

這時候凡是屬於構成丁泰底特點的一切都活潑地表現了牠自己。瘦長的身體是那麼強壯，闊大的嘴唇——特別那寬鬆的上唇，是那麼雄健，小小的鼻子是那麼乖巧，細長的眼睛是那麼大胆，跳動不停的眼蓋皮是那麼興奮，而整塊方形的臉是那麼固執地向左歪斜。——這一切都充滿了力，充滿了喜悅，都異常活潑地構成了一個勝利者底全體。他全身的智慧 and 全身的憤怒都像火山的熔岩般從嘴裏噴射出來，使他成了連自己都驚訝得很的雄辯家。

——我願意知道你實實在在是害怕我，這就夠了。你是一個什麼人？我是一個什麼人？你拿一塊錢給我做什麼的？想想看吧——害羞——你是一個犯罪的人啊。……我是一個犯罪的人，照吳先生說，你呢——不跟我一樣是犯罪的人麼？你一輩子享福，——我一輩子受苦，差天樣遠……這就跟我不相同了。你聽吧，你是一村底村長，你管着丁家幾千幾百畝的太公田，——就好像管着自己的田一樣，你管着祠堂裏的幾萬幾十萬的賬目，——收多少支多少只有你一個人曉得。……這裏，好比我們有一個泥鰍皇帝，他要錢有錢，要勢有勢，要兵有兵，要女仔有女仔！大家算不出你底權力有多大，大家跪在你底週圍，蹲在你底週圍，站在你底週圍，不敢正眼望你一望。從少到老替你耕田，老了——沒用了，你一脚把他踢開

，連多謝也沒有得過你一句！……這裏，你與我們同一個野種祖宗，連自己原來姓什麼都不知道，可是呀——田是你的，地是你的，房子是你的，祠堂、廟宇、墳山，都歸你名下；我們有噴香的茶葉，有造房子的木料，有五十條木船……通通是你的！……你沒有腳也可以走路，沒有手也可以吃飯，沒有領牌也可以抽大煙，沒有花轎也可以娶老婆！——你上通到天，下鑽進地，……你名叫戲班子裏的包公變做奸臣，……好，我呢，如今來看看你害怕的賊仔吧！村子裏面的人都認得你，也都認得我。——我是沒有價值的，沒有希望的！……一個賊仔，一個小偷，一個扒手，我沒有一寸田，沒有一文錢，沒有一兩鹽，——正像俗語所說。我底家裏整天只是吵架，咒人、打、哭，……和山洞一般黑，一般深，一般冷；那裏，日子比泥螺河還要長，只看見從前，却看不見後來……明天是什麼樣子的東西，誰也不知道！我一個人，——只是我自己一個人，沒有人怕我，沒有人中意我，沒有人來和我要好！泥螺不要我，省城不要我，國家也不要我！我底好朋友一下子都走開了，他們說：『我知道了，秦是要扯認的。他答應過的事情不算賬，你看……果然不是這模樣！』就完了。……國家會把我趕開，冷落我，不給我「工作」——村長，你不要笑，講到國家的話，今天我比你有心，比你知道得多！你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麼？我敢打賭，我哥哥知道，我六叔知道，住在那邊的吳先生知道，我自己也知道，你——可是一點也懶閉閉的！不講這些了……再講我自己吧！你知道了，我從來不曾幹過一件好事。好像所有的好事都不必

由我幹！我就是今天答應別人不偷東西，明天就不容你不偷。村長，你看呀，我要不逃到香港和澳門「賣賣猪仔」（賣身給人口販子）過南洋去開礦，也只好等着打死、坐牢、鎗斃……你生了一個兒子又一……個兒子，我已經長大了却在等着別人把我鎗斃。這是極不公平呵……既然是等着鎗斃……自然不會有人想起：『丁泰餓了，讓他吃一點吧。』也不會有人想起：『丁泰累了，讓他歇一歇吧！』又是理所當然！你看呀，我底一輩子只好比一個夢，一個胡塗荒唐的大夢……唔，我是沒有希望，也沒有——

——夠了，——副鄉長打斷了他底夢，——我一輩子還沒有聽過這麼長的一句話！

——是呵，我忘了。——丁泰好像在唱歌似地拍掌，——既然是這樣的，你為什麼要怕我？——害怕一個大家討厭的人，回頭又害怕一個用不着害怕的人？大家尊敬的村長為什麼要害怕一個大家搖頭的小偷呵！哈！哈！——哈！

——你要小聲點！還要小心點！——九斤村長拋下了恐嚇之後就走了。

——你聰明也聰明不過我，打也打不過我，比我不如……你要知羞呵！

狂風又毀壞了，砸碎了什麼東西，從那空洞的祠堂廡大嘴巴裏吐出笨重的跌落聲，玻璃底紛紛碎聲，丁泰迫在他後面大聲叫嚷着。以後，丁泰獨自在那如今既沒有燈光也沒有音樂的慶榮公祠堂門口站立半點鐘，走了進去，但是不到十分鐘又走出來，鑽進那條漆黑的隧道一般的出村的路，悲哀地回家去了。

第七章 到中國去

五月的一個下午，氣候晴暖，天空蒼藍得和加熱到華氏六百度的淬鋼一般，池塘裏的菱角好像鮮紅的嘴唇在水面上游泳、歌唱，丁泰徒步走到了清遠縣城。生活在縣城裏的人們顯得比鄉下更加狡猾和匆忙，他們很少從正面說出一句話而且很少把那句話好好地說完才走開。從泥鰍到孺仔、珠坑，在那裏住宿了一晚，然後從珠坑一直走到清遠縣城，才算完成了一段愉快的旅途。現在他自由了……沒有行李拖累，沒有向任何人告別，——沒有一點惋惜和牽掛，這樣的旅程自然是興奮和愉快的。況且他一面走，一面用寬闊敞上唇緊緊地包住下唇，眼睛好像在追趕着天上的流雲似地一直望着前面：——對於一切都沒有取捨地愛好着，一切都新鮮而有趣，——彷彿那討厭的泥鰍已經被他拋棄了，而那可愛的中國正在前邊不遠的地方等候他……這樣，就更加興奮和愉快了。他那時好像走馬燈裏一根燃燒着的蠟燭，在他面前旋轉着走過的是：一座森林、一個村莊、一條大路……以後又是另外一座森林、一個村莊、一條大路……他完全被鄉村底和平和寧謐所迷醉了，有幾次在路邊躺下來，兩腿放在路心的白石板上，望着那廣闊的自由的天空，呼吸着新鮮的充滿桃脂香味的空氣，聽着遠處的牛鳴，彷彿睡着了似地閉上眼睛。

清遠縣城還不是他所想像的中國。他首先在那裏蕩來蕩去過了兩個鐘頭，留心着各處的人們……他們都在講着打仗，而且談論得比泥騾的人們更加關切。他在那獨一的馬路上來回走，有時鑽進一條狹窄的街道，從另一條更狹窄的小巷子裏鑽出來；他走到縣城北部的「上角」，看見了城牆底舊址，而在南部的「下角」，他發現了那豪邁的壯大的北江，嘈雜的碼頭，和簡陋的客棧。他們都嘩笑着迎接他。

所有染着夕陽的「驚人館」（傭役介紹所）他都打聽過，——每一次，他總是帶着一顆跳躍的心問：——對不起，這裏是順利大寶號麼？

答語是各種各樣的，有些人搖頭，有些人迅速地說着：「不是。」有些人說着：「你沒有看見我們的招牌麼？」他就跟着那個人底手把那不認識的招牌望一望；一個人叫他往東邊找，另外一個人又叫他往西邊去。他貪玩地度着這在他一生中最高為忙亂的一天，雖然我不着一點頭緒，也還是高高興興地往前找。有一個矮小而幹練的老人一下子跳到店門口，向他反問着：

——聽你底口音，你不是大茅人麼？

——是的。他鎮靜地，用一種使人滿意的高聲回答。

——對了，你要找順利字號那個金老六是不是？他也是你們大茅金山背的人呀！

——是的，我正要找他。我們鄉下有一個高高大大的女人叫做東乾伯母的……

——對了，對了……那老人一連說着「對了」，好像從織布機上發出的單調的聲音，說了上千次還沒有停止。——一個肥壯壯的老太婆，一張鵝黃樣的紅臉……看呀，你從這邊走過去，這樣轉一個灣，那裏有一家店子，招牌長到拖着地面，再這樣轉一個小灣……

他於是又開始在這陌生的小城裏跨開顛顛的脚步。天空逐漸冷卻，由藍色、紅色、黃色，一直變成灰色、黑色，電燈突然一齊發亮，——他停下來，對着那些暗淡不明的電燈出神。東乾伯母現在變成怎樣了呢？……他彷彿已經聽見她底豪放的笑聲，鼻孔咻咻地噴着氣好像裏面躲着頑固的蚊子，並且看見她底左額上那一個內陷的小洞一般的大瘡疤，看見她那變具有不可侮辱的侵徹力的眼睛。

在順利蘆人館裏，那個鑲了金屬的假門牙的高瘦漢子熱烈地攬住他底手臂。

——她不在這裏了。到白坭她底姪女那裏去了……說起她……真是悽慘呀！

——白坭在什麼地方？——丁泰茫然地問，腦袋週圍轉動一下，什麼也沒有看見。

——在三水，要坐船去。你到白坭問「嘆人生」客棧，有人曉得的。唉……那姪女也命苦得很！

第二天上午，他獨自從順利蘆人館出來，在輪渡碼頭上徬徨走着。每天開行的，經過白坭的輪船如今正停靠在碼頭邊，是一隻龐大的，裝了三層甲板的油漆大船，船頂的平台也和任何的渡船一樣鑲着鐵板，架着土砲，週圍插着旗子，時時有背着鎗、斜掛着子彈帶的便衣衛隊從旗子中間探頭出來，向什麼地方大

聲說話。船身上金屬的環套和飾物在開朗的天空下閃着光，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繼續發出貢——隆，貢——隆的聲響。……苦力們從船頭那邊上着貨，旅客們從船尾走過跳板鑽進艙裏。所有的人都吵嚷着，緊張着，互相撞碰着……

——多麼漂亮的大船呀。

他拍拍上衣那兩個空口袋，捏着自己的嘴唇妒忌地想。激流的江水正朝高聳的船尾皮帕皮啪地拍打，船身就慢慢晃動，好像對賬房表示不願意載重過多，又好像向碼頭用力擠着越過越靠近牠。二十分鐘以後他又在滿城的街道裏蹣跚着了。最後的兩個銅板買了兩個桃子，一面吃一面在腦子裏摸索。——他如今能到什麼地方去呢？……清遠縣城轉眼間好像很大的城市，這裏的道路走來走去也走不完。這裏沒有他能夠終止的地方。在泥螺，所有碰面都是認識的，而在這裏，認識的人一個都沒有。他離開本科——那個他從來沒有離開過的地方，這是第三天了……家裏的人一定會四處找他，他們會把北屏嶺、水蓮渡，以及所有的地方走了又走，然後失望地互相對着搖頭、嘆氣……他這樣想，感覺到那潛伏的疲倦如今是一陣一陣地更加明顯，於是就隨意坐下了。這樣，他在縣城裏流浪了兩天，每天都跑到碼頭那邊去。

第五天，他又在那裏盤桓的時候，碼頭上一切的影子都是紛亂的，吵嚷更加劇烈，小販們捉着自己的貨物到處亂跑，輪渡旁邊有一隻全身烏黑的小火輪在嘩嘩地喘氣，船夫大聲提醒旅客：該上船的趕快上船。

去。丁泰把自己重新投進那使人頭昏的吵嚷裏面去，……輪渡快要開行了。

「一到三水，蘆葦去的上船呀，有沒有誰到白坭去的呀！有沒有誰……」

「不錯，白坭！他忽然忍耐不住大聲叫，對那船夫揮着手。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叫起來。

「那你就趕快上船呀！」

「一等一等，……等一下才開好不好？……」

碼頭上的人們鬨笑起來，覺得這小孩子雖然村頭村腦，却很會開玩笑，那船夫也不來管他了。正在這時候有一個人慌慌張張地從碼頭外面走到丁泰面前，把他那顯然抗不動的大鋪蓋從肩上海下來，——他底嘴唇貼住了丁泰的耳朵。

「丁泰，你有没有看見一個女人，二十多歲，肥肥矮矮，穿着藍花綢衫褲的？」

「沒有。」丁泰輕輕的搖那方形的頭，同時注意到那個矮小的男子手裏還提着一個旅行的小皮箱和一個裝手巾雜物的繩草的提包，嘴唇蒼白，眼睛茫然地四邊亂望。

「丁泰那好，替我把那個小鋪蓋抗上船吧！——他把丁泰當作碼頭上的苦力，這樣命令着，自己就走在前面。他底頭大而多毛，和矮小的身軀很不相稱。丁泰用了所有的力量才把那件行李抗在肩上，從後面追趕，那小鋪蓋底重量至少在五十斤左右。」

他們一直走進預定好了的「尾樓」的房間裏，那男子放下了所有的東西，對他吩咐：

——你再替我把行李看一看，我去找她去……就回來的，她想逃走呀！

他走進了早已從來不曾走進過的艙艙裏，心在緊張地跳躍着，——答應了。從房間的小窗子可以望見那男子一直奔出了碼頭，在兩邊張望着，那愚蠢而兇狠的樣子十分可笑。他蹲在地上，用手試着扳動小皮箱鑰孔上的圓蓋子，那裏只是輕輕扣着並沒有上鎖，一下子就把彈簧活蓋扳開了。在小皮箱的底層，他發現了有許多用細紗紙條子縛牢的一疊一疊鈔票，——全部是五塊錢一張的銀毫券（小洋票）。他隨意拿了約莫十張的一疊放在袋子裏，重復把彈簧活蓋扣好，就伏在窗框裏向外面看着。現在，——有了到白坭去的旅費了，他得意地笑着，但是並不算立刻就離開這個房間。

房間裏的陳設，牆上的旅客，碼頭上向行李貨物，都給了他忙迫而單純的新奇印象，岸上的人們抽掉了跳板，小火輪底螺旋漿開始翻起河底的黃泥，輪渡逐漸離開陸地了。一切都在震動着，顛搖着，陸地依着打開一把摺紙扇那樣的方向開始旋轉，那矮小男子還沒有回來。……突然，好像一個在斜板上滾動的鐵球似地在碼頭上出現，並且一睜眼工夫就滾下了碼頭靠外的、一半浸在水中的石級……這時，輪渡剛剛開頭，把碼頭拋在後面，丁零僅僅能夠聽見一種龐大的物件墜落水中的沉重聲音，這聲音又和小火輪底機輪聲、人們底叫嚷聲一齊騰起，造成一種極大的混亂，再不能看見那矮小的男子了。輪渡裏面的搭客也一齊

蹣跚起來，跑到窗前和尾樓進出口向江邊深望。

一刻鐘以後，那被救起的渾身溼透的男子走進自己的房間。他垂頭喪氣地推開門進去，頭髮和睫毛還在滴水，衣服好像絲瓜皮一般貼在身上。「看見了泰，他立刻重復跳出門口，『慢點開，慢點開！叫這輪渡慢點開呵！』……他在叫喚，別人都不明白他叫的是什麼。」

「好，完了。——他向丁泰伸開兩手，——那些畜生！那些狗卵！你怎麼辦呢？」

「是呀，你怎麼辦呢？——丁泰也學他底模樣伸開兩手。」

「我還能怎麼辦？老婆跑了，自己差點兒把命送了，人家已經倒霉到什麼地步呀！……可是你為什麼這樣傻？船開了，你還不上岸去？」

「你才傻呢，船開了還不回來！我走掉，你底東西丟了叫我怎麼辦？」

「你說是說得不錯，不過你却是傻仔無疑！你會游泳不會？敢跳下去麼？」

「我不會游泳。——丁泰搖搖頭，仍然伏在窗前向江上和岸上呆望，在經驗着坐了十分漂亮的大輪渡向岸上回頭望的這種有趣的河景。輪渡還是震怒着，嘩嘩着，跟着江心的航線向城外比較冷落得多的河面駛去。」

當掉換上乾燥衣服、躺在木板牀上吸煙的時候，那矮小的男子承認自己是一個商家，在三水開着棺材

店，原籍是本縣的公安市，那逃走的老婆是在縣城買來的。

——你到縣城……三水也好，我們清遠也好，去問問看，沒有一個人不認識我姓廖的！——廖義信的！這樣你就曉得一個「放白鴿」的女人居然騙了我兩百塊錢走了，叫我底面子放到什麼地方去！不過惡良心勝，她實在不值得兩百塊……就是如今她逃走了，我還覺得，——我到底沒有買賣了這懶狗婆！

忽然他從牀上跳了起來。他底眼睛在面部上佔了過高的位置，肥腫而且閃爍不定，茫然四顧着，不合事實地笑着，以後又落在自己的小皮箱上，就停在那裏不動了。

——我出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進過來麼，哈哩仔（小苦力）？

聽見對方誇耀着說買老婆買得便宜的時候，丁泰縮起了自己的鼻子，在祝福那個女人底逃脫底幸運。小鼻子一縮起，嘴邊就插進幾條很深的皺紋，加強了憎惡的表情。現在，——那棺材商人終於注意到那小皮箱，丁泰也震驚起來了。臉紅着，心在急迫地跳躍。不過要從窗口派出去，跳進河裏，在他是容易的，——他於是淡淡地回答：

——沒有，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進來過……

廖義信細心地觀察着他底相貌。憑着他底經驗或者迷信，他相信了泰是一個老實的孩子：一張溼肉的面孔，一張唇寬牙小的笨鈍的嘴，一個多數的前額突出鼻子之外，一把俗語所謂表示着命運底悲苦的皺紋圍

裹着嘴巴，嘴說鼻子小得有點狡猾，眼睛也射出和善的光輝，不過這不要緊，他正在因爲坐了老王爺而生氣呢！……

丁泰躺在對面的另一張牀上，和廖義信取了相反的方位，頭向着窗口，赤裸而多泥的腳板踏在那竹製的枕頭上面。這樣，可以監視那棺材商人底任何動作，又可以很容易地就穿窗而逃。輪渡一面轉頭一面在波浪上晃盪前進，他底手指被震動着，好像縫衣機的針勢似地不斷地輕敲着牀邊，發出獨獨獨獨的一連串的短促的聲音。

——你是一個好孩子。我看你底一舉一動就知道。要是別人替我看守行李，我一定會擔心死了！——你有一身硬骨頭，你底手絕不亂動，你底腳總是直直地放在合規矩的地方……你大概沒有讀過什麼書吧，這更好，一個小孩子進過三年學堂至少就壞了一半……你跟我到三水去好不好？你可以在我店裏幫着看生意，檢拾檢拾「首尾」，我供你吃住，另外還有剃頭錢和「下欄」錢（賞錢、出店錢、售賣刮屑碎木錢）。……我和別的東家不同，這些錢我是通通隨便你們自己分的。你底頭要睡到這邊來才合式呀！

他底每一句話，丁泰都在心裏回想着，好像，「我自然是一個好人，比你總要好得多。不錯，你只有一身軟骨頭！跟你到三水去，好得很！混賬東西，你打算不給工錢麼？……你把我帶到船上，絕口不提給

我回家……我要還是聽聽苦力，那才給你管死呢！不過這樣的話隨後就要被一種老練的狡猾和強硬

膠袋底層成的濕紙了。

廖義信說着一話些，同時又把牠們立刻忘記掉。這回他蹲在地上，把小皮箱拖過來，將手扳動鎖孔上的圓蓋子，彈簧活蓋嘩的一聲彈開了，他喃喃自語道：

——唉，怎麼，原來我沒有上鎖的感？……

事情顯然到急迫的關節了。他把箱蓋豎起，伸手進底層去摸索……這時候他忽然想起旁邊還有人，便把伸出的手在半路上停止了，縮回頭去望了泰。丁泰全身躺在牀中，只能夠看見他底膠袋懸空地掛在牀邊上，眼睛絕不瞬動地瞪住皮箱上層所裝載的衣服和茶葉。……廖義信是信奉「大財不可露眼」的格言的，於是裝模作樣地在那些衣物上和箱子四角上按了幾下，又把箱子蓋上了。……

——呼……你這箱子裝的是什麼貴重東西呀？

丁泰安心地舒了一口氣，故意把「貴重」這兩個字眼說得很重，給那商人一種威脅。房間裏的太陽被汪鼠吹得四處移行，或者在牀土或者在地上，或者在壁板上，這一對旅行底地位顯然是被錯亂地倒置着了。廖義信害怕而且心虛，用倉皇的動作鑽上了小皮箱，隨後就把牠當做枕頭，偏促地躺在牀上，他那多毛的過大的腦袋把小皮箱枕得吱吱地呻吟不絕。他底眼睛不望丁泰，却望着天花板，那裏正反映着一個一個發亮的金圈似的水光，好像他自己才是一個賊。某一種企圖使他低聲地指使着別人。

——你不到外面去看看風景，順便叫茶房泡兩盅茶來喝喝麼？

——不，我用不着看風景。——秦姐然地擰了兩下瘦長的手指，隨後從一個女人似地垂下頭，低低地叫著：——伙計，泡兩盅茶進來！

他快活地在這粗俗的旅伴旁邊唱着歌，用手指在木牀上敲出寒鈍的節拍，眼睛望著在簾外緩緩經過的流雲，一直到了界牌圩。

從界牌圩走到白坭鎮，那是一段短短的，在軍事術語上叫做「秀小徑」的道路，溪水潺潺而流，草草拉拉，腳就可以在裏面行走，從樹陰下望開去，好像一片白蟻底浴液。

白坭鎮喚人生客棧的女主人區四嫂告訴他，她店姑媽東乾伯母本來是住在這裏的，但是現在已經回鎮上避去了，或許幾天以後還要來也說不定。這樣，他又撰了一個空。區四嫂在他鬆鬆攏攏的膝上發見了躊躇不决的神氣，覺得可憐他，請他到裏面去喝茶。

——鎮上不是到了花縣了麼？——他坐下用腳板擦着黑泥的地面。

——不錯。——那婦人婉和地揚了揚眉毛。——那已經進了花縣地界了。

——東乾伯母身體還好麼？——他扯起一個衣角放在嘴裏咬著，臉上竭力裝出成年人底氣派，區四嫂覺得這粗野孩子簡直怯態度十分有趣，笑起來了。

她大手大脚，一天走七八塘路（十里一塘），有什麼不好？比我還好得多！

瘦了點兒還是肥了點兒？——他說了在別人聽來完全孩子氣的話。

——看樣子，你說她肥了比說他瘦了還靠得住些……噫，噫，噫……

——日子過得怎樣？不會太淒涼吧？——他搔着自己的頭，塵土登時飛揚起來。

——她挽起她底工夫繭（裝着針、線、蠟餅的竹筐）可以走勻天下呢！

在喝茶當中，他們談着這樣的話。以後，他就在那裏住下了。噢！人生客棧也和別的市場上的小客棧一樣，湫隘而黑暗，但是比其餘任何客棧更爲破爛。屋頂有着破洞，牆上有着裂縫，牆根全是老鼠掘開的大洞。大堂上，挨着兩邊牆壁擺了八張竹牀，有四張牀上擺着草蓆和木枕，其餘的全空着一無所有。沒有蚊帳，沒有椅子或其他的陳設，只在大堂底盡頭靠着板壁安置了一張白木禱子，因爲那是沒有塗過油漆的，如今已經變成黑色了。白天，那上面老看見一個覆扣着的筍箕，裏面或者有一碗冷飯，或者有一碟冷菜，老鼠在筍箕週圍捉迷藏，要到了晚上，那裏才增加一盞淡暗的油燈。到處掛着長長的、髮辮一樣的、塵灰塵結合的烏煙，牆上的血污、痰迹、蚊蟲印和臭蟲印之間，貼着舊報紙、紅紙條子和香煙牌子，在這些裝飾品之間，又有不少墨寫的歪歪斜斜的字跡。全體看來與其說是旅館或人煙聚宿的地方，不如說是亂草野樹裏面的一個什麼洞窟還較爲適當些。

白木椅子和板壁之後，有緊貼的三個小房間，其中最前面的二個是店主人臨賬務任的，最後面的二個是女主人臨時嫂任的。——他們兩夫婦並不睡在一起，中間的一個留空着，預備着應顧客們底需要。臨賬務是一個患着梅毒的五十歲上下的矮而強壯的男子，他走起路來兩腿相距七八寸光景，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靠攏，這樣更加顯出他底矮小；他底女人比他年輕了十幾年，溫和而婉順，對於什麼事情都顯着她底特別留心，健康臉上，頸子，手上，腿上都發着紅潤的光澤，使丁泰立刻想起她底姑媽東乾伯母。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丈夫是一個特權者，常常對她吆喝，叱罵，嘲笑，而她是——個乞憐者，小心謹慎地伺候着，被他無禮地推開或駁回。丁泰對於這個健康好看的女人爲什麼竟甘受那個患着梅毒的老醜的怪物蹂躪一點也不能瞭解。

第二天，丁泰就在這墮人生客棧裏佔據了一個太子那樣的地位。所有的人都向他彎着腰，陪着笑臉，他請所有的人吃燒肉，喝酒。此外，他又給他們講泥螺村底往事，他和東乾伯母的糾葛，對於自己的職業也並不隱瞞，他說九斤村長該殺的時候，他們就迎合着他底意思說，像九斤村長那樣的忘八蛋老早就該滾進處死。他們底腦袋跟着那短髮的腦袋搖着點着，他們底眼睛跟着那細長的眼睛眯着，閉着，望着屋頂或者望着地面。太陽是從來晒不到這裏面來的，因此丁泰就代替了他們底太陽。

當飯笑談，當飯買好幾錢獎他，住客甜得樂把區區瘦底秘密向他揭發了。他說她是區區臨賬務房。

被「老婆」，二十七歲就嫁到這兒，但是第一夜他們就吵鬧起來。區老四立刻把她趕出房外，以後永遠不離。她回國，到如今已經八年了。

「胡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不真的婦人呵！」

「他這下——胡說！你滾開！」丁泰大聲罵他。

「他這下——胡說！你滾開！」丁泰大聲罵他。他是一個儒雅的人，矮小，嘴巴又大又紅，臉白得好像是一種病態，頭髮披在左額，左眼正對一直視到鼻子去。丁泰故意惡那鬼鬼的店去，其次就是他。

「你不相信就算了，——他走開，仍然嬉皮笑臉地，——你不相信就算了。你自己去問她……她……」

「你不相信就算了，——他走開，仍然嬉皮笑臉地，——你不相信就算了。你自己去問她……她……」

「你不相信就算了，——他走開，仍然嬉皮笑臉地，——你不相信就算了。你自己去問她……她……」

「你不相信就算了，——他走開，仍然嬉皮笑臉地，——你不相信就算了。你自己去問她……她……」

損害別人。

有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一朵一朵的烏雲好像一羣蜜蜂，在月亮週圍盤旋着，或者伏在她身上吮吸着。店主把他底墳房毆打得很快。對於毆打的滋味，丁泰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他紅着臉，噴着吐沫，任由眼蓋皮跳得怎麼利害都不用手去按一按，用腳使力踢那關閉着的房門。他已經發上了木屐，因此把門板踢着幾乎折斷。

——你這狗，你出來！……你要謀殺人命麼？……

區賜福從裏面跳了出來，跨着他那蹣跚的鵝步走到丁泰面前，——那張陳舊的白木椅子旁邊，首先令他驚訝的是他折看見的丁泰着却是那穿了新買來的白柳條布衣褲，臉孔和番薯皮一般的赤紅，——方形的盛怒的臉上淌着大顆的汗珠，牙齒緊咬着，腮骨在顫顫磨動……兩手都握着拳，眼睛一閉一闔地放射出兇猛的光芒，相貌猙獰得十分可怕。

——你爲什麼要罵我？你知道我是白坭地界的什麼人？

——你過來，你過來，我讓你嘗嘗捶打的滋味！

店主聽着這樣的聲音。覺得彷彿有一條冷冰冰的舌頭舔過了自己全身。——開頭還用無賴的口吻恐嚇

着，接着那裏頭來打女人的漫罵的拳頭，後來頭的主客也帶着來勸解，他越發發怒了，裏面深裏面

……

——你是我底客人，我自然要讓你三分。否則我肯甘休，哼！……你記住，你罵過我……

到底還是丁泰掏出一塊錢打發他去喝酒去了。這件事使丁泰博得了嘆入生客棧中及左隣右里的普遍的讚美。八年以來，沒有人敢幫助那被認爲不貞的婦人的。

當閒着沒事的時候，他們就剝花生，喝一種渾濁的米酒。全體主人和客人都來參加，暢快地談論着中國底命運。大概只要二三兩酒，丁泰就醉了。醉了之後他就愛愛地沉默着坐在一旁不動。偶然開口，他一下子又會變成滔滔不絕的雄辯家，向其餘的人證明他底傑出的才能是他底口才重新受着他們底熱烈的激賞。

——國家是什麼？是人民，土地，和政府！……區大叔，你聽嘎，沒有了國家也就沒有了你，沒有了你底客棧，沒有了白泥和三水，什麼都沒有了！……

他底議論往往是這樣開始。碰到這種場合，店子底影子是微弱的，無賴胡得樂完全不感興趣。——他在後被丁泰叫做涼血動物，區四嫂却珍重地點着頭。

——對了，對了。……說老實話，我活了三十幾年也沒有看見過像現在這樣，有這許多人想起自己原來有一個國家。你說得不錯，沒有了中國——世界上那裏還會有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呀！

說到大家都是中國人，她用一種愉快喜的笑聲結束了自己的發言。羅義和陳督爭先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甚至站起來，插着自己的前胸，向別人做出憤慨的樣子。他們底見解好像事先已經約定，彼此絕不會有什麼衝突，而且那些話又是他們在嘴上說得爛熟了的。

一天之中，有兩回到三回，大家都能夠聽見陳督那種跟他底僕管相像的爆裂的嗓音：

「讓別省的英雄好漢先立頭功吧！現在運輸不到我們廣東佬。我……倒是站在希望日本人來的這邊呢！不然你叫我整天吹吹震管，怎麼過得了一輩子？……只要日本仔一腳踏上我們廣東，那時你看我陳老督吧……第一個先動手！……」

詭詐者羅義把肩膀一縮，腦袋一搖，接下去：

「你是能夠打兩個回合的，我……實不相瞞對你們說，已經不是那樣的年紀！我聽見炸彈聲兩隻腳就會發軟。……怎麼？你說是一個涼血動物麼？那又不對。我是一個愛國派，比陳督一點也不輸。……我走到鄉公所去問，區公所去問，你不妨說連縣城都去問過了，他們一律搖頭，沒有用得着我這個愛國派的地方！難道愛國一定非打仗不可麼？非上陣交兵不可麼？……除非你硬要這樣說……」

在丁泰聽來，——他常常是怕怕——他聽着爭論在聽上這全是——一堆空話。他訕笑他們。無情地尖銳地——有漏聲就戳刺他們，把他們激得臉紅筋脹。以後大家就自由地，沒有拘束地唱着自己喜歡唱的歌曲，

猶如一個盛大的蜜蜂底合奏。

陳督吹起他底簫管，羅義就唱起「反線中板」的第一第二兩句來：

問——蒼……天，

轉眼流呀年，

今日都過……完，

大……牛哪呀呀，

真——人——生……

請纓無呀路……

你就想報呀……

都係無……門哪呀呀……

丁泰咬牙切齒地向他擺着手，做了一個禁止的姿勢。

「假的！假的！你對誰批誰都無所謂，可是你不能欺騙我們中國！」

他們決定舉行一個小規模的獻金運動。生天和容人一共獻出兩百錢。丁泰一個大獻了五塊錢。其餘男

強迫以拾起陳遠亭二十五倍。陳着和灘義忙著買信紙信封和藉筆盒毛筆。寫好信封封蓋。下午到羅輝舟
波輪渡上的水客早帶到廣州去獻給省政府。下午，太陽照耀着整個台坭鎮。喧鬧的街道裏冒起一縷
縷的白色的水蒸汽。人個都懶洋洋的。午正。一個人在喝酒。區四嫂一個人在看書門首。區四
她不住地反反覆覆地凝視了琴。他懶洋洋地做了一件蠢事。……
——爲什麼呢？……從酒杯上拾起紅腫的臉和懺得寬闊的眼睛。……不算你自己這裏的谷樣都過得
好好地……

區四用怎麼會叫羅義和陳督去寄錢的呢！怎麼會叫兩匹老虎去趕一羣羊的呢！他們兩個……一個專門
說說一個專門說說……就是這樣糊塗的呀！

——琴瑟發期後一仰。好像有誰把他底微向左偏的下巴自下而上打了一拳。然後他就對區四體動解體詳
——隨他們去肥。隨他們去肥。由得他們去說說，由得他們去說說，……什麼都好，由得他們去歡
喜一下吧。誰都應該有歡喜的時候呀！……

這時候，他已經有點倦意了，手臂好像雄獅搏擊敵人一般有力地擺動。天真地張開嘴微笑着，——然
而這微笑依舊不能突破臉上那層無從排遣的寂寞。那寂寞在他底臉上刻了很深的條紋，好像用舊了的水晶
球上所刻着的凌亂的黃色花紋一樣。區四嫂要求他唱歌，他就傾側着身體，一隻手按在桌沿唱起來。最後

他給她唱了自己編的歌：

東乾伯母呀，你何必悲傷？

我就要上銀蓋坎來看你了，

如果我還有一點價值，一點希望……

我——就和你底親生兒子一樣！

他底聲音是空洞的、悲哀的、顫動的，好像低音的六絃琴。陽光從屋頂漏洞插進噴汽在客棧裏好像插進樹枝長劍。他傾側着，左右搖擺着，他底身體傾斜得太利害，彷彿立刻就會倒在地上，呼吸受了障礙似地用力抽着鼻子。

——你做我底兒子好不好？——忽然說出了這樣的話，她自己的臉先飛紅起來。

——不行的，不行的！——他馬上叫嚷起來，那滿臉的悲哀一下子變成單純的快樂。——你年紀太幼了，夠不上做我底媽媽——你頂多只能夠做我底姐姐！姐姐！姐姐呵！——叫了兩聲之後，他忽然又改換了「付莊嚴的神氣」和「種教訓的口吻」。這種口吻只有一個長者語誠他底小輩的時候才使用的。——區四嫂，如果我是你，我早就自己走掉了。你爲什麼還不走？你已經等了八年，他對你一點也不好，你這麼多麼長的日子呵！你還要等到什麼時候？你要等到死的那一天，讓他把你底屍首踢一脚，罵着：「你這賤骨

頭，你肯走了？」那個時候麼？你求別人可憐的時候，——別人更加不會可憐你！笑——用鼻子哼——在旁邊冷言冷語……人家是多年的老慣例呀！

區四嫂幾乎把頭垂到腹部上，用膽米一般的聲音說話。

——要是我有二十塊錢，不走？……我不會到從化街口做小本生意？我有一個表姐在那裏開餅店，年年都寫信來叫我去。人沒到錢先走……我是要吃要用的呀！

——二十塊錢就買了你八年，還要買你一條性命？我不信！

——哼，你猜猜看，有時候沒有一塊錢，你就是沒有一塊錢阿！

丁泰從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來了。他開始在棹上數着，每數一張，他底大拇指就用力把棹面按一下。『我不信！』木棹子洞的一響，他就說一句：『我不信！』那些鈔票左一張右一張好像滿桌子的落葉，他用嘴把牠們朝她那邊吹。區四嫂望着她面前的一大堆鈔票，忽然站起來朝房間裏面跑，一隻手臂抱着自己的臉。

——唉呀！天哪！……我已經忍受了八年了呀！我已經忍受了八年了呀！

丁泰抬起桌上的二十塊錢，把牠們送到她底房間裏，她正伏在枕頭上嘆哭。羅義和陳督回來的時候，端了滿頭的酒，還給丁泰帶回來一包烤鴨子和一包用冰糖未和肥肉做餡子的糯米餅。丁泰知道區四嫂料中

了，……不過一句話沒有說，還真心地向他們表示感謝。區四嫂果然走掉了，除開獲得一個最好的中不要工錢的女用人喪失了的區賜福十分懊喪以外，大家全很快活。半個月以後，丁泰也離開白坭經過軍田到銀鑲坳去了。

粵漢鐵路銀鑲坳車站上的打掃夫鄒敬告訴他，那個「補衫婆」已經回到她自己的老家鄉英德縣屬的連江口去了，於是他又和原來一樣，一個人孤獨地徒步走到連江口去。五月、六月和七月，天氣熱得他自己只裹着一張那種行軍用的灰色的薄而劣的棉質襪子就能夠在任何地方露宿。白天，他總是背着一個小包藏在那無限長的、單調而寂寞的公路上走。公路好像也在走動，並且在前面領着路，引他跟着那航獸無趣的領路人穿山越嶺地前進。那個小包藏是他從前沒有的，裏面包着軍毯、衣服、和木屐、零星用具，雖然在一頂很大的草蓆的涼蔭之下，他底臉仍然曬得和焦炭一樣黑。除開偶然有載重汽車從他身旁擦過之外，他只能聽見荒野上的風聲，電話線發出的響亮聲，和自己的乾燥的沙沙的歌聲。就在這無限長的旅途上，他渡過了滿十三歲的生辰，跨到十四歲裏面去了。

這三個月中間，他經常在粵漢鐵路的軍田、銀鑲坳、源潭、琶江口、連江口這一帶地區上漂流着，訪問了一個車站又一個車站。鐵路、車站、鐵路近旁的鄉村，每天都被日本飛機輪流不斷地轟炸着，有幾次，機關鎗在他底頭頂上掃射不停。這樣，他終於走到中國，而且走進戰場裏面去了。他沒有死，沒有受

傷，但是也沒有找着東乾伯母，只在鐵路沿線上有時前進，有時後退，或者跨越北江兩岸，或者暫留在陌生的小市鎮裏，隨意漂來漂去。最後他回到鎮邊坊，做了那裏車站上的小工。像一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人一樣，他已經在恐怖、黑暗、憤怒這三者所造成的自有人類以來未曾有過的激動的大海中，一隻孤獨的帆船似地受過充分而精確的操練、教育、和試驗了。

●到處有陡峻的山，有溺水一般的平原，有美麗的蒼藍的南方夏季的天空。他聽見了最可恥的、殘暴的程度超出一切神和人所能想像的、關於日本人的故事；漢口、重慶、東京、莫斯科那些地名和蔣介石、毛澤東、斯大林、近衛那些人名；還有空襲、警報、毒氣、燃燒彈、燈火管制、轟炸機、偵察機這一類的言語。他親眼看見了人民底慘死和流離，人民底受傷、害病、和飢餓；被炸毀、被燒後的村莊；被毀的車站，那一片一片荒涼的瓦礫場，——這裏和那裏都在冒着煙，烤焦了活人底肢體、血肉、和腸臟；他學會了喝酒，抽香煙，戲弄女人和怎樣才能夠用最刻毒和下流的話痛罵日本人。他還學會了避炸彈和機關槍的方法，給受傷者和捱餓露宿者怎樣的安慰，發表自己對中國抗戰最後勝利的希望，和怎樣才能使自已更加聰明。——這一切都是從前在學堂裏，在家裏，在泥螺村裏所沒有學習過而且沒有想到過的。

在長到不可思議的流浪的路途中他常常運用對於那一切新奇事物的思考和同意去對抗那比長遠的公路還不可思議的寂寞和憂鬱所給他的痛苦。順着他底老習慣，他無論早晨、中午、黃昏，都要躺在田裏、河

邊、和斜坡的樹下，一面聽着遠遠近近的禾浪，水底歌唱，樹葉底低語，一面看着陡峭的山，湖水一般的平原，和美麗的蒼藍的南方夏季的天空。甚至在陰天和雨天，他也喜歡這樣做。這時候，他可以獲得他所迫切需要的休息和片刻的快樂。

中國——這正在苦戰着的新世界所給他的一切是過於豐富而且過於迅速和緊張了。有一次，他們車站後面有一個正當墟期的市集，一兩千人正在趁墟，突然被一個五百磅的爆炸彈所擊中。那巨大的響聲在山谷中震盪了幾分鐘，一道巨煙把天空割裂成兩半，太陽在雲間顛覆着，——恰像一個被震擊了的老者。日本飛機過去之後，丁泰起到那可怕的地點。和所有被轟炸的場所一樣，漫天的塵土把太陽染成病黃的顏色，人肉、腸臟、折斷的肢體、碎裂的頭顱、和豬肉、牛肉，死了的鷄和狗、和磚塊、瓦礫、劈散了的木器、砍削過的樹木，以及和不成形狀的各種貨物攪拌在一起。燃燒的火焰和濃煙自地面升起變成仇恨銀蕩噴泉，鮮血染紅了凹凸不平的地殼猶如大地長上一塊一塊的毒癬，——牠們將永遠不會乾枯，永遠不會磨滅。難聞的焦臭味頑強地薰乾了和搜痛了活着的人們底眼睛和鼻骨，並且烤炙着那些正在急迫跳躍的活人底心。

丁泰幫助着挖掘和救護傷者的時候，聽見他們底站長在對別人說話：

「鎮定點，兄弟——把生死置之度外吧！一個人生和死——在這面前算得什麼？如果世界上還有法律

的話，爲了謀害這許多中國人，全體在東京的日本人，都得到判死刑的！

這站長叫做王忠祺，四十歲還沒有生兒女，平日只會做着高昇發財的夢，——丁泰爲他這幾句話深深地感動了。這緊張而迅速的工作——帝國主義底文明所製造的屠殺底浮彫使了泰立刻忘記了一切，甚至忘記了東乾叔、東乾嫂、她底腹中的胎兒，和如今正在飄泊無依的東乾伯母。他只打算着憑他底本領，他可以偷到許許多多的錢……然後把那些錢通通獻給政府，正如郁伯所說，牠們會變成許多大大小小的中國飛機。

晚上，他和那打掃夫酒鬼鄒敬一同在月台上喝酒，一盞煤油燈掛在進站閘口上，迷濛的月亮把對面的七兜松山塗成淡紫色，蟋蟀比野狗更加叫得悲切，兩家都喝醉了。

——好孩子，你悄悄告訴我，實在是——靠誰養得你這麼懂事的呀？

——除了靠自己之外，——丁泰把鄒敬那條擦汗毛巾扔在地上，——我能靠誰？——他把自已的打算告訴了那打掃夫，問他贊成不贊成這樣的辦法。末了他加重說：

——從前我想，別人在那裏打仗，自己却老是在偷東西，多麼可恥呀！我真是這樣想過的！

——我可說不出你這做法好不好，——打掃夫仰面望着月台頂上的橫樑，——無論如何，我們要做有價值的人，那我敢說就一定沒錯。

房中他打聽出了東乾伯母底消息，並且得到了她底地址，——那是鄒敏一個朋友告訴他的，就立刻坐了火車到廣州去了。當他背着他底小包袱從廣州黃沙車站走出來，沿着珠江旁邊的六二三路一直向最繁盛的西濠口走去的時候，他絕不相信自己所看見的一切，絕不相信自己已經在夢想中的宮殿裏走着，而且不能夠禁止自己的驚喜過度的叫喊。每碰見一個人，不論他是警察或是旁的什麼人，他一定要把那彷彿是過慮的盤問增加一次：

——鄉里，這裏離離聲聲就是……呵，廣州大城了麼？不錯的麼？

第八章 可愛的與迷惑的

廣州十可愛的南國，然而同時令人迷惑的南國。

牠從早到晚拉着火車和輪船的汽笛，響着汽車的喇叭，敲着鐘，搖着鈴，到處都發出馬達聲，機器聲，轉響，機器撞擊聲，膠輪滾地聲，和各種各樣的歌唱和叫賣。牠是高大的，堅硬的，結實的，並且全體是單純鐵灰色的，到處都是真的火磚，真的鋼骨，真的士敏土，這裏有一百多萬人住着十幾萬房子，找不出一片除了鐵灰色以外的雜色的牆壁。地面是光潔，平滑而潤澤的，赤着腳在上面走，也不會碰到什麼傷害。牠底呼吸帶着南方所特有的花卉和食品底濃郁的芬香，使人們樂於屏就牠並且挑動他們底食欲。總之，牠底剛強，堅固，憂愁，甜蜜，和驟然在陽光之下的無私的坦白，使牠成爲美麗和可愛。住在這裏的男男女女都是短小，壯健，自負的，懷着時常把自己燒燬的熱情。——這種熱情並不完全從嘴裏，手掌，腰腿，或脚脛等等地方流露，却儲藏在深黑的或深棕的大眼睛裏和那種傷感的抖動的歌曲裏。這種熱情使任何的旅客初到的時候快活，住下的時候沒有麻煩。住長久了也不覺得厭膩，甚至和他們吵了嘴也不至於懷恨。——

這一頭鐵錘的巨大的無比的彪壯俯伏在懸浮山底正脈最後一個高峯白雲山麓那一片江河交錯的平原原

水濱之上，最初以牠底宏偉、聳動，人們底可驚的忙亂，街道底出奇的坦蕩和彎折，使丁泰曾感到睜不開眼睛。他以為一下子看見了五十倍泥螺村那麼多的人，但是一轉眼他又看見了一百倍那麼多了。他以為那是一座最高最大的建築物，而且將要走到城邊了，但是一轉眼又出現了一座更高更大的，並且實際上他還在城南區的永漢路，城中區的莊愛路，或城西區的西關一帶的某個角落裏轉來轉去呢。這裏的人類和事物是不能拿泥螺村式的感覺來衡量的，他獨自叫着：

「到底，中國是給我走到了呵！」四面立刻騰起應響的迴聲。

以後廣州就以一種較和善較親切的姿態奪取了他底全部愛好和崇拜。早上，全城換上了新鮮的空氣，淡青色的天空好像霞前閃光的紡綢一般在雲端飄擺，太陽照射着所有黃金色的屋頂，一切都緩慢地展給翻動。工廠的煙囪吐着濃煙——牠們底汽笛因為用做發放警報而啞掉不響了，商店半開半掩着大門，望到裏面還是黑嗎嗎的，茶樓裏裏噁噁沸騰，學校門口——因為學生都疏散到鄉間去了，出入着總度安閑的公務員或豪邁而急躁的軍官；在那些望不見底的光滑平坦的柏油馬路上，早市的小販們各自賣叫鮮美的食品，垃圾車的鈴聲清脆地跳躍滾動。男工們底生切輝掃使所有的馬路飄散着芬芳的氣息，女工們走過騎樓下的人行路，她們底匆忙的木屐那屐放驕地敲打着堅硬的土甌土地面，好像成千成百的騎兵一隊一隊地打那裏奔馳過去。丁泰老是在後面跟着這些男女工人跑，羨慕地望着他們，企圖參加在他們底行列中行走，彼此道

早安，親愛地說笑，大而而放任地嬉戲。晚上，全城點亮了電燈，大煤氣燈，和五顏六色的氣燈，工人們——除了有幾塊鏢在身上的單身漢之外，全都在酣眠中準備明天的勞動，另外一個世界就在城市開始。月亮在屋頂上和小院子裏徘徊，從來不闖進那熱鬧的夜市裏。才泰望着那些好像自動玩具一般在燈光下穿來穿去的華麗的汽車，望着那些到了夜間才表現出生命力的酒館、旅店、戲院、電影院、歌場（游藝場裏已經傳出音樂了）、茶樓、和咖啡冰店，人們穿梭般出出進進，每一個人把或濃或淡的半幾個影子拖着，走公覺得比六叔所描畫的還要熱鬧十倍。——只有神誕日高田鎮上那座大廟裏的驟爆的大醮壇，還有點兒像樣吧。

在那和諧而寧靜的早晨和淫蕩而奢侈的夜晚之間，是一個緊張、短促而急迫的，為交通工人、窮困苦力、追求幸福的市民們，和現代的戰爭、毒熱的太陽、一層稀薄的灰塵所共同佔領着的白晝。沒有了強壯而勤勞的年輕的民工和女工，沒有了妖艷的眼睛塗着青黑的圓圈的姑娘太太和斯文高貴的紳士，他們正在作物廠裏的機器旁邊和眠牀上了，——這裏是一班一班的公共汽車，一隊一隊的人力車，和一串一串穿黑或極白的衣服，撐着傘或戴着白毡帽的步行者；此外，冒着陽光和塵土行走的是軍用的載重汽車，裝甲汽車，拖曳着大砲的坦克車，裝置着高射機關槍的機器自行車，和一營一營的步兵，一隊一隊的穿了藍衫藍腰的壯丁。當發出空襲警報的時候，每一個交通警察崗位上插上黃色（緊急警報是紅色）的旗子，

樹邊開始關了掛着特別臂章的救護隊、防護團、和憲兵、警察、汽車上也插了小小的黃色的旗幟。張大勝
巴呆呆地望着這一動，他好像一個患有癡症的小孩子，現在他腦裏含着的不只是帶草和樹枝，却是一種
懂懂的響亮或滋滋的響亮，青梅，酸臭片了。那許多人，不論軍士、市民、兵營和軍隊，好像都跟從着那
大馬蹄聲底而發着理地奔動，而且每個人都是那麽熱烈、忙迫、莊重而且自負。他對於這在鄉村裏沒有
看見過的這一切活動，更放心地給予了深深的敬佩。

這一切活動，在當時的燈光下，顯得格外黑暗。馬蹄聲響得有如一條一條的荒野的寂寞的小河，翻滾着滾滾
般疲憊的活力，湧向夜復轉轉的小路，阻礙着火油之油，他那特別顯得倦倦的而板板發聲了。瓦亮忽際
落到地上，發出紫色的冷光。海關的鐘聲和天主堂、禮拜堂的鐘聲也落到地上，清晰而緩慢。「噓……」

許久以後，又發揚頓挫地敲着。『噓……』『噓……』『噓……』『噓……』『噓……』『噓……』
把後脚和尾巴輕輕地垂在珠江水裏，輕輕地敲着。輕輕地敲着。輕輕地敲着。輕輕地敲着。輕輕地敲着。輕輕地敲着。
是今天就結束過去，而新的「天」又要在刻開始了。

只一廣州，日子和夜是永遠不絕地交替着。而不論什麼時候，不論晴天和雨天，白雲由永遠是那麽雄壯
地站在地上。『……』一個蒼老的人，扶掖着這合于素，只要有見一次便覺得永遠不變。『永遠不會變』的城市
自任人應酬，應酬着這般的繼續。好像是他底汗水，頭上被雲霧纏繞着，好像是他底雲日的精華，雲霧而散。

瘦狗嶺和越秀山。好像是他底威武的拳頭。當他運起全身的力量做出向敵人攻擊的姿勢的時候，這兩個大拳頭就在空中抖動着，發出轟發的雷聲。

在廣州底東邊，那裏是一片巨大的種稻的平原，可以一直走到惠州、增城、東莞，在南邊和西邊，那裏流着血液一般鮮豔的水波的珠江，牠又橫過廣州底腹部，把廣州分做河南和河北兩段。比上海的外白渡橋還要長，並且當龐大的輪船走過，能夠使用電力開閉的大鐵橋把牠們連接起來。在市界之內，那裏存在着許多不同的文化區域，像西部的西關區，中心的老城區，北部的旗子區，南部的河南區和芳村區，以及水面上的蛋家人，都存在着各有差別的語言、禮節、習慣、風俗、服飾、傳說和歌謠。這些山谷、平原、河流、城市和晴朗溫暖的天空，到處飄浮着的船帆，到處生長着的木棉樹、榕樹、樟樹、花欄樹和蔓陀羅草、美人蕉，百日紅——都會經使當地的居民們獲得舒適、便利、快樂和幸福，使他們振奮、強健，活在永遠值得同意和談及的甜蜜裏，更使他們驕傲、誇嘴，覺得能夠住在這裏簡直是一種榮耀。不久，丁泰就學會選擇他所喜歡的東西和所喜歡的地方，並且完全照着省城人底姿勢擺手腳走路和說話了。

一到廣州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去找東乾伯母。地址寫着豪賢街一個號數，那是一座富麗的，有着花園和圍牆的樓房。他沒有法子從這樣的房屋探聽出東乾伯母底消息……

他單獨一個人到處行走，抽着香煙，帶着士製的鑰匙，把亂敲的耳朵和發太悶得熱結了的眼睛聽着

和着着漢羅的奇而聲音的最低。穿着白條條布衣褲，香灰繞繞，綠帆布膠皮鞋，不戴帽子，頭髮正在發長，預備從正中分梳到兩邊，手裏拿着棕色紙的摺扇，另一隻手在撕着那脫退的焦皮。——等到把這層從泥螺村帶出來的焦皮脫完之後，他已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省城人了。

有時，他用全天的工夫坐在越秀山上，向南邊望着他脚下的廣州。微微偏東。那是城裏最高的建築物哥倫布酒店，偏西的江濱，那是城外最高的建築物大新公司和愛琴酒店，後者造成堡壘底樣式，算是中國最豪華的玩具和最高大的大廈，牠們都在太陽底下射出不能逼視的豪光。在五仙門那邊，發電廠豎起一對黑色的巨大的煙囪，那一陣濃煙籠罩着江面和橫跨兩岸的珠江鐵橋。城裏的西北角和偏西的中部，那裏豎立着一道一道的天神底防線，從丁泰底位置數開去，首先是六榕寺的花塔，——牠有十幾層高，每層的角上懸着銅鈴，頂上裝飾着一個金色的大葫蘆，平時是每層都塗着紅白兩種顏色的，現在也變成全體鐵灰色了；居民們都相信那是魯班師傅手造的，並且相信關於牠的那些幸福和災害的傳說。其次是清真寺的光塔，那是磚造的實心的高塔，和海岸邊上的燈塔底形狀有點相似，不過那上面沒有點燈，却橫生着一棵闊葉的常綠樹，那裏被人們——特別是姓馬或姓楊的回教徒認為是馮李默德底精靈所寄。最後是天主教堂石室的一對石造的雙塔。並峙在雲端的這一對石塔純粹是西歐的法國風味，窗門和裝飾都精緻而秀麗，塔頂尖得和長劍一般。……在這些高塔底四週，那是一片數不清的屋頂，好像是廣州這巨大地底遍體的網。

甲、圓形的自來水塔和綠色的樹叢好像附着在這巨大爬蟲身上的一些小鱗壳和一片片苔蘚，在越秀山下的中山紀念堂前面的兩個無線電台，恰像是牠底軀，望着那明晃晃的圓頂的塔塔，望着那參差不齊的地平線是那國美麗地被迷離的煙霧嚼蝕着，丁泰就生了根似地坐在那裏享受着「一種奇效的陶醉」。

有時，他用全天的工夫沿着江邊徘徊。從荔枝灣走到黃沙，從黃沙走到長堤，新堤，一直到東堤。在這長達千里的河堤底左邊馬路之上，並排地站立着米行、猪行、藥行、海味行、一切進出口洋行、酒樓旅館，以後是蔬菜行、生果行、糖粉行、木行和煤行。……在右邊，那是西鄉碼頭、港澳碼頭，一切公私碼頭，那是游魚一般多到不能計算的航海輪船、內河航船、小火輪、電船（馬達船）、輪渡、貨船、沙艇、渡船，規模宏大而華麗的「紫洞艇」——妓艇，過江用的「橫水渡」，和那些叫做「四柱大廳」、「飛欄艇」、「馬標艇」、「三板仔」等等名目的大小木船，那是絲帶一般，綉緞一般，瀉湧奔騰地流着的，無窮無盡的，在廣東底心窩裏流過，和廣東人民結成了真正血統的珠江。這樣走着，他能夠仔細考察那條踏在廣州大腿上吸血的水蛭——沙面，那一艘一艘寄碇在沙面那江心小洲之後的英、美、法、各國的用以威脅廣州人民的軍艦，——日本的軍艦這時已經逃光了。他能夠看見那寬闊的河灣白鵝潭。和白鵝潭兩岸的漸棧、油倉、貨倉、大棧、招商、太古、渣甸等公司底宏大碼頭，以及匯集在碼頭四週的木廠、船廠、火柴廠、油棧廠。他能夠想見從前六叔駕駛着他底新電船向那天輪船撞去的地方……

他從長堤到河南，又從河南到長堤，這樣來回走過那座由馬克敦公司招請上海工人建造的珠江鐵橋。每回走到大橋中段那開閉的接口的地方，望着珠江在三十公尺的下面幽泣地踟躕着，他就感到一種鈍重的礙悶。後來他就一兩點鐘不動地站在橋心那同一的位置裏，望望後面那露出一角的白雲山，望望前面那如今已經變成新堤路面的一部份——而從前是誰開墾地獨立在江心的海珠公園和那裏面的程璧光銅像，在想像着他屋後那條紅坭小溪怎樣流進泥鰍河，只鰍河又怎樣流進北江，牠又怎樣流進珠江，以後牠們……將要流到那裏去呢？他覺得自己在這許多江河上面飛翔着，現在仍然在不停地跟着珠江前進，於是他便好像聽見自己騎坐的牲口一般叫着：

——快點呀，畜生，趕快呀！……

有時候他整天光着頭在那些沒有樹蔭的街道上瞎跑。把五月二十八到六月十七這期間中日本人在廣州造成的有名的「三個禮拜大轟炸」裏面全部受害的災區都跑過了，這樣，他走過黃沙警察分局底全部轄地，西門貞、真善路、德富路，全降坪場的正南路，以後是法政路、大東門、財廳、前永漢路、秦康路、中環路。……那些磚塊、瓦礫，半截的斷壁，垮了大洞的地面，凌亂的折斷的樑木，和一堆一堆焚燒過的灰燼，好像是狗雜着底千千萬萬的墳墓一般，悲痛地互相倚靠着。面貌被彈片抓破了的半毀的樓房有些屈着脚，有些彎着腰，佝僂着身軀對丁秦康說往日尚和平，幸福，和今天的新仇恨。那些墳堆裏忽然會鑽出

這層階梯的磚礮不壞的太婆，向丁泰伸手乞討。得了錢之後，她就用手指搔着灰白凌亂的頭髮，舉動着面上的皺紋，講述那一天的不幸，府家驟降臨和自己的親人，感怨悔的遭遇，以及自己碰到了怎樣的事。講述者和靜聽者都在滴着淋漓的大汗。……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暗中摹倣那些小吃担子底叫賣聲……他吃着糯米麥粥、綠豆粥、杏仁茶、艾糜糊、冰花雪梨茶、王老吉藥茶、去濕粥（土藥熬的稀飯）、和香焦、龍眼、番石榴、以及各種糖果和酸辣蘿蔔、芥菜……把他們底唱歌之聲的嘈聲聲響會了。……單單他個在一條路的一間喇哩館（苦力客棧）裏。宿舍設在向南的二層前樓上，樓下的店面是開到主人開設的太婆車行。房間裏全是分做三層の木架牀，一共有十八個牀位。牠們好像十藥店裏裝藥的抽屜一般重。重疊地塞滿了整個房間，變成了一個凹字形狀對着臨馬路的那排玻璃窗，門口就開在左邊牆壁的玻璃窗和右邊玻璃窗有些是閉着舊報紙代替着，有些積着一層文黃及厚的污垢，有些不過只剩下三個空櫃子。櫃前懸掛着一盞五枝燭光的電燈，連夜點着不熄。丁泰底牀位就在接西窗下那一排的最高一層位。……他看見到那客人每天都住滿。有四個是在那的客人和丁泰最要好，那是失業的黃力會烟、鐵工李澤、吳業、蔡興、蕭和和繼勤四人聚議。他們一道喝酒、一道玩、晚上一道在街上閒蕩，閉着動物園裏的孔雀、錦雞、珍珠雞那樣的眼睛看着從洋貨店燈光下走出來的華貴的女人，有時讚美着，有時譏評着。丁泰送給他們紗鞋、手帕和眼鏡。……

有些旅客對於廣州保持着美滿的回憶。他們回憶莊嚴肅穆的中山紀念堂，令人神往的黃花園上的烈士墓，令人羨慕的東山區那些歐化的住宅；他們回憶旅館底舒適，電話底靈便，和坐在汽車上才能感覺到的馬路的平坦；他們回憶購買絨呢、綢緞、羊毛衣、化妝品、法國傘子、英國皮鞋、美國獵槍、日本玩具的相宜和便利；他們回憶廣州女子和廣州男人底高貴活潑的特性，也回憶哥倫布所製的點心。新遠來的魚頭，美利權的冰淇淋，陳羽居的烤乳豬肉，半歐的香茶，西國的蛇羹。……然而這些和丁泰並沒有發生關係。他走到美利權咖啡店門口，那穿着銀紅邊白制服的「侍仔」就機警地走開來一盞禮貌也沒有地問：「你站在這裏做什麼？」他走進電影院的賣票大廳，特別警察就立刻告訴他：「到橫邊去！」最低價錢的門票照例在橫邊的小門口出入。他絕不購買一件洋貨，——如果需要時候他可以從別的購買者身上取得，因此廣州的一大半商店對於他毫無用處；那些把惠愛路、永漢路、長堤、西關一帶店子裏堆滿歐洲、美洲、日本的貨物的事實引以自豪的意識他完全不能發生。後來，他甚至把裝飾着廣州市面的商人底偽術認為醜陋的東西，和同伴們開始嘲笑牠了。

——這是什麼東西？——他指着一個大裝飾櫃裏的氣管管間製蘇。

——英文我不認得，——雜誌工人拍一拍手舉，隨後舉起一個大拇指，——唐文就交關了，真空手談，說是浸在水裏也會走的。

——我承真也愛老爛，你係做好心真完個吧。對你……警察是下雨也要站崗的嘍。

他癩癩面鄙視地說。對於凡是氣氣管做廣告的商品，他都要頑皮地聲明：「我才不買！」

然而他也有他們深深鍾愛的世界。那裏一條戰線一樣又深又窄的麵館，油煙迷漫得看不見人，和隨着濕氣而炒粉店，必須穩着腰進門，必須自己找凳子的酒館，下雨的時候顧客就得涉水澆去，一面吃着，一面洗腳的甜品鋪子，只有半邊屋頂或者只有兩堵牆壁，付賬的時候必須吵架的小茶居，……此外還有好幾不是無關痛癢的店鋪，只是馬路邊人行路底一部份的糖店，油炸食品店，糕點店，番薯糖店，剉冰店。麵店，……此外還有舊貨攤，故衣店，把那雪白紅三色商標油漆得好像烏糖，石灰，豬血塗破似的理髮店，附設在泡冰館隔鄰後面的澡堂，在泥濘空地上，或在木建築物掘後的廢址上臨時設置的賣藥場，羅漢藥和故事的說書場等等。人們詫異着丁泰底揮霍和雄辯，他也滿足於他們底豪爽，率直，談諧，和熱情。女捕大煙的「戒煙堂」和箭鏢的「下等娼家」他也去，……不過只是坐在一邊，留心聽着，聽着，聽着，……善友，們底刻毒的冷嘲，聽着那些妓女們底下流粗切口和「背語」，以後就獨自走出來了。

……外海下着微雨，人在室內除了一片灰暗的天空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一團尖長的黑雲圍來滿肚牢騷地隨便向什麼地方亂灑一陣的粗急雨點，隨後好像一列火車似地停在蒼天儘有的空際裏，房間裏就更加陰

暗起來了。人們涼快而興奮，平時懶得出外的，這時也企圖到外面的雨中行走一下。雜藝工人黎蘇冷咳輪不到工作，留在客棧裏。他走到窗邊，指着下面的馬路說：

——你們看，日本飛機有什麼辦法？牠們炸了又炸；幾乎把所有的堯坑炸掉一半……如今呢，廣州又活轉來了！廣州又像五月中一樣多的人，還要比那時多些……這樣的雨天，他們在冰裏游着好像魚一樣！其實，如果政府肯讓我們出來管一些事，你看嘛……人還要炸死得少些！省城如今還要繁華些！自然，打退日本仔——也要早些。

他是年紀在四十左右的從化神崗人，高大而強壯，活潑而激烈，反穿着一件舊的黑膠綢衣服，形狀好像一門生鏽的大砲。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他在暹羅做過暹羅工人、切煙工人、管米機的師傅，受盡了異族欺凌，而且飄泊無依。回到中國以後他還是做着那些手藝，但是一個月之中至多只有十天工作。他時常用宏大的笑聲勸勉別人救國，以為只有國家強盛了人民才有倚靠，又說政府如果採用他那許多意見，日本鬼子不難趕走，這樣，人們稱他做「煽動家」。房間的木門發出小提琴底鳴聲而自己打開了，于泰從外面頓着腳走進來。他底全身和頭髮都是濕的，長睫毛上也懸着小冰珠，壯健的前胸在濕衣服裏更加髮展地向前挺出。

——好涼快的雨！好涼快的雨！比飲冰還要痛快……

他走到玻璃窗前用手分壓自己頭上的蓬鬆的頭髮。這幾天來，他正因那一堆留長了的頭髮老是頑固地豎起，不肯馴服地當中分開而狠狠地咒罵着理髮匠。

——我們找一件事來做一做吧？我們去慰勞傷兵吧？……好不好。

從這個人面前跑到那個人面前，好像一匹騾驢似地和大家碰着頭，這樣提議。他跑得比說話還得快，因此他那空洞的嗓子老是在他後面拖曳着。他又叫嚷：

——學生們又在街上演說了……下雨都不停！我向他们打聽出傷兵醫院的地址。我們明天就去……至遲後天就去……我們要騎過那些學生底頭。他們底演說是一種宣傳……宣傳……非過一個禮拜不會動手！我們騎過他們底頭！過！……

他底手搖擺着；腳亂動着，叫嚷完了之後便從嘴唇中間擠出一個濕漉漉的橄欖核來。緊接着這個動作，他先掏出一個硬紙皮做的香煙盒子，從那裏取出另外一枚「和順橋」含在嘴裏，後來又掏出一包香煙，每個人分了一根，自己也吸上一根，十十好像爲要使他们早點表示贊同，他必須給他們大家一點賄賂。整個房間發覺勞傷兵的情緒擾亂，天空更陰鬱了。

整天咀嚼着橄欖和別的「草果」，撕着臉部和頸部的脫裂的硬皮，用手壓着那一頭像野草般直直豎起的毛髮，沒有來由地乾醒着鼻子，……那裏既沒有鼻涕也沒有別的任何什麼，——那是丁奉到了廣州以後的

新習慣。不過那樣「Kk……Kk……」地乾醒着鼻子的習慣大概當他長途跋涉，遠被風沙所侵害的時候就養成了的。太陽撕裂了他底焦皮，他正在開始慢慢變白，而在那從黑到白的蛻變底過渡期中，他底全身皮膚——特別是臉上，呈露出一種非常難看，好像是汗垢沒有洗掉所致的青灰色。他底身體中的任何部份，手、腳、背，都在迅速地生長，一天比一天膨脹；頭髮豎起的時候，腦袋顯得比從前尖些長些，臉也扯長，——不再是方形的了。新的肌肉從眼睛下面、兩頰、耳後、頸部這些地方逐漸生長，使他那本來沒肉的臉較爲豐滿。……他是敗音那墜難看的青灰色，不論什麼時候都和他底白土布衣服做着強烈的好笑的對比。配合着他那實在是小孩的大人氣概，客棧裏的人們就把他叫做「古老石山」。

——什麼？傷兵醫院？我從來沒有聽過我們廣州也有傷兵醫院！

說話的是那個失業的警察吳善炯，三十五歲左右，留着德國式的平頂頭髮，從那大的嘴巴和頰小的眼睛時時流露出卑怯的懺悔，臉上刻着因爲出過天花而留下的斑痕。

——那裏！誰說沒有的？就在西村那邊呀！Kk……Kk……

丁泰望了他一眼，又迅速掃過頭去。他覺得自己頭頂上的硬毛又豎立起來，必須走到窗前，借玻璃的反光壓着把牠壓下去了。

黎蘇拍一拍手掌然後發言，他底額骨很高，眼睛很大，嘴巴好像不受管束似地自己輕動。

——我去！我一定去！可是慰勞傷兵要錢的呵，老兄……我自己，也得換一對新鞋子呀……

鐵工李澤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熱情地叫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也去一個！

老人會炳，那已經過了五十歲的失業苦力用一隻手拖住彷彿就要飛起來的李澤。

——我們當然要騎過那些學生仔底頭，誰說不應該呢，——他喘着氣說，——可是你要知道，他們有政府鼓勵，我們……可沒有這種鼓勵……

差不多有十個上下的住客同意去了，他們——每個人都在淌着汗水，繼續商議怎樣籌錢購買一批慰勞品。

——不錯……錢！我們要錢！……

丁泰身體向大家旋轉了一個半圓，兩手從頭上垂落，說着就走出去了。木門又發出小提琴那樣的聲音。大家擠在窗前朝泥濘的馬路下面望。丁泰底白柳條衣服橫過馬路，脚下濺起泥漿——可以想像他用了多麼沉重的脚步走着……最先，他底頭部隱沒在對面人行路騎樓下張掛着的布帳裏，以後，他底身軀……最後，他底腳脛也不見了。當他全身都隱沒了的時候，忽然從布帳下面掉出一個跳躍着的橄欖核來。

——唔，我敢發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小孩子。這麼生動，這麼熱心爲國！——「對勤家」是蘇

拍著手掌，把自己像拋棄一門生鏽的大砲似地摔在木架牀上，對大家嘴噴起來。……我是恨日本鬼的！我這以為沒有去過暹羅的兄弟不會像我這樣恨日本鬼，可是他和我一樣恨！我是容易歡喜，容易發怒的，他也一樣容易歡喜，容易發怒！我是愛吃鴉片煙的，他也愛吃！……唉……

失業警察吳善炯立刻表示了他底同感。

——是呀！奇怪的颜色！他有了歡喜總要讓大家歡喜，……可是憂悶他却獨自承擔，他永遠不向別人提出什麼要求……一根草也不問你要。

——這是廣東人底好種。——青年鐵工李澤用一條濕毛巾擦去臉上的汗。

——不。這是我們粗人底好血脈！——臉紅筋小，綽號叫「雞公」的老人會稱做了這樣的更正，他底老練的經驗和精深的剖析力是大家都佩服的。他坐在最低一層的別人的木架牀上，用乾瘦而鮮紅的手托住濕黏黏的下巴說下去。——我們有許多人都是隨波就水，水流到那裏就到那裏的，可是他愛做什麼就做什麼，自己把住自己的舵。別人只把事情放在嘴巴上說說，他却當真動手去做。看他底志氣是這樣一個人！……他說起話來沒有什麼理由，把自己的好事醜事全拿來誇口；誰受欺負，他就說那個人對；誰欺負別人，他就臭罵他；再呢，凡是貧窮的人做的事都是對的，不管那個人在扯謊還是犯罪。聽他底言語是這樣一個人！他重信義，渾身都是勁；願意賞讀別人，可是不願意提到自己；他做的事情叫人歡喜，也叫人害

怕。他有時像走江湖的朋友那樣豪爽，有時像一頭鴨子那樣呆笨。看他底行爲是這樣一個人！我說老實話，我們的確要有這樣一個人才好。不然的話我們要鬧死了！我們像水上流柴一般活着，說着天樣好，做起來連一陣風都沒有。我們對自己隱惡揚善，對別人欺善怕惡，我們大家都在犯罪，却只喜歡指斥別人……

……那麼，我們怎麼能活下去呢？我們結局非鬧死不可！……我們別驚動他，別激怒他，讓他自己把他底從前說出來吧。那一定有一篇好故事呵！……

雨下到挨晚還沒有停止，整個宇宙都在斯斯沙沙、滴滴答答地響。烏雲沉着臉來回走着，在向廣州頭上灑着水，灑回來了。他高舉着一個鈔票皮夾，排出了裏面的紙幣、銀幣、名片和牙簽，然後把牠丟在牆角。裏面一個住客喃喃自語着戰戰兢兢地把那軟皮夾拾起來塞進袋裏，其餘的人睜着眼睛對住那些鈔票伸出了貪婪的舌頭。丁泰用乾毛巾擦着那濕得和壞了通帶一般發亮的頭髮，跪在牀前脫去上衣，脫去褲子……那些衣服被雨淋透之後好像一下子縮小了不少。

人們忙着購買雜貨，忙着理髮和換衣服。商店裏面，各種雜貨、日用品、毛巾、牙刷、牙粉、香皂、香煙，並且還做了麵包和餅干。一直到半夜，房間裏五枝燭光的燈也顯得格外明亮。第二天一早，天已經轉晴，又熱得非常利害，藍雲散散地浮在空中，塵埃在瓦楞上頭兒不絕，他們繼續着那沒有名字的客棧到頭，村去。在路上，人們企圖打聽他底根底。

——我麼？因為家裏逼我偷東西，我就跑出來了。——他告訴他們：回頭我想，中國正在等我，我對中國有用呢，就是這樣的。……說到這裏面，那是和你們家裏一個樣子：有父親，有母親，有兄弟，有幾個喜歡和幾個討厭的旁人……不錯，你們看我像那一處鄉下的人呢？

——不要開玩笑，說真話！——黎蘇輕輕拍着他扁腦袋。

丁麥播回頭，對他做了一個狡笑的鬼臉。四五十分鐘以後，他們走到傷兵醫院門口，立刻覺得街上學生們宣傳傷兵歡迎任何人民慰勞的說法不大可靠了。那裏是一間衙門模樣的建築物，四面都有圍牆，位置在市郊西村一條小河和一片叢林旁邊，門口有一塊牌子，牌子下站着兩個衛兵，——他們被吩咐退到遠遠的後面，所能看見的只有這些。蒼藍的天空一個倒扣的大瓦缸似地覆扣着他們，密不通風的缸外又燒起柴堆，以致他們底汗液因為難忍的悶熱而一刻不停淌流着。黎蘇和李澤到裏面進行交涉，這青年鐵工有一個寬的前額和一付厚的嘴唇，動作表現出他底勇敢，是最近和師傅頂了嘴因而失業走出來的。黎蘇平日喜歡把那套黑膠綢翻出底子來穿的，這時候他抑制了自己的習慣，——於是他全身烏黑閃光，不再像一門生鏽的大炮了。他們一進一出交涉了三次還沒有効力，性急急躁的「鷄公」會炳開始狠狠地咒罵着，丁麥流默地站着，幻想也許他能在這裏面碰到哥哥丁福。最後，一個穿便衣的門房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要進去慰勞傷兵，一定要先得到城裏的委員會底許可。——他們這才移動凌亂的隊形離開了那裏。

——碰到這樣的一件事了，——丁泰兩手按着聳起的頭髮，好像那裏正在作痛而必須用手拖住牠。

——你想，場動家，你是國家底好幫手呀！

——凡是人民都是國家底好幫手！——黎蘇給了肯定而有力的答案，——城裏的委員會一定要答應我們的。我們……自然是國家底好幫手！好像我們是自己的好幫手一樣！

丁泰憂慮地重覆着他底話，——我們……自然是國家的底好幫手！

以後，黎蘇忽然從全隊馬最後面走到丁泰身邊，莊重地對他說道：

——我就要給國家上條陳了。我要說明白，國家是我的！我不能不管我自己的事！你想廣州給日本人炸得這麼悲慘，不就是國家還不夠強麼？如果國家肯給我們一條門縫，……只要一條門縫就夠了，你看會怎樣地大不相同！

好像別人底希望越高，丁泰底感受更加憂鬱，他故作鎮定地頻頻點頭。

——照我底心理，我敢說你這句話，果然，算得，一點也沒錯……

那些毛巾、牙刷、牙粉、香皂、麵包、餅干在他們肩上抗着，背上揹着，手裏提着，——一隊行商走了進城。結果，城裏的委員會證實了丁泰底憂慮。一個幹事之類的中年人告訴他們，人民參加慰勞必須用團體名義先遞呈文，等候批准；至於慰勞品，可以交給委員會審查過後代他們分送。他們十幾個人垂頭喪

氣地回到了客棧裏。

日子在晴雨無常的天氣裏過着，廣州市——顯然地一天比一天熱得更加利害。逐漸對廣州進透了瞭解之後，丁泰就迷戀起來，而他那從小就種下了根的癡病也發作起來了。整整的一天兩天，他沒有到外面活動，沒有請他們喝酒或者送禮物給他們。嘴巴沒有因為阻礙而動，頭髮亂糟糟地有如一個禾草堆，臉上的脫皮好像半黏半離的魚鱗一般，只是仍然不住地乾癢着彷彿受了傷害的鼻子。以後他看見學生們在街上演說就罵着：

——我會的。你看吧，我會再上他們屁鼻當！

大家聽着他底宣言。每一個人都看得見他底眉心忽然添了一個小小的紅斑點，眼蓋皮好像害了化膿症一般癢不止。他底嘴和眼着，整起割損的臉都沉默着，臉上佈着晦氣的條紋，——特別顯著是額上，好他沒有睡醒，又好像那上面有些酥細網不曾除去。大家都覺得這少年對於國家的感應是過於敏銳了，——好像他正在担當着國家給予他的付麼重大的責任似的……

——從前有一個人告訴我，世界上的好日子就會來的，你算算看果然會來麼？

——只要你動手去做，什麼都會來！

——他和黎蘇這樣回答着。——但是他顯然沒有在意黎蘇這時候正充滿對於自己的力量的確信。

——我最怕聽見「沒希望」三個字，——他自言自語，——可是聽見「有希望」也有那麼難過。

他到廚門裏面提了一壺冷水出來咕嚕咕嚕地灌進肚子裏，覺得舒暢了一點，——於是嘆一口氣，坐在木架牀上，動手捲起褲腳，用手掌搓擦自己那有着數不清的黑疤的小腿。他是搓了那麼久，裂蘇也走過去蹲在他旁邊了。

——痛麼？——痲動家用手按一按牠，問。

——是的，覺得酸軟呢！下雨的天氣牠就不好……

停了一會，他又感慨地說道：

——牠們曾經替我走過幾千里路……無數回……救了我底命阿……

這樣，他就細心地、虔貼地重新搓着他所愛惜的小腿，什麼事都不理會了。



那以後，丁泰在廣州接連碰到兩個奇遇。那樣的奇遇也許別的人一生中也沒有碰到過一回的。有一天，——一個沒有下雨也沒有太陽的陰涼的晴天，他忽然違背了自己上次的宣言，提議他們應該再到那傷兵醫院交涉一次，或者一直去找院長交涉。

——你現在又「有希望」了，這自然也不錯……可是你也不要過於動性了吧！那樣的做法不會有——

黎蘇！

——不，我一定要去。我要告訴院長，——人心是肉做的呀，我有一個哥哥在前方打仗。他說不定如今在那醫院裏。

有五個人和他一道去，他們認爲這麼涼快的天氣，就算去白走走也不妨，煽動家黎蘇也是其中之一。到了醫院門口，衛兵不許小孩子進去，於是黎蘇和另外一個人進去我院長，——一切都和前次一樣。他自己在醫院旁邊一條草徑上不安地兩頭躑躅着。忽然他發現一個穿舊軍服的男子迎走來了，從那走路的姿勢看來，他分明是一個跛子。

忽然那麼一停，再那麼一跳，他飛奔上前去，他們碰頭了。

——你呀，六叔！——他大聲叫嚷着。

——呵，是你呀！我已經認不得你了！——對方也大聲叫嚷着，並且把手裏的一個小包裹丟在地上。

於是他們抱在一起，以後又一同摔倒在路邊。在那裏坐了三十分鐘。黎蘇和另外的朋友先回客棧了。丁泰告訴他這幾個月的生活，他也告訴了丁泰泥螺村裏那一切的變動。……自從丁泰離開泥螺村以後，所有的人相信他已經死掉，——尤其確信的是卓二嫂。她十分悲切。但是不久，丁福在安慶附近陣亡的消息傳到泥螺村了。雙重的悲傷使她反而強硬起來。她堅持着一定要給這兩個兒子舉行招魂祭，丁二反對也

不生效。丁郁和其他許多零工、木工、甚至佃戶都捐了錢。在郊外舉行招魂祭那一天，卓二嫂和工匠們商議好了不許丁二參加，她以爲丁泰底境遇是丁二造的孽。以後，丁二到漢口去做鐵路修理工人去了，卓二嫂和丁六到了廣州。卓二嫂去份縫衣女工，丁六在這傷兵醫院做雜役。丁泰垂着頭捧着臉聽着，以後向丁六要求道：

——不要管什麼雜役不雜役了，立刻帶我去找媽媽吧。

丁六拾起了丟在地上的小紙包，他們一同走了進城。那天晚上八點鐘過後，卓二嫂放工回來，丁泰才和總會了面。在昏暗的煤油燈底下，她長久地抱着自己的兒子，以後聽着兒子底流浪底經驗，——完了，她嚴厲而強硬地命令他：

——你玩夠了，回家來吧。你還是個小孩子呀！……當初，你爲了不肯偷東西走出來，爲什麼現在又靠偷東西過活？把那條路堵塞掉，明天起另外走一條新路！——不管你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我來告訴你——

現在，她不再是從前那個卑怯忍讓、軟弱遲鈍的老太婆了。她這種明快決斷的言語使丁泰受了極大的感動。「哥哥陣亡以後，她一定很孤單的……」他想着，沉默地垂下了頭。第二天，他就搬回家裏來了。那是米市路小巷子裏的一幢「一廳一房」的小房屋，後房住着屋主，他們三個人住在臨街的前廳裏，週圍

住着的是一些木匠。

丁泰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能夠獲得兩三角錢的工錢。那是廣州擦鞋公司所招請的擦鞋工人底位置。這公司設立在惠福東路教育路口臨着馬路的二樓一個房間裏，他們招用了一百個童工，給他們穿了整齊的制服，提着擦鞋箱，在馬路上、車站上、茶樓或旅館裏營業。公司裏租給工人們衣服器具，並供給多少分量的黃、黑鞋膏和白鞋脣粉，每天下午向工人們收取定額的租金。司理責仰謙是一個留着兩撇鬚鬚的瘦小而陰狠的中年男人，管着嚴重的肺病，每天檢收制服、鞋刷、擦布的時候總要多方挑剔。丁泰第一眼就不喜歡他，並且和同伴們譏笑他那兩撇鬚子。他永遠不稱呼那司理做大叔，像別的孩子那樣；他只是簡單地叫他做兩撇鬚或者日本仔。

現在，丁泰穿着銀色鈕扣的藍制服，頭髮從正中分撥，而且每天塗着髮膠，完全是一個漂亮的少年工人。他把日裏所得的工錢放在褲子上，老是這樣指着牠。

——看呵！這就是我賺回來的了，牠算得什麼呀！

爲了母親底歡喜，他忍受着這可憐的酬報，——並且不吃椒鹽和草果，連喝酒和香煙都戒除了。有時，他乾醒着鼻子向自己做出那樣的譏諷：

——別看輕這麼一點點錢……這就是我底價值呀！

除了陪錢的日子不算，他底價值是一角錢到三角半錢，不能再多了。但是因爲這個工作，他每天在馬路上跑着，於是來了第二個奇遇。——有一天正午他在豐寧路上碰到了東乾伯母。他遲疑着、躊躇着，畏怯和驚喜使他喪失了勇氣，最後追上了她。

——伯母……

他在旁邊低聲叫喚。她聽見了，然而只是不在意地睇了他一眼，向前走着。

——伯母！

他提高了嗓子，這回她感到一陣心酸，對於那發出叫喚的孩子連望都不望了。

——東——乾——伯——母！

恰像她沒有悲哀也沒有歡喜，她底感情簡直沒有震動過一下。——像一個學子看見一個不相識的過路人。他慌張了，有時越過她前面，有時落在她後面，好像海鷗在鯨魚底四週迴旋一樣。他那在猛烈的陽光裏勉強睜大的眼睛當她做一個箭靶，向她投射了無數乞憐的哀情。一直走了兩百公尺，追逐者只好在九九東路口停住了。

——好，你把我羞辱夠了！你不要睬我吧！你不要認我吧！

灼熱的太陽把他底臉頰染成兩枚紅蛋，沒有一片蔭蔽處所的寬大的豐寧路比一望無涯的沙漠還要燥

摩。東乾伯母連一個僅有的懺悔和辯白的機會也不肯賜給他，——這纔會在他已經等待了那麼長久，而且曾經用了那麼大的勇氣去尋。

晚上卓二嫂告訴他，東乾伯母跟她在同一間工廠裏做工，對誰都是不大理睬的，大家叫他瘋婆子。他和六叔一道到一德路的咕哩館裏找黎蘇。他們談論着那無窮無盡的關於中國本身以及關於和日本打仗的許多問題來渡過炎熱的夏夜。

丁泰常常慷慨激昂地發言，五枝燭光的小電燈把他底影子畫得歪斜而細長。

——兇手在那裏？我一定要替哥哥報仇的！……要是我找不出兇手，我就要認定日本全國是兇手！我說了的話，我絕不後悔！

——你應該有這個念頭。……——煽動家微搖着他底腦袋。

——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常常要發怒！發怒的時候我知道我已經騎不住自己。我摔掉一些東西，打碎一些東西，見了人就打他一頓，……不管他是什麼人。這我看不是好東西，……恐怕要整糟了我自己，——如果我等不到當兵的年紀就糟掉了呢，那麼我永遠不會看見一個日本仔，永遠不能報仇了，……

你說多麼混賬！唉……

黎蘇在拍着蚊蟲。——牠們恣意飛舞着，猶如滿天滿地的、六月的木棉花絮。

——要解除自己的痛苦，就好好地替國家做一點事吧……人爲什麼會痛苦的？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呀！現在滿城都在鬧着要抗戰，抗戰，——你看見的，不是爲着要解除自己的痛苦是爲着什麼？

六叔老是一個沉默地微笑着的旁聽者。

第九章 瘋狂的城

——獻金呵！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那天天剛黎明的時候……整個廣州——從東山到西村，從沙河到黃沙，從小北門到河南的鳳凰岡，從大北門到珠江鐵橋，從小東門到荔枝灣，從岸上到江上，從每一角落，每一條馬路、街道、通衢、橫巷，同時地，或者陸陸續續地，發出這樣的呼號，——全面抗戰了！週歲的三十年代的新呼號。從前，——十年以前，人民曾經憤怒地叫喊過：『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或者更往上溯，『打倒商團！』『打倒滇桂軍閥！』『打倒陳炯明！』在陳炯明、莫榮新、陸榮廷底統治時代，甚至更以前在龍濟光底統治時代，人民都會經過各種不同的吶喊。但在沉默了十年之後，這回的呼號不論從聲調和姿態看來都是全新的。

——獻金呵！

……種那種綠色的堅硬的鷹爪花底濃郁香味混合在一起，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狂瀾一般的呼號升而又降，降而又升……像鐵工們所用的汽錘一樣，響聲音頂着天空，天空懨懨了；陰沉着又寬又闊的大臉……

這聲音壓着珠江，把牠壓縮了，——窒息、翻身、噎咳、喘氣，用手和脚盲目地掙扎，用那千千萬萬的牙齒嚼着已經歷了幾個世紀的頑強的石堤。彷彿牠們也在歇斯的地叫：

——獻金……獻——金——呵！

這一天，廣州的上空堆着一層壓一層的陰霾，江水變成暗綠，十里長的石堤露出悒悒的灰白。一切都

在戰鬥着。因而也在激動着，騷動着，晃盪着，做出多樣的姿勢哭着和笑着……

日和夜，這呼號在珠江三角洲上繼續盤旋。白雲山，牠底青筋繃起的拳頭瘦狗嶺和越秀山，以及這之間的長嶺嶺、大金鐘、白馬飲泉、鳳凰嶺、獅球、鹿鳴崗，沒有一次忘記了向人民發出應援的迴響。每個

人都在叫嚷着……老太婆坐在門檻上張開沒有了牙齒的嘴巴，孩子們在十字街道當中豎起了他們底竹竿，

老頭子在井邊佝偻着酸腐的腰背，農民們在田裏拄着鋤頭，工人們圍繞在公共茶館邊，店員們俯伏在長長的木製成嵌玻璃的櫃檯上。——江面上，「橫水渡」裏的蛋家姑娘扭擺着壯健的腰肢搖櫓，向着她底人客們說：「你們已經獻過金了麼？」馬達船裏的機匠向小販們問過同樣的話，才扳動他底把手；陸地上，汽車司機問那加水的小工，打掃寫字樓或辦公廳的雜役問電梯管理人，碼頭苦力問人力車夫，街上人們碰了面，就互相望着微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顯然都在彼此發問：「你獻過金沒有？」每個時候，每個地方，每個人都，都在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着同樣的話語……在政府機關裏，在救亡團體裏，在商號和公共場

所裏，在電話和私人函件裏，……在一切有人類活動的明亮和陰森的境界中。……

這是一切狂熱的人們底復仇日。在去年的上海、在華北、在南京、在徐州、在今年五月二十八到六月十七那「三個禮拜大轟炸」中的廣州，這裏的人們曾經開始了巨大的犧牲。直到現在，他們底眼睛還在紅着，嘴唇還在顫着，心還在悸動着，胆怯的小姑娘聽見飛機底咆哮和電氣警報號音底悲鳴就會蒼白着臉孔打抖。……曾經失去了貴重的金錢珠寶，失去了親愛的人，失去了安樂的家園，失去了熟悉的愛物，失去了被自己的手摩得黝黑發亮的傢私用具的人們，平時不知道應該怎樣援助國家，或者雖然知道而沒有力量，或者雖有力量而找不着機會，或者雖有機會而仍然不能援助國家的人們，——在這一天一齊爆發了一個狂熱的總復仇日。

——獻金呵！

他們叫喊得破了金。他們願意表示他們之所以採取了這樣復仇的辦法和行動是在那炎長的夏天之前就已經決定了的。他們更大聲地叫喊了。即使在那些匆忙的避難者底心中，——那些料定了今天日本飛機一定要來狂炸廣州，因此一早就拖男帶女，出十倍到二十倍的價錢過江到市郊的芳村花地一帶的果園樹林裏避難的人們心中，也被這種絕叫的呼號引起了惶惑與羞愧。

——獻金呵！獻金呵！獻金呵！……

台山的雷城，中山的府城，東江、西江、北江的口音，廣州話，嘉州話，和北方語接近的客家話，和廈門話相似的潮州話，一齊叫喊。……並且，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甚至中國其他各省的方言，也被那天才的樂師加進了這已經空前龐大的合奏裏。

昨天還和中國疏遠的，今天就和中國親暱起來了。當他們切實感到這變動的時候，他們垂下了頭，垂低了手，垂下了心，垂下了靈魂。第一次覺醒了有一個和自己調類相同的國家，真的，第一次，這真是多麼動人的事呵！

丁和泰浴池在流動的人羣裏，感覺了一切的人們所共有的感覺。那天從早到晚，下了幾場大雨。晚上晴了，人們舉行了一次在廣州算是規模最宏偉的提燈火炬遊行。十萬人，二十萬人，——或許竟有三十萬人吧。這樣一條火龍在全城裏翻騰着，滾動着，傲岸地爬行着，向市民們伸出他底手爪，他底腳桿，舞動着他底長鬚。閃爍着他底鎧甲，還剩留着潮濕的雨露的道路，殘破不完陰森的家屋，深黑的夏夜，以及在深黑的夏夜中閃亮的全廣州一百多萬人民底眼睛構成了這條火龍活動底風景。丁和泰那關於國家的感覺是清新的，他和丁泰全身一道被大雨淋濕，以後又被火炬烘乾，就更加深刻地印在心裏，好像永不脫色的染印一樣。

晚上回到家裏，他放下了褲鞋簍子。剃鬚還沒有辦法，就用兩手拍着口袋和亭二嫂、丁六爺談。

「大家都是這個樣子。我……嚇……爲什麼呢？……」

「什麼？阿泰，你要到什麼時候才懂人性呵？你是你……別人是別人……別人當官，坐汽車，住洋房，請用人，——你當什麼呢，坐什麼，住什麼，請什麼呢？……」

丁六：現在他變成一個打石匠了，這樣哄他，——算了吧，過幾天再說吧！

第二天，丁泰因爲昨天沒有交賬而受了廣州擦鞋公司底處罰。這以後的幾天之中，他老是無恍惚惚地在馬路上的每一個獻金台附近徘徊着。司理人袁仰謙用一付哭泣似的苦臉警告他，如果他一連三天都交不出租金，公司就要取消他底工作，並且沒收掉他底押金。他做了這樣一個打算：應該兩倍、三倍以至四倍勤快地工作……工作……，如果除了交租金，繳罰款，和按日交給母親的工錢之外，每天還能存起兩三角錢，那麼到了獻金運動的第七天——最末一天，就能夠拿出一筆錢來了。不過這是很不容易的事，要這麼做每天至少要擦四十對到五十對的皮鞋和白帆布鞋。他再一次向母親提出要求，但仍然被卓二嫂拒絕了。

「不行，一塊都不行。我担保，包管沒有一個人能夠怪你，——她說，——別機都有法子好想，只是錢可不能這樣說。你把國家請到我們家裏來看吧，牠也不會怪我們的！」

丁泰從座位裏站了起來，懊惱得很，細長的眉毛在突額之下伸縮顫跳着。

「好了，算了，我知道你藉得對！……不獻得了！可是，我還要說一說，我到底是要獻金的！」

不是好玩，不是爭體面，不是買名譽，不是向國家表示自己有錢。用不着！總之我也沒有法子說得你明白……要是我說，爲了愛國略，你一定會笑我了……覺得無謂了。我有一肚子理由，只是你要聽……我却一個理由也講不出來，就是這樣！

他繼續在馬路上巡邏，無聊地聽着報僮們將於每天獻金成績的誇做——專門對他的一種難堪的誇做，無聊地看者貼滿了全城牆壁的宣傳標語和矯勁圖畫，對着那些圖畫縮起他底鼻子。幾天過去了，他那儲蓄的計劃却沒有成功。每次他坐在驢腳下打開自己的小木箱子，那裏總是可憐地躺着不滿一把的銅板。五天以來，他能替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對着這些銅板搔搔自己腦後那一天比一天旺盛的髮腳。

全市最繁盛的地點之中最熱鬧最豪華的西濠口那個面臨着珠江的獻金台從早到晚發出勝利的歡呼和宏亮的歌唱。……那天，廣州獻金運動的第六天，一個奇蹟從那無邊無岸的歡呼和歌唱中間產生出來了。人們還在兩百公尺以外就被這種熱烈的聲音吸引住，往後，人們就能看見那一座竹竿和木板在馬路中心搭成的方棚，——除了台口以外，三面都用簾幕遮蓋着。簾幕外面塗上朱紅的顏料，然後又在這朱紅之上加繪藍白兩色的，形狀和鳳眼、鸞鏡、孔雀羽毛相似的裝飾。這方棚的構造好像在火車站外常能看見的單轎的紅牆房子，然而牠底色彩卻沒有別的建筑物可以比擬，——那是南中國特有的色彩。在舊式娶親，或舉行慶親大會、歡迎大會的時候，棚匠們就來搭起這種色彩輝煌的高棚、照壁，或比十層洋房還要高的牌坊。

這時候台上懸掛着中山先生的油彩畫像，標語，播音機，和一盞大煤氣燈。播音機下押着一張有瓶紅色的鮮花的小長方檯子，大寶袋旁邊也擺着同樣的檯子，——那是預備做臨時書寫用的。大筆的獻金由一個夾着一本收發簿的青年經手，獻金台底最高紀錄隨時由另一個青年用白紙寫了大字向台下公佈；零碎的獻金就收在一個特製的貯錢器具裏。經常有十多個青年在台上活動，他們演說、辯論、唱歌、介紹、報告、計算，好像一座複雜而喧鬧的蒸汽機關。凡是擔任勞動工作的青年，他底嗓子都啞裂得說不出字音。有時，偶然會有一兩個軍官模樣的人物背着手慢步走上去走下來，從他們底頸子可以看出是中校或上校，態度斯文而含蓄。

……海關頭頂的鐘聲敲了三下，台上台下的人們都無意中望了望天空。這是稀有的清靜的片刻。平時，雖然和海關相隔很近也是聽不見那鐘聲的。天空除了晴好的藍色之外什麼都沒有，很偶然的兩朵三朵白雲乘着最初的秋風打那裏逍遙遙地經過，太陽被西邊混凝土築成的高樓大廈遮斷了。

過了這一瞬間，獻金台又好像一個火車頭似地吼喊着準備前進。兩個人走在前頭，橫豎着白旗，旗上寫着團體名字的隊伍從太平路開到這裏，在台下的一千幾百羣衆後面站住等候。另一個同樣豎着白旗的隊伍，從長堤那方面轉進來，也同樣等候着。第三個從西堤那邊出來，沿途還在唱歌。以後是第四個、第五個……把台下淌着汗的羣衆圍在核心。後到的隊伍底尾巴還拋在老遠的後面馬路上不能前進，而再往後

面，——離西濱口還有三百公尺到四百公尺，仍然有水面的鴨羣一般的人頭向這裏進軍。台上那實在已經不能再喊的嗓子又沙沙地拖長叫喊，一個傳聲筒在台前的半空中亂畫着圓圈：

——這邊的兄弟請讓開！……這邊，一條路！……那邊，一條路！……

在這種只能聽見「……路……路……」的指揮號令之後，什麼地方浮起一種熟悉的歌聲，於是所有的羣衆像滾在一陣旋風裏面似地一齊唱起來。馬路兩旁的高大建築物吃驚地睜開眼睛，推開了悶熱的陽光；有幾個年輕女人從新亞酒店八樓望到下面，覺得龐大的歌聲把他們那士敏土的樓房震動了，馬路下面的獸金台反而沒有一點聲音，並且在不由自主地搖曳着，好像一片飄落在深溪裏面的紅葉。

到處都在叫喊，都在淌汗……歌聲吞噬了一切。行人擰在馬路邊，汽車枉然地撒着喇叭，五六個警察在這條三叉路口上預備打開一條通路，——自然，那樣的努力也是枉然的。

個人獸金還在繼續，所有的圍盤都在等候。人們穿了短衣、長衫、軍服，敏捷地交出錢來，又敏捷地退到台下，有五個傷兵各人拄着兩枝用舊了的柳木拐杖從老遠的西村趕到這裏……青年工作者向羣衆報告，歡呼就騰湧起來；穿學生制服、西裝、旗袍的走上去，他們底動作更加熟練而富於禮儀，一個女人獻出了金戒指，於是又報告和歡呼。有些獸金者紅着臉，有些總想找一個適當的位置把兩手藏起來。到了泰走到台邊人行路上的時候，已經有一半的圍盤完畢了他們底獸金手續了。

他總不望台上一眼，只顧低下頭擦着鞋，黎蘇站在他旁邊和他談話。

——多給幾個仙（銅板）吧，——這一次擦好一雙帆布鞋之後他向顧客抬起頭，——我也希望賺了錢獻金呵！

——真的？——顧客把手插在袋裏沒有立刻抽出來，向他鼓着癡癡的眼睛。

——假的？我騙過誰？——擦鞋小工把腰板得個相反的方向彎曲。

——好：我給你兩角錢，可是我要親眼看見你獻上台去。

——來呀！拿來呀！——丁泰站起來，他底臉上帶着好像是廣州的流行病似的一種興奮的狂態。

那顧客也當真站在出入口下面監視着。丁泰舉起一張兩角大洋的票子走上去了。

首先使他驚異的是台上站着王嘉和范沙，他幾乎要倒退下來。王嘉底銳利的有點斜視的眼睛已經察覺這穿了制服的擦鞋孩子就是丁泰，於是立刻好像一匹馬子似地跳向台前去，以嬌嫩的嗓子向密擠擠的羣衆發問：

——擦皮鞋的丁泰也來獻金了，你們說他熱心不熱心？

——熱心！——台下全體，台上也有幾個人，他們一齊回答，隨後又激動地拍掌。

范沙嘶沙嘶沙地彷彿向他說了一些話，那是完全聽不出來的。他把小鈔票塞在范沙手裏，以後簡直不

知道怎麼辦才好。他一生中沒有碰到過這麼窘迫的景況，——他覺得自己本該獻兩塊的，結果竟獻了兩角，真是恥辱……哈摩比塞佔了更多的成份，……王嘉和范波恰像兩個見證，而台下的羣衆一定先知道丁這樣的事情，再出譏諷的倒影來的。

從那裏逃下來之後，他有了一種新的設計，而黎蘇也答應了做他的助手。於是他們兩伙計幹起來了。

那場動家在人行路上愈地蹣跚一步，每當丁泰底箱子大聲宣佈說：

——來呀！擦鞋獻金！擦鞋獻金！

丁泰也用鞋刷敲着自己的木箱子諱在地上應和着。

——來呀！連本帶利，擦鞋獻金！

黎蘇更拍一拍手掌，用江湖口吻加上丁那樣的鼓吹

——擦鞋獻金！愛國擦鞋！來呀！……白皮鞋，黃皮鞋，黑皮鞋，帆布鞋，白道帽，一律洗舊翻新！

喂，你皮鞋也要擦一擦了，隨便你給多少，我們連本獻上去！

——他指一指丁泰，指一指過路人，最後又指着獻金台，——看神氣他能隔着那麼長的距離把那台壁鐵倒。第一次給了一塊錢的顧客是一個穿洋服帶手杖的老人，第二次給了五角的是一个印刷工人，黎蘇跑上台把每次所得的錢交給范沙，范沙主張要了幾條存着等到最後的結果一道打一張總帳簿給總。事情就這樣

繼續下去了。以後，他勤快地擦着，從三點到六點一共得到二十六塊錢左右。第二天靈靈憑他從上午七點到下午一點又得到了三十七八塊錢。——這時已經到了獻金運動的最後一天。丁泰底頭昏眩着，手破了皮，腿酸痛着，不能夠再做更多的工作了。

他們把他叫到台上去。他乏力地走着，呆滯地站在台前，他臉上流着那麼多的汗，恰像剛從河裏鑽出來不曾揩擦過，下面密擠擠的腦袋好像一把針似地刺痛了他底細長的眼睛，使他不知道該怎樣對大家笑一笑才算適當。一個他不認識的年輕人開始高聲介紹他底過去生活，把一切的事體都隱蔽起來，只說到他哥哥丁福是一個爲國犧牲的戰士，他自己又從小在家鄉裏就熱心愛國等等。最後范沙又跳開來做那煽動性的第二個發問：

——你們說丁泰這小孩子好不好？

——好！——台下的幾千人民給了他巨大響應，氣候變得更加之炎熱了。

——聽着第二個，——丁泰本事不本事？

——本事——參差的應聲好像海洋中瘋狂地向鐵輪撲來的一相跟一個的波浪。

第二個發問曉出去之後，范沙丟了傳聲筒劇烈地喘咳着。王嘉珍起儘聲筒代替了他。

——我們底丁泰……英雄不英雄？

英雄！英雄！——第三聲響，青燭巨流——比前兩聲更加響亮，又從什麼地方撲上，英雄！……

聲音向後面傳遞着，越傳越遠並且越加宏大。丁泰和黎蘇在台下分手的時候，還聽見羣衆底歡呼和鼓掌。一直沒有停止。他繞到冷落的台後，背靠着紅藍白三色繪成華貴形體的簾幕坐在自己的擦鞋箱子上，眼淚從那緊閉着的細長曲折的眼尾自由而狂放地淌出來。

——直到現在，你們才認我是英雄！你們……唉……

他想着，十分疲倦地長地喟嘆了一聲，覺得氣力已經用完，羸弱而鬆弛，——鬆弛得好像一頭躺在草棚的陰冷的角落裏的老母牛。

一輪莊嚴燦爛的太陽帶着江上的哀歌和原野上的蟻聲來到那十分平坦，十分單調，好像剛剛噴過鹽糝的天空；人們底心被那自燃的歌聲炙痛了，太平路上，——這狹長的深谷，被山洪一般傾瀉下來的陽光浸淫了底；人們，手車，汽車，小販担子，都在谷底裏濕漉漉地過去，兩旁的巍峨高大建築物被赤裸裸地曬曬得連一寸影子都不留。西邊口鬱悶地不言不語，長堤像一條空澗而乾亮似地浮着水邊，熱得發臉的風意掃地在三角洲那萬頃沙田上閃蕩着，只有那滾滾珍珠江沒有被太陽底暴力所屈服。他還是那樣跳着，笑着，渾身射出夢幻無常的金光，說着含混不清的下流話，好像在嘲笑他週圍那變得玄妙了的一切。丁泰仍然背靠着獻金台後的簾幕坐在自己的擦鞋箱子上，在寬長的馬路中心縮成小小的一團。他閉着

眼睛，乾醒着鼻子，用手按按額頂上的亂髮，又用十個手指一齊按住自己的眼睛，——那眼蓋皮實在跳得太利害了。他底態度好像自負又好像卑怯，空無所有的嘴裏牙齒磨着牙齒，發出老鼠在木器上啃咬的細碎聲響。在陽光下，他底制服比天穴藍得還要深濃，但是並不鮮艷，那些鍍銀的白銅鈕扣也像珠江裏的水波似地發着閃光。他坐着，——其實好像在蹲屈着，快樂的眼淚無窮無盡地流，——混合了汗液一道流過那闊大的額骨，流過那健康的棕頰，那瘦瘦的寬唇，那方形的腮，和那微向左偏的下巴，恰像珠江縱橫交錯地流過南海之濱的那一片黑土。

這成功的孩子坐在那裏溼漉地哭着，想起一些過去的事情和人物，那跋扈的小胸膛急迫地起伏着，兩條壯健的長腿在地上輕輕移動，鞋底摩擦着地面。兩手仍然按着眼睛不許那眼蓋皮跳躍得過於放肆。

在陽光底下，那小篷棚燒烤得通紅，人們底臉也是通紅的，獻金的呼號又滴湧起來了。

他什麼都沒有聽見，却看見了泥螺村，北屏嶺，大丁家山，小丁家山，茶樹叢邊的燒磚窯，那和牯牛一樣強壯的哥哥，那可愛的丁福，……於是，他又看見他們底祠堂，曬穀場，丁萬和許多的朋友。……往後，他們一齊走到泥螺河邊，世界就陰暗下去，……那裏躺着東乾嫂和她底挺高的大肚子，東乾叔舉起一隻左手——右手仍然握着左輪手鎗，約他改天到壩仔墟去喝茶，……於是他又看見自己孤獨地坐在那神祕的苦楝樹林裏，紅臉的東乾伯母坐在繡林外的石壇上嘆氣，……她好像受了什麼人底殷勤招待走進一個遙

遠而沉重的夢境裏。

後來他睜開有點惺忪的眼睛，瞅着自己懷裏裝得滿滿的太陽，逐漸感到了確實的成功底快樂。——就是那麼紅着臉，眯着眼睛，瞅着太陽，長久地坐在馬路中心沒有動過一下。

空襲警報、緊急警報先後發出了，他坐着不動；日本飛機打頭上黑狹窄的天空斜飛過了，他仍然坐着不動。……長壽路那電氣警報鐘是全市聲音最大的一個，牠牛似地叫，鬼似地叫，鬼似地叫，牠好像海上的戰艦底悲號一般蕭索，又像陸上的救火機報告着急迫的禍災，……牠噁噁着，怒吼着，絕叫着，聲音逐漸擴張，逐漸升騰，逐漸昂揚；以後牠就一步一步地喘息、抖顫、呻吟，逐漸哽咽以至於消滅。……丁奈微笑着，他底快樂自始至終沒有被那不祥的恐怖聲音和日本飛機那令人厭惡的殘暴飛鳴所擾亂。……

十三架九六式的日本重轟炸機掠過市空，其中有三架折了回頭。牠們在黃沙車站和西郊外投下了炸彈之後，又在市區西部的觀音橋上空盤旋。在那沉重的爆炸聲中，地面上的防空部隊以盛儀的火方向牠們連續不斷地集中射擊。高射機關鎗愉快地笑着，而威猛的高射砲就伸出牠們底黑手臂吼笑，好像在拍打那些惡毒而愚昧的蚊蟲。

有三架日本飛機尾部受了傷，搖晃着逃開戰場了，其餘兩架就向着地面做了一個俯衝，那空襲好像兩

從摧架而騰躍的羣鄉，牠們底嗚聲比羣鄉更加討厭，給人類的神經一種不愉快的黏汗。另外的三架這時也折了回頭。

觀音橋一帶盡是一些低矮的平房，遠遠機器織衣工廠就開設在那裏。兩百多個女工有些伏在車衣櫃案上，有些坐在大竹籬旁邊的矮櫃子上工作着。在廣州，人們——特別是工人們，從來不因敵人空襲而停止活動。他們不願意浪費那每天都照例碰到的空襲警報所測出的三個鐘頭到五個鐘頭，他們沒有安全的地下室和防空壕，他們更不相信日本人會以他們——婦人、孩子、非戰鬥員的工人和店員，做攻擊的目標。從前五月到六月那有名的「三個禮拜大轟炸」中近萬的死者都是這樣想的。負傷者曾經根據不過是自己的誤解向救護人員做過這樣的自辯：

——我以為他們總要先瞄準才投彈……瞄準總有點靠得住的呀！

那兩架重轟炸機一面俯衝，一面做出「嗚……嗚……」聲，震耳的咆哮，然後又抬起頭飛上高空。當牠們向上飛的時候，那嗚嗚的咆哮聲更加難聽。卓二嫂坐在工廠裏，——那是一連緊接的十幾間矮小的平房，聽見頭上的飛機那蓄意殺人的冷笑聲，停止了工作……所有的女工都停下了手和腳，呆呆地坐在原來的位置上。有些開始不安地用手指掠一掠頭髮，有些臉上開始變成青灰色，嘴唇也蒼白了。

本城的高射砲手和機關鎗手在嗚嗚嗚……嗚嗚嗚地繼續為保衛廣州人民而射擊，前者底目標是後

來的三架的，後者底目標是已經闖入市空的兩架。

第二次，那兩架九六重轟炸機正對着源遠機器縫衣工廠的兩百多女工俯衝下來。牠們照樣嗚嗚地咆哮着，好像兩匹騾裏刁着骨頭，仍然在那裏不能滿足地狂奔狂搶的野狗，從那樣的聲音可以聽出牠們底獸類神經已經緊張到達於極點，而牠們懷裏的炸彈也不能按捺那對於人血的渴望了。牠們瞄準的技術並沒有錯誤，牠們在那些不能抵抗的中國女人頭上得意揚揚地嘯傲，他們打着一場從來沒有過的勝仗，像牠自己所謂「聖戰」的那一類的勝仗，牠們投下了六顆炸彈。

一片驚天動地的，把人們耳朵也震聾了的爆破聲響過之後，那一排本來在十年以前就該「勒令拆卸」的平房倒了。情形並不十分難以想像：地面裂開了縫，樹木彎曲和折斷，天空晃盪着，上面冒起了火，冒起了煙，冒起了塵土和彈片，四圍全是硫磺味，燒烙味，和一種猛烈的怪異的腥臭味，和一種戳着臉，戳着手指，戳着腦筋有如鐵刺一般的麻辣味。磚瓦、石灰、木片、……布屑、熔鐵、人肉，……哭喊、咒詛、呼號、……大架的機器，大條的樑木，大塊的石頭，……所有這些東西混做不能辨認形狀的一大團飛了起來。於是另外的「聖戰」者在別處畫着同樣的圖畫。

丁泰趕到這裏的時候，氣喘了，衣服濕透了。打石匠丁六也在這上面急速走動着，——另外還有一大批臉色慘白的死傷者底親友、鄰人、救護者、秩序維持者……

、這兩叔姪在一個磚堆裏把卓二嫂挖了出來。她沒有死，却已經全身都癱腫，和一頭梅花鹿一樣了。丁六抱起她，着手找一家沒有倒塌的安全的屋簷。他們經過無數半截的牆垣，踏著已經認不出道路的滿地瓦礫和灰堆，跨過一高一低的凹穴和盛熾地燃燒着的房樑和木梁。丁泰跟在後邊走，……一到能容兩個人並排的地方，他總是那麼依依不捨地走在母親旁邊，用衣袖替她揩拭那流血的臉孔。

將近走出這片瓦礫場的時候，丁泰忽然聽見一聲微弱的呼喊從兩丈以外的地方傳過來：

——救命呀！

發出血色的病態的紅光的大陽在衝到三百公尺高的火網和塵土底重圍中照出一個昏黃的、淒慘的、被破壞了的街景。這附近找不出一個閒着沒事做的救護員，於是他奮勇地跨過火堆和從地裏翻出來的石塊跑了過去。那是一個仰臥着的強壯的老婦人，下半身自腹部起壓在亂磚和木柱底下，又有一根圓柱壓着她底肩頭，橫過她底前胸，——好像她用肩膀抗着那根圓柱，後來忽然仰後跌倒了似的。石灰塗髒了她底臉，嘴裏吐出泥土，眼睛可怕地睜着，——却幸而還沒有迷瞇，……看不出她是怎樣一個人，只看見她那自由的手在地上無効地扒着掙不脫身。打着漩渦的熱風在她頭頂上轉了又轉，兇暴的火舌已經把離她不到一丈遠的地方舔吮得通紅了。

正在這個時候，週圍的人們忽然同聲叫喊起來：

——快跑！快跑！走呵！走呵！日本飛機迴頭來了！——快………呵………

果然又有三架飛機向這方面騾動。他望了望天空，一直走到那不幸者身邊，——沒有被人們底叫喊所動搖。他移開了那沉重的圓柱，又移開了一部份壓在她身上的磚石，打算扳着膕肢窩把她拔出來。忽然從她髀裏發出一個很短的句子，好像是：

——滾開去！

他並沒有留心她在說什麼，再挪去一些磚石，繼續從後面拖她。——週圍的人們嘈雜而且紛亂，一下子都不見了，日本飛機底醜陋的飛鳴越來越低而且越來越近，……這剛剛受了侮辱的瓦礫場上終於只剩下他們兩個活人。

——滾開去！

當他聽清楚這些聲音，並且注視那老婦人底臉孔的時候，他顫慄了。

——東乾伯母！——他快樂地喊，忘記了首先應該對他底不幸表示憂愁的同聲，近處的火光在他那被一層黃色的灰塵掩蓋住的天堂上閃躍着……

——滾開去！

她垂頭着同樣頑固的仇恨吐罵，——這樣的仇恨常常會比本身的災禍更加頑固的。

——讓我做這一次吧！你恨我，咒罵我，在馬路上不理我，——他迅速地以一種哀求的調子說，一面更加用力拖她。他底手臂和嘴唇、眼皮盡，同時顫動着。——什麼都好，什麼都好，……唉，來！來！出來呀！……隨便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來！……隨便你——鬼呵，什麼鬼壓住你呵，來！……你打我也好，罵我也好，我總聽你喜歡！來！……我實在沒有拿過一個錢，往日的……來！——我爸爸的確得了二十塊，你要是願意聽，來！……讓我做這一次吧！

東訖伯母不做聲了。丁泰看見她那碾米工人一般被白灰剝蓋着的臉部底太陽穴上有兩條潮濕的眼淚的槽痕。……以自己的羞恥為驕傲的日本飛機師又使那喝血獸發出嗚嗚聲向那瀕於死亡的老婦人俯衝下來了。

站在完好的屋簷下躲避的恐怖的人們中間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市民裝着鎮定的樣子說：

——離出去把那小孩子打兩個耳光就好，這樣缺乏防空常識呀！

躺在地上的卓二嫂用模糊而殘破的語言問蹲在她身邊的跛子丁六：

——他……怎樣了？……這個東西！

丁六搖着頭安慰她：

——他……就在外面，正在和日本飛機鬥狠！

她一點也聽不見如人的聲音，於是重新閉上了眼睛。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飛機用英國魯意新式機關槍向下而射擊……並且集中向貞乾伯母輪迴掃射。丁泰全身伏在她上面掩護她，飛機掠過頭上以後，他就起來，指着她們罵，一切最下流的話都罵了出來，並且運用了全部力量拖着那半死的沉重的身體。越燒越逼近的火光烤紅了他那膨脹的兩頰。貞乾伯母已經失了知覺，全身癱軟地任由他擺佈。

機關槍每次向他們掃射，他就伏在地上面掩護她，最後一次，一顆最可恥的子彈從丁泰背上穿進去……停留在他的肋骨裏，他就在東乾伯母身上痛得昏迷過去了。

◆ ◆ ◆
——密斯陳，做做好心吧，替我拿一拿吧，放在二十四牀的櫃子上就行了！——看護何姑娘移動了方向，仍然坐着，端起桌上那裝滿了藥瓶、棉花、鉗子的白色搪瓷盤子要求她底同伴。

——我拿不動了，我累死了，今天我自己值一班，補一班，還代了密斯李一班。

——你看我忙得？幾十張牀的溫度都不會壞好！——何姑娘仍然站着那個大盤子，擡回頭向櫃子上那一疊一疊夾在鐵繩櫃裏的病牀紙，嘖一嘖嘴。陳姑娘也跟着在凌亂的櫃子上望了一望，伸了伸舌頭，她底

舌頭接白外衣發托得非常鮮紅。

——我真不行……一步都走不動了。還要沖涼才能睡覺呢！

她擦着自己的眼睛，打算從那藥盤子旁邊溜下樓梯去。藥盤子擋住了她底去路。兩個戴着倒覆的鐘形白帽的黑影就在牆上交錯糾纏起來。

——好，好，又算你贏了……——身材高大的陳姑娘用拳頭敲着自己的脹痛的前額，笑着，咳嗽着，——我跟你拿去就是，我跟你拿去就是……

——多謝！——何姑娘用英語說，對方接過了她底盤子。——你既然拿了進去，爲什麼不趁手跟他換一換藥，洗一洗？二十四床相當嚴重呢，做做好事吧！

——不行不行，我底腰要是再彎下去，牠就挺不起來了，原諒我！
何姑娘伏在棹子上繼續忙碌地書寫着，忽然轉過身來向着那高大的女看護。

——你別忙，二十四牀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小孩子……那們了泰呀！

她一隻手還括着自來墨水筆，朝病房門口指一指，——說到病人的名字的時候，那虔敬的神氣好像提到一個先知底名字。在很短的時間裏，她們彼此莊重地相對沉澱着，她們全身潔白得沒有一點塵埃，懸掛在棹上的電燈也不能比她們更加光亮。

——原來是那個孩子麼？他什麼時候搬到二十四牀的？好吧，就這麼辦……

看護熟練地捧起那闊大的盤子走了進去，十五分鐘以後，又從那裏走出來，向請託者搖搖頭，一聲不響地下去了。晚上八點鐘，醫生和何姑娘一道診察那受了重鎗傷的病人。這是博濟醫院的三等大房間，裏面擺着三十張病牀，病人——有內科的、有外科的，多半已經睡熟了。所有的蚊帳都軟軟地垂放下來，電燈也只有的一半是開亮着的。微弱的光線寧靜而肅穆地照着光滑的士敏土地堂，流動的夏夜裏橫盪着強烈的藥料氣味。

靠東南角的一張病牀上，例外地沒有放下帳子，丁泰側身躺在那裏。眼睛緊閉着，臉瘦削了，——身軀好像非常短小。他這樣躺着不動已經過了兩天多。前天他受了傷之後，人們把他放在担架牀上一連走了三個醫院。一間小規模的醫院不肯收留，一間私人醫院要預先繳費才允許進院，最後才抬進這裏。他流出很多的血，現在還滯留在危險期中。和他同時受傷的卓二嫂和東乾伯母進了中山大學醫科病院，她們底傷勢比較輕，——並且這一天的上午，東乾伯母已經離開醫院回家了。

六叔整整兩天兩夜沒有睡覺，現在正坐在病牀前面一匹貓似地打盹。日裏，他有時抽空看卓二嫂，其餘的時間完全坐在那張塗了棕漆的方檯上，呆呆地望着丁泰底臉孔。——現在，這張臉沒有憂愁和快樂，也沒有躍動和鐵縮，只是平靜地、鮮紅地攤在蒙了白色套子的草枕上。一張白被單從頸頸以下把他全身遮

蓋住。

牀頭和牀後都有一個窗口，電燈的昏黃的光線從那裏射出去，落在下面的黑沉沉的大院落裏。東窗的上方垂掛着一個長方形的黑色的簾幕一般的天空，懸着晶亮的寶石，——廣州馬影子投在上面，是一個大的熊膽上升的紅暈。院對面的建築物底模糊的輪廓好像偷偷擡起簾幕向病房窺探似地伸進窗框裏。珠江靜悄悄地打窗下流過。

穿潔白外套的醫生細心地給傷者檢查心臟和脈搏，何姑娘站在旁邊，睜着渾圓的眼睛失神地望着。醫生轉着腰在牀前移動，深思地看那些病牀紙，低聲向她吩咐一些什麼話，——她在一個小本子上記着，她底烏黑的頭髮在白而短小的外衣的反領上不住地擺動。往後，他們一道走出病房。

——聽說這病人是一個擦皮鞋的小孩子，他獻金獻出了六十多塊錢，的確麼？噯，你看，中國的人民很不壞吧！……我說中國每一個人民都是一個特例，我們留心一下就知道的，——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兩個完完全全相同的病人。這樣你就可以得到結論，在中國，什麼事情，……甚至不可想像的事情，都是可能的。開頭我真不敢信以為真，——你呢？關於他……還有……

醫生底白外套幾邊得和光滑的木板一般硬，鈕扣鬆開，向兩邊伸張，——兩手老是依着習慣插在袋子裏。有一根紅的橡皮管貼着手臂伸出右邊袋口。他平常是一個冷淡的、不高興發言的人。他走得較前，燈

光照亮了那一半撞回頭的肌肉，微黃而豐滿的側面，皮陸輕輕地勻靜地敲打着土。何姑娘緩慢地跟着走，眼睛誇傲地張大，——沒有望醫生底透明的側面，却發愣地對着病房大門，讚美地低聲說：「……」

「不容易，後來他還救活了一個老婦人呢！這顆子彈如果打在他背上，就會打進那老婦人底心窩裏。要是我……唉，他真是勇敢呀！」

「這我是在報上看見過的，——醫生點點頭，他們一齊走出了病房，向右邊轉了個彎。——什麼？……密斯何，你們大家都在談論他……還有什麼新聞麼？」

他分開兩腿，同時兩手扣在後面，站在樓梯轉角上聽何姑娘底陳述。

——他和那老婦人說是並不相識的呢！飛機在頭頂上一隻鷹鷹似地盤旋低飛的時候，那老婦人正哀求他救命。一個人在這時候真是爲難，——救人好呢？自己逃命好呢？哈，了不起呀，他到底不肯走開。……聽見說了吧？他是一個順德人，十二歲在小學畢業，在船上做了兩年的燒煤工人。

她仰着扁圓的頭說，短小的兩腿在地上無目的拖搖着陪着。

——是這樣的麼？我看他底相貌好像有十六歲了。也有一說，他們一家都是上海虹口逃出來的難民。……出力挽救他底生命吧，無論如何，不要讓日本人揚揚得意。一間車衣工廠有什麼炸頭呢？懦夫！

醫生用英語說一個字結了尾，就在樓梯的磴級上跳躍着走了下去。不久，他又跑回頭，對何姑娘揚起

他底醫診器好像揚起一根馬鞭。

——何姑娘，請你把引到二十四牀去吧！一個鐘之後再通知她……我特別允許了她的。

誰？……特別探望麼？……一個鐘頭？……

她從寫字檯上跳了起來，朝樓梯口快跑幾步。從來沒有三等大房的病人在夜間獲得過一小時特別探望的允許的。她看見醫生向後讓了一步，——同時，蒼白着臉、全身黑色、從那衰弱而困難的步伐依然可以想像出平素的頑健，東乾伯母拄着一根拐杖爬了上來。

——對不起，有一個叫做丁泰的孩子在什麼地方呀？是不是三樓……這裏……

她用拐杖叩着地面，俯僂着，幾乎把闊大的下巴攔在何姑娘底肩膀上。

——姑娘，你說他們可惡不可惡，你來說吧！……他們把我攔在大門口，硬不許我上來！……幸虧這位醫生肯做好事……真是——隨便你怎麼說！

她一面喘着氣，跟在看護後隨走。何姑娘把她帶到門口，吩咐她不要走得太響和指示了二十四牀的位置。她判斷這老婦人就是了泰所拯救的那一個，——於是用一隻手按住門枋，好奇地站在病房的大門外。遠遠地，她望見那探望着站在牀邊，細心撫摸着傷者底玫瑰色的天堂，——傷者仍然癡癡迷迷地睡着沒有醒。以後，她坐在牀頭外面的椅子上等候着，她底位置和陪伴傷者的那個跛男子隔了一張小方檯——他們

輕輕點頭，低聲談着一些什麼。櫃子上放着些藥盤子、茶壺茶杯、和別的零碎的用具和食品。……
靜悄悄地坐着等待了四十分鐘以後，傷者醒來了。丁六先用匙羹餵了他一杯溫暖的白開水。

——東乾，乾伯……母。

張開了疲倦的黑眼睛和乾燥的紅嘴唇，丁六笑了一個柔和、嫵媚、滿足的笑，擱在白枕頭布上的蓬鬆散亂的長頭髮微微地顫動着。丁六吁了一口長氣，——但是不讓牠有一點聲音，極度疲倦的神經重新緊張起來。他站着，把自己的坐位讓出來給東乾伯母。

——東乾伯，伯母……

沙啞而空洞的嗓音又親暱地重覆叫喚，此外旁的什麼話都沒有說。這裏的探望者在規定的時間裏是絡繹不絕的，黎蘇、王嘉、范沙、年輕的廣州擦鞋公司的小伙計、一德路咕哩館裏中年和老年的朋友，此外還有新聞記者、文化團體代表、政府機關代表、和一些不認識的慰問的私人，但是丁六從來沒有聽見他開口說過話。

——把你底手伸給我，泰仔，——東乾伯母無論怎樣低聲，聽來仍然響亮而有勁，鼻孔咻咻地出着氣好像她永遠在喘息不止。——今天，只能怪你伯母嘴笨，我要怎樣說才好呢？我要從那一句說起呢？

丁六愛白衫單底下頸斜地伸出一隻巨大的乾瘦深肉的手，——她立刻愛惜地輕輕地握住牠，俯下頭去

……嘴唇在磨着那些蒼白的小指甲。傷者底臉色忽然蒼白起來，眼睛隨上，——而且迅速地墮下去。嘴巴也緊閉着，但是照樣可以看出他在緊咬着牙齒。在那灰敗的臉部中間，有幾處肌肉痛苦地輪迴抽搐着。伸出的手也緩緩地縮了回去。冷靜而空大的病房裏聽見微弱的呻吟。

傷者底陣痛略略鬆弛的時候，一個練習看護生來通知東乾伯母她離開病房的時間已經到了。她站了起來，丁泰又發出那斷續的簡單的沙啞聲音：

——六……叔，幾點，——鐘……？

丁六走了出去，東乾伯母拄着拐杖跟在他後面，走幾步就要停一停。在樓梯轉角上，她眼淚汪汪地應告那跛男子：

——不好了，他問鐘了。……觀音菩薩才曉得怎麼辦——唉，千萬不要告訴他，六叔——這是不能告訴一個病人的——觀音菩薩大悲保佑他長命百歲呵……

跛子點點頭，一顛一簸地回到牀前。——他引首尼嚙寸意重醫骨上的忌諱。如今丁泰的頑意看來比那才進步了一些，平靜地睜開着細長的眼睛，小顆的牙齒從嘴唇底細縫中看得出來。

——哦呀！

他又喝了一杯溫水。白瓷小匙羹還沒有遞到嘴邊，他就微微張開等候着。那位還在粗糙的大臉正中的

灰簍一般的小鼻頭上沁出幾粒玻璃碎似的汗珠。

六叔……那架雞飛狗跳，

我輸了，可是我輸了，到頭？

……

聲音是微弱的，但是很清楚。他眼力不使自己在這時候被椅墊所屈服而顯出軟弱。那突出前而的一雙眼

在枕頭上再向前移，鮮紅的嘴唇沿着白被單邊邊蠕動，全身底位置也幾乎不能察覺地移動了一下。……

那裏，你贏了——孩子誠實地向他俯下瘦瘠的腰背，——你不信？整個大坡的人都這麼說：丁

榮勝利！他們曉得，——麻上也這着……你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丁榮甜蜜地笑了，那長而瘦的睫毛也笑了。無論從什麼地方都不能看出這笑着的孩子是一個還不會越

越流險期的負傷者。

我贏了——……他遲遲着，幸福地望着六叔。——泥爛村，要……讓他們，知道才

好讓他們大，家……一個人……上村，下村……九斤村長……要怎麼說呢？噫……祥聖八爺，

……大肚拳，噫……

此外還記起了丁三舍、丁老卓、丁菊如、阿容叔、長有、那些名字。他喘着氣，在每一個名字後面加

上一聲雷烈的冷笑。最末丁他又加上……

——郁伯、登叔……還有那，笨鬼……阿萬他，他們，會——高興麼！……還有，……

也得……

——吳先生？——六叔譏諷地笑了一笑。吳劍如已經被學校——不，是被盤纏辭職退了。他不知道丁泰是否高興聽見這個消息，就沒往下說，只講了另外一些話。——他們自然，有些要害差有些要高興的。過幾天等你好了，二嫂也好了，我們難道……多麼容易的事……不會回泥螺去走一趟麼？看看他們底醜樣子也好……

——你去吧，把這些都……告訴……媽媽，——傷者有點不能支持的樣子，合上了眼睛，與他的微笑從臉頰滑落到嘴角上。——今天沒……有去……看過她呵……

丁六摸着自己的腳幫站了起來，黑影投在傷者底白被單上，躊躇着。他渾身都洋溢着輕快的，好像終於把丁泰從什麼地方搶奪回來了喜悅感。一件敞開胸前的老藍布短衣好像芭蕉葉一般掩在他底身上。丁泰不能多說話，——於是他自言自語着……

——等一下吧。等半個鐘頭再去也不要緊。

——不，……就去，——丁泰亮晶晶的黑眼睛又以懇求的姿勢睜開了。——告訴她，……通通都告訴她，好，我不必等到傷口結疤……就可以起來了。我底心好像我們大丁家山……平穩了。一點也不要緊。我慢慢就會好的。好，——我對得起哥哥、范沙、東乾叔了。我對得起中國了。……這樣對她

說吧——讓她不……要唔，不要……

丁泰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差不多中間沒有打斷過。六叔略略收拾一下櫃子上的東西，倒去了茶杯裏的水，以態度安閒的脚步緩緩地搖擺着走出門口。他底腦筋十分澄明，留心不讓自己的布鞋在地上擦出聲音，——精神反常地旺盛。

窗子外面，珠江河面上有船家大聲叫嚷着，小火輪底汽笛聲嗚嗚地長鳴，夜已經靜下來了。海關大鐘樓的自鳴鐘奏起悠揚的短曲，隨後噤……地敲了一下，這時候是九點半。天空裏的紅暈還在熊熊上升，病房裏寂靜得和深谷一樣。

最先，他想起那可笑的嘆人生客棧和那可笑的歌，當做消遣在心裏一個字一個字地唱着：

問——蒼……天，

轉眼流呀年，

今日都過……完，

大……牛哪呀呀，

嘆——人——生……

潛纓無呀路，

你就想報呀……國，

都係無……門哪呀呀！……

嘴唇微微顫動，並沒有唱出聲音。寂寞和無聊還是不能排除，於是他又唱：

東乾叔叔呀，你何必悲傷？

對的是對了，錯的是錯了，

到底還有那麼一點價值，一點希望……

我——就和你底親生兄弟一模一樣！

……每隔三十分鐘，何姑娘就來看他一次的。這一次她發覺傷者底枕頭已經跌落地上，——於是拾起枕頭墊在他底耳朵底下。他底右臂也向上微曲地伸着，裸露在被單之外。

——好好地睡呀！不要動呀！你底——

她攔住了泰底手腳，打算把他輕輕地舉起……就在這個時候，她呆住了。一句話沒有說完，動作也在半途停止。她在牀前站立了十幾秒鐘，沒有一點動靜。以後她險沉着扁圓的臉孔幫助了泰仰睡着，把他底沉重的手臂放在脇腹旁邊，拉起那又長又寬的白被單蓋住他底細紫着細紫的隆起的胸膛，蓋住他底方形

的、平靜的、下巴微向左偏的臉，蓋住那如今停止了跳動的狹長的眼蓋皮，一直蓋過那一頭鬘毛一般聳起的亂頭髮。白被單好像一片清澈的泉水似地一直流過牀頭，整個地蓋住了丁泰……海關大鐘樓又奏起緩慢而朦朧的夜曲，以後更加緩慢地一下一下地敲着，敲着，許久不停……

何姑娘走到窗前，她底白衣把天空外面的黑夜鑿開一個長洞。淚水從她臉上奔騰傾瀉下來……在博濟醫院的五年服務期間裏，她底情緒從來不曾這般激動過。她哭着，一種純潔的悲哀使她覺得自己已經變成更加智慧……

——上帝呀，給我力量去殺死日本鬼子吧！……允許我這樣做吧！……

她擲開着離開窗口，天空立刻把那裏填合得密密地沒有一點縫隙。——一會兒，她隱沒在林立的營幕一般的蚊帳後面了。

鐘聲還沒敲完。她聽得和黑色的羽毛一般震落在窗台上、帳頂上、在土敏土地堂上反彈着、滑行着，闊大的病房底每一個角落都發出沉重的迴聲。——以後，這病房就沒有任何的聲音。沉睡的鼾聲停止了，痛苦的呻吟消失了，一切都在靜止狀態之中。

再過一瞬間以後，一切又重新活動起來。懸掛在天花板上的電燈搖曳着，林立的帳子在悠悠地擺蕩，夏夜的涼風吹進來了。病人們在輾轉翻動自己笨拙的身軀，鐵牀在歷歷勒勒地叫喊，鼾聲一陣緊一

陣，痛苦的呻吟和惱怒的囁語衝突不止……

撐船的蛋家婦人迎着她底響亮的、江風也不能吹散的嗚呼，珠江河面上叫喊，好像說：

——拖住呀——喂——

等一下誰又潑辣地罵着，——昏雞呀，你想撞頭啦，你——

廣州的夜底龐大的紅暈在寬闊的天空上繼續攀登，好像野火一般忽明忽暗地開展着，從西南角騰起，
經過圓穹底弧頂向東北角降落，——就是從十八甫西濠口一帶這樣一直不能制止地紅到沙河那邊去。……

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三九。在南溫泉。



復仇豔遇

鑿形的皇后

立波譯 六元

孟十還等譯 七元五角

愛與恨的矛盾在一個人的身上交織着，一面是殺父奪地的深仇，一面却是溫柔迷惑的愛情，篇中充滿了哀怨，悲憤，興奮，動人的情境。

這裏收集着波希米人，鑿形的皇后，棺材商人，驕長，射擊等五個短篇，和秋天及其他，漁夫與魚的故事幾首詩，都是作者的名著，篇篇雋永耐味。

-
- 夏伯陽 蘇聯富曼諾夫著 郭定一譯.....上 18.00
下 即出
 - 被開墾的處女地 梭洛訶夫著 立波譯.....即出
 -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卡達耶夫著 靖華譯.....再版中
 - 路 潘非洛夫等著 周揚譯.....5.40
 - 三人 高爾基著 黃源譯.....付排中
 - 多角關係 茅盾著.....再版中
-

★ 備有詳細書目 • 函索當照寄奉 ★



中國社會簡史

【上卷】吳澤著 十元三角

給青年作家

高爾基等著 五元五角

珠算速計法

華印椿著 四元五角

怎樣製肥皂

杜文思著 四元五角

簡明電報號碼

本社編印 郵 出

托爾斯泰著
周定譯
定價三十元

安娜·卡列尼娜 (上卷)

本書以一個俄國貴族婦女的戀愛悲劇為「主題」，在作者靈妙生動的筆底下，反映當時俄國貴族社會的生活羣像和他自己的願望。這是作者獲得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成功的傑作。

茅盾著
定價九元

茅盾先生以其親身所歷，用深刻而美動的筆調，描繪了香港戰前戰後的各階層人民的悲劇生活，趣味而動人，全稿約八萬言。

為遠地讀者服務
本社設立郵購科

本版先折
函購書刊

戰 果

長篇創作小說

著 者 歐 陽 山

發 行 者 學藝出版社

桂林中北路一九號之三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出 版 期 一九四二·十二·初版

印 數 一——三〇〇〇冊

定 價 國幣十四元五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卷在處卷在處字第六二六號



歐陽山：長篇創作小說

戰 果

定價 \$ 14.50

裝 幀：曹 筠
